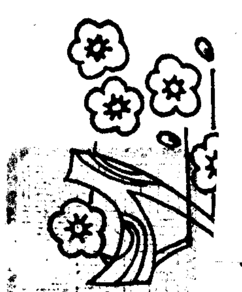


姜昆李文华新相声选

姜昆李文华新相声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姜昆李文华新相声选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2,000　印张：9　印数：1——33,800
统一书号：10109·1848　定价：（平装）1.00元（简易精装）1.30元

他们追求的笑

冯　统

我和姜昆、李文华一起出过门，无论在车上，还是路上，谁见他们都笑，都打招呼。有热切的问候，有由衷的喜爱，有对他们的鼓励，有对他们的希望。我想，这是笑的力量把人们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热爱生活的人渴望生活充满欢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姜昆和李文华是眼下中国最受欢迎的人物，这话大概不算过分。是呀，只要一看到姜昆那张饱满丰润、大苹果一样的脸和李文华那狭长多皱、黄苦瓜一般的面孔凑在一起，立刻就能触动人们笑的神经。就象一听说吃药就口苦，一听说山里红就倒牙一样，一提起姜昆、李文华，大家就想笑。两个不化妆、无道具的演员，居然能成为引起何止千百万人欢笑的媒介物，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艺术效果。我国自古有千金难买一笑之说，而他们引发的这些笑声所能激起的热情和释放出的能量，又岂是用黄金能够计算的！

这部相声集子记录了他们追求的笑，是两位相声艺术家的第二部相声集了。仅仅四、五年的

时间，就出了两本相声作品集，长短四十余段，前后近三十万字，的确显示出了横溢的才华和旺盛的创作力。这两个集子还说明姜昆、李文华不仅在舞台上、电视屏幕上拥有了广大的观众，而且还用自己的文字作品赢得了读者。

这些成绩都很难得，都值得赞扬。这两位作者的确为相声艺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显示了出众的才能，所以获得了这样的成功——这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只说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他们两人的运气好，赶上了这个人们愿意笑、希望笑、也能够笑的时代。

以中国之大，何患找不到有才华的演员，可是在十年浩劫时期，演员、艺术家的才华给人们带来的大都是苦恼。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才华，使在混乱、恐惧、是非不明的状况下生活着的人们忘掉痛苦和磨难。就算在那个时候有人想逗笑，可是有心肝的人，能笑得出来吗？由此看来，艺术家的"机遇"不能说不重要，"时来运转"有一定道理。只有在人们具有愉快的情绪，欢乐的要求的时代，才能有演员们艺术上的真正幸运，相声艺术家的智慧、才能、演技才有了用武之地，才能够制造出发自心底、痛痛快快、酣畅淋漓的笑。

当然，生活中的笑声各种各样，姜昆、李文华对笑声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他们的创作给观众、读者的笑声赋予了一种向上的朝气，健康的力量。听了他们的《谈美》，许多青年朋友在想：我这个身材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更合适？怎样去追求生活中的美呢？听了他们的《严重警告》，有人大吃一惊：破坏生态平衡，会受到大自然如此无情的惩罚！听了《时间与青春》，一算帐，真让人有点睡不着觉了……。人们听了相声笑了，笑了以后又去思考，这正是他们的相声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他们的创作是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合拍的，因而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们对社会发展、对风气变化、对各种现象的感觉是敏锐的，是非爱憎的感情也是鲜明的。不提他们早期那几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此照相》、《霸王别姬》等等，就是这个集子里的《时间与青春》、《改歌记》、《我的改革》、《夸家乡》等也都是与目前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而《严重警告》、《错走了这一步》、《谈美》、《祖爷爷的烦恼》等段子反映了作者力图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广大观众正确、和谐的审美能力的努力。《想入非非》、《尊重人》、《我的改革》则表现了对不愿脚踏实地、对自己缺乏正确估计、没有耕耘就要收获的人的讽刺和对不良社会风气的批评。

熟悉他们作品的人，只要一提起那个有着成百“TDK”子孙的“三洋祖爷”；提起那个一心想得“奥斯卡小人头儿”的作者，全会忍俊不禁。相声《谈美》中，爷儿俩争论着环境如何布置的当儿，妈妈找了碎布头儿给维纳斯女神象缝制了个小棉坎肩儿穿上的情节，更让人拍案叫绝。荒诞的想象，但是蕴藏着哲理。这种夸张，令人喷饭，但也令人回味，真是一种笑的教育！这种教育，妙在通过最易于使人接受的形式，在幽默诙谐的对话中与读者建立了感情上的交流和共鸣而达到的，虽然没有说教的形式，却收到了教育的效果。我觉得，许多身负教育责任，却又收效甚微的人都可以从中错鉴。

这些作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虽然参差不等，但都流露出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应该鼓励的。

比起姜昆、李文华第一个相声集，这个集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越来越高，正因为这样，作品也就越来越显示出特色。在演出中，这种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两位合作者截然相反的风格和形象体现出的。姜昆、李文华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这种矛盾也可以说就是圆苹果与黄苦瓜的矛盾，他们二人风貌、性格各异，一个滑稽活泼，一个持重质朴；一个稚气

灵动，一个老成稳健，这种年龄、性格、外貌的差异大大增加了表演中的喜剧效果，使这一对圆苹果和黄苦瓜相反相成，形同天造地设。他们在创作中充分发挥相互之间因形象而造成的差异，因此，他们的脚本最适合这一对演出，换上另一对就很难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

这个集子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对发展相声的艺术手法的追求。有些段子词句优美、声韵铿锵，显然是试图用写诗歌的手法来表现的。还有一些段子，如《谚语谈》又是巧妙地把谚语结合在一起，用散文体表现出来的。总之，多种艺术体裁的借鉴，使作品具有了更高的艺术性，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宋代诗人有一句诗："浮生常恨欢娱少"，封建士大夫追求的欢乐当然和我们希望的欢乐不同，但我国人民曾经过了若干年绝少欢乐的日子，在今天是不会拒绝多有一些欢乐的机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声演员的劳动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在最大的范围里令人开颜。如果有的演员还不仅仅满足于只是让观众开心笑笑完事，而是带着清醒的头脑去分析、思考生活，并通过笑的艺术让人们得到启发，得到希望，这不是更难得吗？我想，姜昆、李文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们的作品和表演是不是十全十美了？我想，就是从在路上朝着他们说笑的人们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他们有着更高的期望，也可以说，人们还没有满足。当然，欢乐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永远不会满足，然而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对于他们两位艺术家来讲，就应该不断地为了人们、为了生活，去追求更美好的笑声，去制造愉快与欢乐。这些，一定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时间与青春

甲　（唱）太阳，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月亮是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啦……

乙　唱得真不错。

甲　知道是什么歌儿吗？

乙　知道，《金锁和银锁》。

甲　锁？

乙　啊，你不是唱了吗？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啰嗦。

甲　您这儿说什么呐？

乙　你好容易弄两把锁，我要一个怕你不高兴。

甲　您这儿分锁呐？

乙　不是吗？

甲　这歌名字叫《金梭和银梭》。歌词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光阴，比成织布的梭，给你一个，给我一个，用它来编织美好的生活。

乙　噢，织布的梭。

甲 对。

乙 那锁就不给了？

甲 嗐，有锁什么事呀？

乙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过去有一句话，叫“日月如穿梭”。

甲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

乙 形容时间过得快。

甲 拿您来说吧，今年有五十了吧？

乙 快六十了。

甲 您瞧瞧一晃儿这么大了。

乙 一晃儿？

甲 这“晃”也是形容时间的词儿。刚生出来这么一点儿，一晃儿十岁，又一晃儿三十，再一晃儿五十，您再这么晃几下……

乙 怎么样？

甲 您就没了。

乙 敢情我一辈子净晃晃了。

甲 这个晃，跟刚才讲的箭是同一个意思。

乙 形容日月、光阴。

甲 让您自己说，时间快不快？

乙 太快了。

甲 可我们一些小伙伴不珍惜时间，嫌时间用不了。

乙 还有嫌时间多的？

甲　我们单位有个小王，老嫌时间过得慢。你看他那劲头，一天到晚两眼老跟睁不开似的，磨磨蹭蹭耗时间。平常不说话，一碰见人准是这句话："怎么还不下班呀？"

乙　老盼下班儿啊？

甲　脾气倒是不错，冲谁都笑："李师傅您在这儿呐"？

乙　你最近忙什么呢？

甲　"嘻嘻，不知道。"

乙　听说不是在给你们补基础课呐吗？

甲　"嘻——不知道"。

乙　你哪门课需要补一补？

甲　"嘻——不知道。"

乙　你不感觉你的文化知识不足吗？

甲　"嘻——不知道。"

乙　你每月挣多少钱？

甲　"四十二元……"

乙　这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甲　您说，要这样发展下去，人生还有意思吗？

乙　没有理想，再不珍惜时间，活着就没劲了。

甲　我算了一下，人生在世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太少了。

乙　是吗？

甲　拿您来说吧，往少说再活十五年，七十五岁

怎么样？

乙　人生七十古来稀，不错了。

甲　每天睡觉八个小时，三八二十四，生命的三分之一全睡觉了。

乙　这就剩五十年了。

甲　学龄前是七年。

乙　剩四十三年了。

甲　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

乙　这又刨去十六年，剩二十七年了。

甲　这二十七年不能全是工作、学习呀！

乙　还干什么呀？

甲　谈恋爱，溜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买瓶酱油打瓶醋，有了孩子洗尿布。

乙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零零碎碎加在一起也得十年，剩十七年了。

甲　玩玩棋，看看球，没事来盘“争上游”。这又得占六七年。

乙　还剩十年。

甲　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起一张报。

乙　学习学习？

甲　不，看看哪个场子卖球票。

乙　还是玩儿呀。

甲　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两钟头。

乙　又得几年。

甲　还剩几年？

乙　剩两年了。

甲　剩两年想起好好干了。上了班，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天班，临走又偷一车砖。

乙　剩两年了还捅一个"漏子"。

甲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两年半。

乙　别算了，这一辈子还该人家半年哪。

甲　当然咱们的算法有点夸张，可不珍惜时间，再不走正路，那就会成为社会的废品。

乙　时间这笔帐，应该好好算算。

甲　所以我希望您这样的老同志，多给我们讲讲珍惜光阴、爱惜青春的道理。

乙　我们太有责任了。

甲　您的古语知道得多呀。

乙　知道一些。

甲　有一句老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乙　知道，这是说光阴无价。

甲　大诗人苏轼有句成语："一刻千金"。

乙　对，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甲　在珍惜时间方面，每行每业对时间都有形象的认识。

乙　你给说说。

甲　军事家讲过：时间就是胜利。

乙　对。医学家呐？

甲　医学家说，时间就是生命。

乙　教育家呐？

甲　时间就是知识。

乙　不错。工人？

甲　对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乙　农民？

甲　对农民来讲，时间就是粮食。

乙　要是对我呐？

甲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

乙　怎么是月份牌？

甲　撕一张，少一张，撕不了几本喽！

乙　谁都撕一张，少一张。

甲　时间对谁都是一样的。

乙　非常公平的。

甲　可有人要多得点时间。

乙　从哪儿来？

甲　得去挤。

乙　对，象雷锋讲的要有钉子精神。

甲　鲁迅先生讲过：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

乙　对，即使是五分钟、十分钟，都应该珍惜。

甲　我们那位小王不这么认为。你问他：给你五

分钟，你能干什么？

乙　他怎么说？

甲　“五分钟能干什么？五分钟能抽一根烟。”

乙　那十分钟呐？

甲　“十分钟能抽两根。”

乙　时间越多越费烟。你不能珍惜这点时间学习学习吗？

甲　“您别逗了，我们还学习哪，我们基础不好。”

乙　怎么不好？

甲　“我们出生在困难时期，学习在动乱时期，成长在调整时期。出国没我们事儿，上大学没我们份儿，我也不生气儿，抽烟来解闷儿，给您一根整的，我抽这支烟屁儿。”

乙　他一套一套的。

甲　您看见没有，怨天尤人，胸无大志，可他没想到，时间就在他抽烟的时候，从他身边一分钟、一分钟地溜走。

乙　一分钟也应该珍惜。

甲　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十分钟，学了数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乙　革命的老人。

甲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随身带着笔，利用零星的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写成十六万字的著

作。

乙 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呀。

甲 朱自清先生，为这样的浪费时间，写过形象的文章。他说：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它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拦时，它又从遮拦着的手边过去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面，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乙 您听听，这日子滋溜滋溜地就没了。

甲 对我们的小伙伴，您这老同志得多费心哪。

乙 都象小王那样，可真有点难办。

甲 那您也不能放松希望，您得点燃他们心中青春的火焰，让他们听听青春的歌声。

乙 对，告诉他们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须努力呀！

甲 您听那歌声中把青春形容的：(唱)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乙 花儿一样的青春。

甲 (唱)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乙　在什么地方？我也正打听着哪。

甲　（唱）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

乙　嘻……

甲　您乐什么？

乙　你碰我痒痒筋儿了。

甲　毛主席说：青年人好象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郭沫若同志告诉我们：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最容易消逝。

乙　青年人，珍惜美好的青春吧。

甲　一天能挤一个小时学习专业知识。

乙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甲　一天找半个小时，写上一篇百字短文。

乙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甲　一天抽十分钟时间，读一首唐诗。

乙　那……一年就能熟读三百首哇。

甲　一天有五分钟时间背一个外语单词。

乙　两年会话没问题，见了外宾："猴哈腰，咕的儿猫腻。"

甲　怎么猫腻？

乙　我哪会呀！

甲　您这个老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讲这些，我们青年伙伴得多感谢您呀。

乙　太有这个必要了。

甲　我真想写一首诗来焕发青年人心中的力量。

乙　咱们俩人一块写。

甲　啊，时间最最宝贵，

乙　啊，时间一晃儿就没。

甲　让生命放出火花，

乙　闪着点亮多么美！

甲　您这是什么词儿呀？

乙　写诗就得合辙押韵。

甲　他这倒都在韵上。再来：要和时间赛跑。

乙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甲　为着理想谈何辛苦。

乙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甲　前进，

乙　快追；

甲　前进，

乙　迈腿。

甲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乙　不迈腿怎么前进呀！

甲　您要是经常给我们讲讲这些，我们就能认识到只有今天加倍努力，才能使明天过得更充实、更愉快。

乙　更加美好。

甲　等过了二十年后，再看一下我们伟大的祖国。

乙　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甲　到那时候唱起歌来：（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乙　多美呀！

甲　那时我们将会为今天的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而感到欣慰，为流过的汗水而自豪，为做出的贡献而骄傲。

乙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

甲　那时候，（唱）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乙　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呀！

甲　您要是对我们现在持放任自流的态度，我们自己又不刻苦、不努力，什么贡献也没有，我们到了那时候，只能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乙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甲　到那时候，小王叼着烟卷找您唱歌来了。

乙　怎么唱啊？

甲　（唱）再过几十年，我们来相会，这帮年青人，起码六十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脑皱纹堆，一个个地全都驼了背。

乙　都这模样了！

甲　（唱）啊，亲爱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

不怨我，不怨你……

乙　怨谁呀？

甲　（唱）就怨（乙的名字）这样的老一辈。

乙　怨我呀！

（此篇系与张广源合作）

谈　美

甲　最近我有个发现。

乙　什么发现？

甲　您看现在家家户户，甭管住得多窄，家里多挤，都愿意养几盆花儿，摆在窗台上。

乙　对，我们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还养了两盆刺儿球呢！

甲　噢，就那圆圆的，有棱儿？

乙　对。

甲　香不香？

乙　我没敢闻。

甲　怎么了？

乙　有刺儿，怕扎鼻子。

甲　象话吗！

乙　不是为香，就是为好看。

甲　可这就说明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每个人都爱美。

乙　对，尤其你们年轻人。

甲　上岁数也一样。您就挺爱美的。

乙　我这岁数还美什么？

甲　您甭乐，我还不了解您？您是不是爱美？

乙　嘻……其实，我也美不到哪儿去。

甲　我可以举例子证明我的话。

乙　什么例子？

甲　上台前，您那儿冲着镜子，又梳头，又拍衣服，还一个劲儿地抹脸蛋，这是干嘛呢？

乙　嘻……要演出了，我叨尺叨尺。

甲　按说您年过半百，青春已过，可一看您照镜子那劲头儿……

乙　说明对自己那么有信心。

甲　再举个例子，拿您这身条儿来讲，从健美的角度要求，可显得有点儿单薄。

乙　我就是一直没胖起来。

甲　可是您有好几身又可体又漂亮的衣服，穿出来给人感觉不一样。

乙　这瘦人穿着合身，看着短小精悍。

甲　您说，这说明了什么？

乙　这说明……我是挺爱美的。

甲　这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乙　人人都喜欢美。

甲　可是怎么样才算美呢？

乙　是呀。

甲　美有个普遍的特征——和谐。

乙　和谐？

甲　就是什么都得合适，让人看着舒服，才能产生美感。

乙　您能不能详细说说。

甲　您就拿人长的这五官来说吧，要说一个人好看，怎么讲？

乙　五官端正。

甲　要是说不好看，就说五官不正。

乙　那就是没摆准地方。

甲　五官在人的头上都是对称的：耳朵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乙　对。

甲　眼睛这边儿一个，那边儿还一个。

乙　不错。

甲　鼻子这儿一个……

乙　嗯？

甲　您那儿还一个。

乙　我这也算？鼻子嘴，就是一个。

甲　可长的是地方，在正中间。

乙　左右居中。

甲　这样的对称产生了和谐，就好看。把鼻子长在下巴颏底下，把耳朵长在脑门儿上。

乙　嘿，成小兔子了！

甲　不好看。

乙　说悄悄话还得找板凳。

甲　干嘛？

乙　要不够不着你耳朵呀！

甲　自然当中的美告诉我们，对称和和谐，给人以美感 。

乙　让人看着好看。

甲　于是，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美时，就注意到了和谐。

乙　怎么注意的？

甲　比方穿西服，您打算扎领带，必须里面衬上带领儿的衬衫。

乙　要是穿圆领的和尚衫呢？

甲　那就得把领带拴在脖子上了，上边逛荡着，底下拖拉着。

乙　成脖锁了。

甲　也不敢跑哇。

乙　怎么？

甲　一跑一转圈儿，领带上后脊梁上了。

乙　对，那下楼也得注意。

甲　注意什么？

乙　有钉子一挂，脚下一出溜，就上吊了。

甲　这说明领带、衬衫得和谐，才让人看着干净、潇洒。

乙　我看现在青年人，服装颜色、样式，都挺注

意搭配了。

甲　那就是讲究了方方面面的和谐。比方服装与体形就得配合好。

乙　看起来舒服。

甲　拿裤子讲，一些伙伴喜欢穿喇叭裤，裤脚象个小喇叭，向下面稍微延展一下，给人一种挺拔的感觉，看着很漂亮。

乙　别弄的怪样子，其实不错。

甲　可这种样式,得分人穿。腿长、比较瘦的人，穿上后线条清晰，看着好看。要是长得矮，腿再粗点儿,也穿个喇叭裤,一走出来这样（动作),还挺拔吗?

乙　不好看了!

甲　裁缝也不好裁。

乙　怎么呢?

甲　那么短的腿，在裤腰那就斜下去。

乙　这喇叭太大了!

甲　当然，什么都不能过。

乙　那喇叭腿儿太大也不好看。

甲　有人不同意：丝路花雨里的英娘，那大喇叭腿有三尺，那也好看哪。

乙　那是在舞台上。

甲　对，舞台上有它独特的表现方法，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英娘的服装，尼龙纱的衫裤，

宽大的裤腿，在轻歌曼舞中，给人一种飘然若仙的感觉。它与舞台上的布景、灯光、色彩、人物，有一种和谐的美。

乙 要是生活中也穿这身儿呢？

甲 上公共汽车麻烦了。挤上以后，人上车了，裤腿还没进来呢。还得请求售票员："您等会儿关门，我先倒倒裤腿儿。"

乙 快倒吧！

甲 倒完以后也走不动。

乙 怎么？

甲 那么宽的裤腿儿，不是这儿踩着，就是那儿夹住。别人不明白还问呢："这是谁穿降落伞上来了？"

乙 当降落伞了！

甲 谁要是图新鲜："我看看，这是什么料子的？"用手一拽，穿裤子这位准趴下。

乙 好嘛，快找根麻绳捆上吧！

甲 尼龙纱的喇叭裤，底下还得捆麻绳，卷好了绑腿肚子上。知道的是怕踩着……

乙 不知道呢？

甲 以为下河捞鱼虾的呢！

乙 好嘛！成打渔的了。

甲 在穿着打扮上注重和谐，产生了美。可这种美又要和一个人的举止言谈一致。

乙　让人看着全美才行。

甲　有的人，衣服笔挺，色彩也不错，就是走路没样，大街上这么走。（动作）

乙　好嘛，横着膀子。

甲　逮谁撞谁，不留神撞电线杆子上，自己能疼一星期。

乙　这图什么？

甲　连他穿的漂亮衣服都显不出美了。

乙　全耽误了。

甲　说他他还有理："这叫运动型，运动员式的。"

乙　运动员就跟你似的？

甲　其实运动员有时比他动作还大，可人家分什么地方。

乙　对，分场合。

甲　比赛上场的时候，有的还蹦着上呢！

乙　那是活动。

甲　大家看着很舒服。

乙　人家是运动员。

甲　平常人上班也蹦着上，蹦十五分钟。

乙　蹦一分钟看着也别扭。

甲　您看刚才在后台，舞蹈演员跟咱们说话，腿脚一点儿不闲着，往那儿一站（手动作）："李老师您来啦！"

乙　啊，您也忙着哪？

甲　“最近排新节目了吗?”(踢腿)

乙　新排了两个!

甲　“真有意思,下回多说几个……我该上场了,您忙着,拉斗米……”

乙　嚯!

甲　您看飞着就走了。看着什么感觉?

乙　挺自然的。

甲　咱把它改在公共汽车上。(做动作)“李老师,您也坐车哪?”

乙　啊,我上班儿去。

甲　“您可得抓紧,时候不早啦!”

乙　你也上班吧?

甲　“可不是,今天走得晚点儿。我也得快下。”

乙　怎么下了。

甲　“后边这人老捅我后腰!”

乙　你杵人胸口了呢。

甲　“好了,我走,拉斗米……哎哟!”

乙　怎么?

甲　“胳膊夹门里了”。

乙　有你这样下车的吗?

甲　所以服装、打扮、举止言谈,都有点讲究。人们发现了自然中和谐能产生美,又人为地通过和谐美来点缀生活。在大家追求心灵美的时代中,我们有意识地讲究和研究形式美。

我们的生活就能在美的旋律中翩翩起舞，多彩多姿。

乙　也丰富了生活。

甲　不注意研究，生活起来还容易有矛盾。

乙　这还有矛盾？

甲　比如说我父亲，他是个老工人。

乙　我知道，他是前年退休的。

甲　今年过生日，我想送给他一件礼物。

乙　给买身好衣服？

甲　他不好穿。

乙　买生日蛋糕？

甲　他吃不惯。

乙　那你买什么？

甲　我想，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也得丰富一点儿，让我们老头也美美，给他买了一个石膏的维纳斯像。

乙　维纳斯？

甲　就是没胳膊的那个。

乙　噢，光脊梁那小人儿。

甲　咳！那是雕塑。

乙　我知道，古希腊的艺术佳作。

甲　对，传世的珍品。我买好，往老头那桌子上一摆，我父亲那眼睛就直了。

乙　欣赏呢？

甲　运气呢："嘿，可真有你的，大冬天的给我买一个光脊梁小人儿摆这，你倒不怕她冻着。"

乙　你父亲看不惯了。

甲　"孩子，受累，你把她请走吧！"

乙　不要。

甲　"我怎么要？我这屋八仙桌，硬木椅子，大条案，掸瓶边上有帽镜，你让她光着身子站边儿上，合适吗？"

乙　跟这些东西是不适衬。

甲　我没想到这点，我送礼他不要，我也生气了："爸爸，您这脑筋真旧，这有什么，这是人体美。动不动就不合适，您这儿摆什么合适？摆兔儿爷合适，我哪儿给您买去！"

乙　谁让你买兔儿爷了？

甲　为了让他收下，我就得讲我的理由哇："爸爸，您这上岁数的人，就得学着点儿。"

乙　一个老年人儿，学什么？学她别着腿儿站着？

甲　您在家不来客人哪？

乙　她也不能管沏茶倒水呀！

甲　不是，您这屋有了她呀，这环境……

乙　她就给收拾了。

甲　她会扫地吗？

乙　还是的！

甲　我是说您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乙　她能治感冒？

甲　……我……他……您腿脚不利索呀……

乙　她能扶我还是能搀我？

甲　您怎么老让她干活呀？

乙　你不是说有用吗？

甲　我是说您要在家没事……

乙　我能跟她聊天儿？

甲　谁让您跟她说话呀！

乙　她也得听得懂啊！

甲　最后急得我冲父亲嚷嚷起来了："这是我送您的礼物，为的您这屋里好看！"老头一听："咯……"

乙　乐了。

甲　"孩子，这东西是好东西，我是说 搁 我这屋不合适。可以放你的家里。你是搞艺术的，这石膏像，和你那套家具能配上。我这个岁数有我的乐趣儿，摆个宜兴泥茶壶哇，找人写两副对子啊，这我看着舒服，别人也不格楞。也搭着我眼光老点儿，我看着她穿那么少，露个大膀子，我心里凉得慌"。

乙　嘿！老人家说得有道理。

甲　我一琢磨，老人要求屋里的摆设美，是和他的情趣、他的生活习惯相和谐的美。

乙　对，符合他家庭的特点。

甲　虽然这件雕塑很美，可和具体的环境与要求不和谐，就产生不了应有的美感。

乙　你瞧，这不就通了，快拿走吧！

甲　等我一想拿，哎，奇怪！

乙　怎么了？

甲　这维纳斯找不着了。

乙　哪儿去了？

甲　我父亲也纳闷儿呀："哟，别看她缺俩胳膊，她这腿儿还挺勤快！"

乙　维纳斯跑了？

甲　我赶紧就找，正忙活呢，我妈进来了："别找了，我拿走了！爷俩老吵吵，就不动手！这东西一收拾，不是摆哪儿都合适吗？"

乙　收拾？

甲　我一看我妈手里的维纳斯，我就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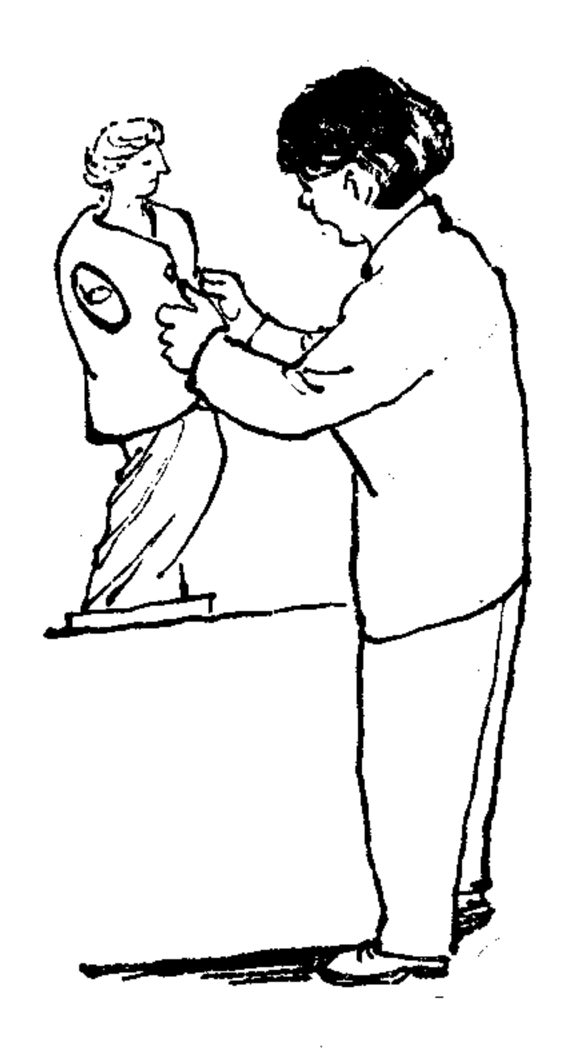
乙　怎么了？

甲　我妈找了点碎布。

乙　干什么？

甲　缝一小坎肩儿给穿上了。

乙　咳！



改　歌

甲　（唱《美丽的心灵》）啦，啦——

乙　真好听呀。

甲　（唱）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叮铃铃铃——

乙　这是什么声？

甲　铃声。

乙　噢，自行车铃声。

甲　（唱）姑娘驾驶清洁车，晨风吹动着你的衣襟，噌楞楞楞——

乙　这又是什么声？

甲　风声。

乙　噢，风吹衣服声。

甲　（唱）年轻的姑娘——

乙　噔、噔、噔、噔、噔！

甲　（唱）新一代的清洁工人。

乙　（唱）噔、噔、噔、噔、噔！

甲　您这是什么声音？

乙　骑车不得用脚蹬嘛，噔、噔、噔、噔、噔！

甲　（唱）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歌唱，歌唱你美

丽的心灵，美丽的心灵。啦，啦，啦。嘣，嘣，嘣儿！

乙 嗯？这是什么声？

甲 绷得太紧，弦断了。

乙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甲 这歌太美了。

乙 对。这是歌颂清洁工人心灵的歌。

甲 您听这歌声的节奏——

乙 欢快。

甲 音符——

乙 清脆。

甲 旋律——

乙 优美。

甲 颜色——

乙 漂亮。

甲 分量——

乙 合适。

甲 味道——

乙 不腻。

甲 咸淡——

乙 正好。

甲 您口倒不重。

乙 再倒点儿酱油也行。

甲 什么呀！

乙　你怎么弄上菜了。

甲　我是想做点儿好菜，去慰问一下每天为我们服务的清洁工人。

乙　清洁工是城市的美容师。

甲　我一唱这歌，心中就有清洁工人那高大的形象。

乙　清洁工人光荣。

甲　可这歌儿一到小改的嘴里就变了。

乙　小改是谁呀？

甲　和我一块学徒的伙伴儿。

乙　他姓改？

甲　不是。歌一到他嘴里就改词儿，所以大伙都叫他小改。

乙　他怎么改呢？

甲　一般是改词，其次是改调儿。中国歌能唱出日本味儿；日本歌能唱出"牙克西"；哼着京剧过门儿能跳"迪斯科"，听着西河大鼓能跳"嘣嚓嚓"。

乙　这都什么节奏。

甲　上次他跟我打赌，非说印度影片《流浪者》里的《拉兹之歌》是柬埔寨民歌。

乙　这不胡闹嘛！

甲　小改嘛，是歌他都能改。

乙　那歌颂清洁工人的歌，他是怎么改的？

甲　（唱）车上驮着扫帚和簸箕，
旁边儿有一堆臭臭的垃圾。
姑娘穿着胶皮鞋，
身上有土又有泥。
大土筐，垃圾桶，
冰棍纸，烂酸梨，
上边一通扫，下边一通踢——
（白）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唱）踢了一脚臭呀臭油漆。
乙　嗐！这也太脏了。
甲　他说这才是清洁工。
乙　只看到了外表，没看到清洁工人美丽的心灵。
甲　我们描写清洁工人："双手打扮可爱的城市，歌声唤来春天的百灵。姑娘洒下滴滴汗珠，描绘祖国锦锈美景。让来往的行人舒适地迈步，让建设的车辆欢乐地飞奔！"
乙　一人脏换来祖国美。
甲　这么好的词儿，再配上那么欢快的节奏，"嘣嘣"，让大家一听，什么感觉？
乙　哼，我直想跟着动弹。
甲　心情呢？
乙　心花怒放。

安

甲　怒放？

乙　开花儿了。

甲　开花儿有点夸张，最起码心窝这儿长出六个花骨朵儿来。

乙　是高兴。

甲　可您要是跟小孜说这些，他却不以为然："怎么着？您从歌里听出人的心灵来了？"

乙　听出来了，歌声就是心灵的镜子。

甲　"啊？歌声是镜子？音符是镜子腿儿？商标贴尾音儿那儿？嘿嘿……挺大老头尽胡说八道！"

乙　什么歌代表什么情感，热情的歌声好象一盆火，不但……

甲　"等等！先别不但，好嘛，越说越玄乎。打嘴里冒火？得谁烧谁？那抽烟合适了，甭用打火机，一张嘴来一声：啊——刺儿——着了？"

乙　嘿！这小伙子尽抬杠。

甲　"不是抬杠，这歌不好听。您听香港歌星那歌儿，人家发明那唱法儿，特别地道。嘿！人一唱，就跟那破气门芯似的"。

乙　气门芯？

甲　"啊，人一唱，先出气儿，后出音儿。您听：夜色正阑珊，微微星光闪闪，一遍又一遍……

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裤腰带松了”。

乙　得！这小孜说的是气声唱法。

甲　其实这方面他就外行了。气声唱法，在我们国家五十年代的歌剧里就用过。

乙　哪个歌儿？

甲　歌剧《白毛女》杨白劳唱的那段儿：“十里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

乙　对。这也是气声唱法。

甲　什么情绪，什么唱法。什么时候唱什么歌儿。好歌唱起来激斗志、长精神。排着整齐的队伍去植树，一唱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什么精神面貌？

乙　朝气蓬勃。

甲　唱他说的那歌词排队走：“夜色正阑珊，微微星光闪闪，一遍又一遍——”看见什么了？

乙　一队小瘸子。

甲　就是。后来，我们听了当代保尔张海迪的报告，小孜受感动了。

乙　张海迪是时代的英雄。

甲　报告会上，小孜眼睛都瞪圆了，使劲儿支楞着俩耳朵听着张海迪唱那质朴、热情的歌：

"生活呀生活，多么可爱，多么可爱，象春天的蓓蕾芬芳多彩。明天的遍地鲜花，遍地鲜花哟，要靠着今天汗水浇灌"。

乙　唱得真切动人呀！

甲　在回家的路上，小改哭了。

乙　掉眼泪了。

甲　"我听人唱歌从没哭过，今儿我这不是哭。"

乙　那是什么？

甲　"就是鼻子老抽筋。"

乙　难受呀！

甲　"人张海迪，人下半身全瘫了。人用两只手撑着上半截身子，人挺着看书学习，人一本一本地抄书，人一篇一篇地写体会。人还会说好几国英文呢！"

乙　嗐！那叫外语。

甲　"就那外语，我使老大劲儿也听不懂"。

乙　不学哪能懂呀！

甲　"人在上边说着，我一边听，一边计算着"。

乙　算什么？

甲　"人光在镜子里读那倒着字的书，那一共是呀——"

甲　多少？

乙　"……好些"。

乙　好些？

甲　“人一本又一本抄那书，要是论套的话，那一共是呀——”

乙　多少？

甲　“……没数。”

乙　没数？

甲　“人写的那体会，仅五年，人就写了呀——”

乙　多少？

甲　“……不少。”

乙　嗐。

甲　“人写字用坏了那笔，我一数一共是——”

乙　多少？

甲　“……海了去了”。

乙　什么叫“海了去了”？

甲　“我都数不过来了。”

乙　是让人佩服。

甲　“张海迪说：‘青年朋友们，我没有和你们一样的身体，可是我和你们有一样的知识！’人这是跟咱比哪！”

乙　你也跟人家比呀？

甲　“我比什么？比谁糊涂？那准是我”。

乙　不比也得想一想呀？

甲　“这不是想了嘛！都是人，人身体那样还活得这么好。我呢？论这身体，每回称体重都找不着那么沉的砣。”

乙　够分量。论胃口呢？

甲　“哪顿也得开七、八两。”

乙　论胳膊腿儿？

甲　“多挤的车我也上得去。”

乙　可张海迪翻译了四、五十万字的著作。

甲　“我写了十好几份检查。”

乙　检查？

甲　“挤车跟人打起来了。胳膊肘碰着一个老大爷的嘴了。他嘴里就剩下六个牙，一下子让我撞掉四个。”

乙　好嘛，还捅漏子。

甲　“人张海迪，唱的歌热情洋溢。”

乙　你呢？

甲　“我倒是也唱。”

乙　什么歌？

甲　“《红莓花儿开》。”

乙　那歌儿不错呀？

甲　“不错什么呀，我把红莓花跟肉包子唱到一块儿去了。”

乙　那怎么唱呀？

甲　（唱）“红莓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

笼屉里的肉包子使我心里边想。

我想吃肉包子我又怕嘴烫，

只好坐在锅台边上等着包子凉。”

乙　嘿！还是瞎改的词儿。

甲　“张海迪唱的歌，让人一听热情，向上，看不出一丝烦恼，没有一丁点儿的忧愁。可我唱这歌，您听出什么来了？”

乙　听出你要吃肉包子。

甲　“这说明我的思想是空虚的，我的知识是贫乏的，我的趣味是无聊的，我的肚子——是够饿的！”

乙　嘿！全嚷出来了。

甲　从这以后，小改出息了。

乙　不小改着了？

甲　大改了。

乙　大改？

甲　他成了我们班组的小歌手了！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从唱歌这做起。酸不溜丢的咱不唱，软了巴唧的咱不哼哼。过去我老瞎改词儿，你们也别怪我，我不瞎改不行呀！”

乙　怎么呢？

甲　“我从来也不知道正经词儿是什么。我是光唱调，不唱词儿。在体育馆里，只要是唱《丽达之歌》，‘啊达噢杜拉不……’我就使劲儿鼓掌。”

乙　听见了什么就鼓掌？

甲　“不是唱了吗，‘阿不啦，阿不啦，甭管啦不啦’。唱这两句够费舌头的。鼓掌！哇……”

乙　嚄！

甲　“有弯儿就鼓。上次一个演员刚上台，我一听：‘呜——儿——呜儿’，拐弯儿了，呱呱呱，我就鼓掌，结果把演员吓一跳。”

乙　怎么回事？

甲　“一打听，不是她唱的，是麦克风跑调”。

乙　有你这样的嘛！

甲　“您说我会什么，恬着脸还给人鼓掌呢！现在我要说，咱是青年一代，咱是祖国的希望，咱这肚子里不能光有下水，咱得有知识。咱要有修养，咱内心丰富，咱有志有识……咱没词儿了。”

乙　嘿，真是大改了。

甲　现在，我们班里谁要是有点儿什么思想问题儿，他能针对着问题连唱带教，您到我们班上去看看，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听到欢快的青春之歌，看到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乙　什么问题通过唱歌都能解决？

甲　当然不能保险，不过能起点作用。

乙　比方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

甲　小改一看，教你唱个歌：“朋友，朋友，不要烦恼，你的心事我知道，假如大学没有考上，

千万不要为此忧愁烦躁”。

乙　怎么办？

甲　（唱）“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青春的火焰在哪里都燃烧。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青春的火焰在哪里都能燃烧”。

乙　我上哪去？

甲　（唱）“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乙　我这身子骨不行。

甲　（唱）“我们唱起歌，我们挽起手，我们心欢畅，我们精神多抖擞。珍惜青春好时光，创业路上不停留。年轻人就要有劲头，我们敢于争上游。”

乙　这回劲头有了，可还是有点儿烦。

甲　还烦什么？

乙　我还没找着对象。

甲　（唱）“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七、八岁找媳妇，找媳妇，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一天到晚闲不住。年轻的小伙子呀，你呀好糊涂，糊涂糊涂好糊涂，你一脑子稠浆糊。”

乙　又改词了？不过这么一改，谁都高兴。

甲　您高兴得都咧嘴了。

乙　乐啦！

甲　（唱）“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

乙　嘿……

甲　（唱）“是新的生活，使我们感到骄傲。”

乙　嘿……

甲　（唱）“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

乙　嘿……

甲　（唱）“你可曾想到，做一只小鸟？”

乙　嘿……

甲　（唱）“飞遍那青山，飞遍那海岛，唱一曲春歌，问一声祖国你好。啦啦啦……”

乙　哈……

甲　您怎么乐起来没完了？

乙　我太高兴了。

严 重 警 告

甲　啊，我赞美你。

乙　赞美我？

甲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乙　噢，夸我身体好。

甲　赞美你那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乙　说我气色好。

甲　黑中透绿。

乙　嗯，绿啦？

甲　啊，有人侮辱你！

乙　侮辱我？

甲　有人欺负你。

乙　欺负我。

甲　“刺儿——”照你肚子上就是一刀！“咔嚓——”顺你的肩膀头往下猛劈！

乙　嚯，跟我有什么仇哇？

甲　“咔”！

乙　怎么了？

甲　撅断你的胳膊。“嘎嘣儿！”

乙　又怎么了？

甲　把你的脑袋搞掉。

乙　啊？

甲　“刷——”拿你头发扫地。

乙　等会儿吧！

甲　还没完哪。他们……

乙　别管他们，先看看我吧！

甲　怎么了？

乙　我都零碎了。

甲　要是就对您一个人这样——

乙　怎么样？

甲　那就算了。

乙　算了？

甲　可是，有人要杀掉你的姐妹兄弟和子孙后代，你还不言不语！

乙　谁不言语？啊！赶紧给我武器，我要自卫反击，用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飞机。咣，咣，咣……，哒，哒，哒——。

甲　您干嘛呢？

乙　我不打他们，我们全家就完了。

甲　刚才我是拿您来比喻树。

乙　树？

甲　对。人们乱砍滥伐，我们的森林面临着毁灭的危机。

乙　好嘛，我白激动半天。

甲　可现在人们缺乏您这样的激动。

乙　是吗？

甲　您看您刚才那姿势多感动人！对，摆好姿势看看，脸上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眼睛里充满着对树木的感情，手中的枪怀着对愚昧、无知和鲁莽行为的仇恨。预备，放！

乙　滋——。

甲　哎，您这是什么枪？

乙　水枪。

甲　象话嘛！

乙　为了棵树，犯不着真枪！

甲　您这感情可不对。

乙　怎么不对？

甲　连孩子都不如哇。

乙　孩子？

甲　比方您是一棵小树，请你听听孩子唱的歌吧：

　　小树，小树，你疼吗？
　　青青的树汁，
　　是你流下的眼泪。
　　是谁把你折断，
　　你能告诉我吗？
　　你说话，你快快说呀——

乙　喵——

甲　这是树说话吗？

乙　这是树上有个猫叫唤呢！

甲　老人看见树木被毁坏，也动感情啦！

乙　老人怎么表达的。

甲　比方您是一个被损坏的苍松，您听老人的歌声：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

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砍。

眼看着森林都砍完，

你说这可怎么办？

哎嗨哟……

乙　（唱）我也干瞪眼。

甲　您怎么干瞪眼呢？

乙　中国这么大地盘，我着急也没用。

甲　要砍您胳膊，您刚才什么态度。

乙　我端枪自卫，我拿炸弹回击。

甲　要是砍树呢？

乙　砍树，我拿水枪滋他们。

甲　怎么改了？

乙　要滋不着他们，我就浇树了。

甲　看来您对树还缺乏感情。

乙　怎么建立呀？搂着树枝亲一口，腮帮子杵漏了。

甲　您这是抬杠，树对您有用！

乙　我知道，做家具、盖房、修铁路。

甲　做家俱没木料。

乙　砍树！

甲　盖房要用柁檩。

乙　砍树！

甲　修铁路用枕木。

乙　砍树！

甲　现在，有关部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您在大庭广众之下，面无惧色，胆大包天，有恃无恐，高声疾呼：砍树！砍树！您个头不高，胆子可不小。

乙　哎，别扣帽子，我这不是讲树的用处吗？

甲　讲用途就是要砍呀？

乙　还有什么。

甲　您得往深认识！

乙　怎么认识？

甲　森林是哺育人类的摇篮。咱们的祖先，在原始森林生活，他们深居林海，穿树叶挡风寒，托森林遮阳防暑，攀树木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邦异族。人类一直没离开树呀！

乙　是没离开树。

甲　采野果当饭吃。

乙　没离开树。

甲　钻木取火防寒冷。

乙　没离开树。

甲　解解馋，炒盘木樨肉……

乙　哎！这没树。

甲　没树，那木耳长在什么地方？

乙　噢，他从这儿算哪！

甲　甭管怎么说，到现在森林依然是生物圈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乙　现在依然那么重要吗？

甲　我说条消息，听完以后保证您：头冒冷汗，手脚冰凉，四肢僵硬，两眼无光。

乙　瞑目长逝，赶紧火葬。

甲　火葬干嘛？

乙　你都把我吓死了。

甲　所以现在我得告诉您呀。

乙　噢，待会儿我就完了？

甲　不是吓唬您，前年报上有篇文章，叫《风沙面临北京城》。

乙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甲　科学家们警告，如果继续象现在这样乱砍滥伐森林，那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而是"沙漠光临北京城"了。

乙　噢，北京城要变成沙漠啦！？

甲　那时候的北京，就象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已是地下城壑的遗址。后代人如

果研究您李文华，找您家就费劲喽。

乙 我们家就住在和平里。

甲 那时您家在沙子里。

乙 沙子里？

甲 找您得带铁锹去，慢慢挖您的家。

乙 好嘛，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甲 刷，刷，刷，“注意！这一带是李先生的住宅。找着门了，慢慢儿推。”刷，刷，刷，“这个是酒瓶子。”刷，刷，“这个是……塑料鞋底儿、破布片儿……”

乙 你听听，我们家成了废品站啦！

甲 刷，刷，“注意，有新发现！这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乙 嗯？

甲 “——的门牙！”

乙 好嘛，大喘气，我就剩门牙了？

甲 “不象……这上头有字儿”。

乙 什么字儿？

甲 “五万”。噢，麻将牌。

乙 我有那么大的牙吗？说得太悬了！

甲 一点儿也不悬，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巴比伦，后来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消失了。

乙 怎么没了？

甲 恩格斯讲出了原因：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

以获得粮食，争相砍伐森林……到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200年后变成了废墟。一个国家人为地灭亡了，这是大自然对人们的惩罚。

乙 嗐，就因为砍树毁灭了一个国家。

甲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

乙 你再给说说。

甲 小丰满水电站，听说过没有。

乙 听说过，电视里有过介绍。

甲 怎么介绍的？

乙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甲 嗐！您说的是小丰田。

乙 噢，你说的是大面包。

甲 什么呀！小丰满水电站。

乙 噢，吉林那个。

甲 对，四十年代建的小丰满，由于它上面的原始森林保护得好，现在这个水电站还能使用200年，可是，五十年代开始建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六十年代就有报废的危险。

乙 哟，后来怎么办了。

甲 后来，耗费巨资，打了八个流沙洞，才保住了水电站。

乙 哎哟，可真够厉害的。

甲　这严重性不告诉人民能行吗？

乙　得快点提醒大家注意。

甲　乱砍滥伐森林可不可恨？

乙　太可恨了！

甲　对他们怎么办？

乙　扣他们奖金。

甲　扣奖金？

乙　不行，咱们拿水枪滋他们。

甲　你这叫什么主意？

乙　怎么办呀？

甲　我们有森林法，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用法律来制裁以外，关键还要唤起领导同志重视，领导带头才行。

乙　领导也乱砍树？

甲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哇。

乙　是吗？

甲　有些领导口头上很重视林业："同志们，我们国家的树林覆盖面积只有12％，可日本有68％，我们差得远哪！就拿我们这个国营林场来说吧，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可用木材已经有两千立方米，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嘟——"

乙　怎么回事？

甲　电话铃响了："谁呀？是李秘书呀。"

乙　“对，我是李秘书”。

甲　“什么事呀？”

乙　“场长，县里领导同志批了，要木材。”

甲　“国家计划不是给了吗？”

乙　“不行，这是县委批的，咱们顶不住。”

甲　“你看，你顶不住，我……我顶……也不行啊！算了，你给拨150立方米吧！”

乙　这150立方米就拨出去了。

甲　回过头，接碴讲话：“同志们，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我们林场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可用木材已经有两……不……有1850立方米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嘟——”

乙　电话铃又响了。

甲　“是李秘书吗？什么事？”

乙　“场长，地委领导同志批了，要木材。”

甲　“这不属于国家计划，你顶了没有？”

乙　“我试了试，顶不住！”

甲　“你看，你顶不住……我顶，也顶不住哇，得了，就批300立方米吧！”

乙　又批300立方米！

甲　回头接碴讲话：“同志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可用木材已经有三五一十五，三去七进一，二得二……嘟——”

乙　还嘟哪！？

甲　嘟了这么一会儿呀，您再听讲话吧："同志们呀，我们劈柴厂——"

乙　怎么改劈柴厂了？

甲　再过会儿连劈柴都没了。

乙　好嘛，林场给分啦。

错走了这一步

甲　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乙　哪一幅？

甲　特别大。画着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儿，下面一行字儿：妈妈只生一个好。

乙　看过，这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招贴画。

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乙　这是咱们国家的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甲　那怎么能说是妈妈只生一个好呢？

乙　这句话怎么啦？

甲　妈妈只生一个好；奶奶生几个好？

乙　嗐，这碍奶奶什么事？

甲　妈妈只生一个好，奶奶照着七个生？

乙　象话吗？哪儿有你这么理解的？

甲　有人就这么理解。

乙　谁呀？

甲　老烦。

乙　老烦是谁呀？

甲　办公室里我对过儿坐的那位，你看他每天是

绷着脸，撇着嘴，见什么烦什么，眉毛一天到晚不变样儿，老是八点二十。

乙　嘿，跟我匀匀合适了。

甲　怎么？

乙　我老是九点一刻。

甲　其实他姓范，可我们都管他叫老烦。

乙　噢，生来就好烦。

甲　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

乙　什么时候？

甲　年轻的时候。他兴趣可多了：养个花儿，弄个草儿，抓个蛐蛐儿，喂个鸟儿。他那屋里您看吧：窗户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儿罐儿，门外头拴着狗，茶几上卧着猫，被卧垛上放个大鱼缸。

乙　嚯！怎么放被卧垛上了？

甲　那儿暖和。

乙　噢，还是热带鱼。

甲　后来不养热带鱼了。

乙　怎么呢？

甲　晚上闹得睡不着觉。

乙　热带鱼不吵人呀。

甲　吵倒是不吵，可不知怎么老往被窝儿里钻，弄得老烦第二天老得晒被。

乙　太图暖和了。

甲 别看兴趣这么多，工作一点儿没耽误，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

乙 会休息才会工作呀。

甲 工作没几年又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

乙 结婚了。

甲 没一年爱人怀了孕，可把他美坏了，光保胎药就买了十几种。

乙 好好照顾妻子。

甲 孩子生下来以后，嘿！更乐了！

乙 添人进口，那是喜事。

甲 抱着孩子别提多高兴了。你看这劲头儿。（学抱孩子动作）。

乙 你这儿填炮弹哪！

甲 头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抱呀。

乙 真够乐呵的。

甲 “孩子他妈，你看咱们这孩子多好哇！你看，多随你呀！”

乙 这就夸上了。

甲 “瞧长的，鼻子是鼻子眼是眼，你别说，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乙 现在也有用。

甲 “哎，你看，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呢！”

乙 多新鲜哪！能是死个膛儿的吗？

甲 “哼！我看比他们小张的孩子强。”

乙　人家的孩子怎么了？

甲　"长得谁都不象，他妈也不会弄孩子，都一百天了还没长牙呢！"

乙　仨月就长牙呀？

甲　"都说比咱们孩子胖，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有钱难买老来瘦。"

乙　这挨得上吗？

甲　美得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天到晚蹦蹦跶跶，嘴里还老哼哼。

乙　高兴。

甲　一下班："走喽——1̇1̇ 55 | 32 5 | 66 1̇6 | 5 — |"

乙　这是干什么去？

甲　"取奶去——"

乙　瞧这乐劲儿！

甲　取完奶又抄起书包："走喽——1̇1̇ 55 | 32 5 | 66 1̇6 | 5 — |"

乙　干什么去？

甲　"打桔子汁儿去——"

乙　老闲不着。

甲　放下桔子汁儿，端起大盆："走喽——

$\dot{1}\ \dot{1}\ \ 5\ 5\ |\ 3\ 2\ \ 5\ |\ 6\ 6\ \ \dot{1}\ 6\ |\ 5\ -\ |$"

乙　干什么去？

甲　"洗尿裤子去！"

乙　洗裤子也这么乐。

甲　洗完了裤子，一块儿一块儿往铁丝儿上一搭，音乐节奏也变了："梆梆梆梆梆梆梆……"（运动员进行曲）

乙　这是干吗呢？

甲　"欢迎来宾挂彩旗喽！"

乙　嗐！

甲　您看，多开朗的性格。

乙　谁瞧着都乐呵。

甲　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全没了。

乙　哪儿去了？

甲　让孩子给闹没了。

乙　不就是一个孩子吗？

甲　头一年是一个，后两年添了四个。

乙　两年四个？

甲　两回全赶上是双胞胎。

乙　一共五个孩子？

甲　那时候不是不懂得计划生育哪嘛。

乙　这罪孽大了。

甲　您看他过去喜欢孩子那点儿劲儿全没了。

乙　开始烦孩子了。

甲　孩子们一见他下班回来，全都围上来："爸爸，爸爸，爸爸……"

乙　高兴。

甲　你看他这劲儿："去去去！爸爸爸爸的，叫唤什么？"

乙　孩子那是喜欢你。

甲　"喜欢什么？见你们就烦，你们都哪儿来的？"

乙　这叫怎么说话呢？

甲　"你看看你们这脏样儿，一个个的跟俘虏兵似的，我怎么养活你们一帮小爸爸！"

乙　好嘛，辈儿全乱了。

甲　孩子一多，他爱人提前十五年就退休了。

乙　干吗这么早退呀？

甲　她挣那点儿钱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

乙　倒也是。

甲　自己连着两次也没调上工资。

乙　甭问也是孩子多闹的。

甲　老得请假呀。

乙　你看是不是。

甲　生活中原来那点儿闲情逸致全没了。

乙　还养热带鱼吗？

甲　养什么！早喂鸟了。

乙　鸟呢？



甲　让猫给叼了。

乙　猫呢？

甲　猫让狗咬了，狗宰了炖了肉了，肉全让他给开了。

乙　全吃了?!

甲　您想吧，连那罐蝈蝈儿全让他给掐死了。

乙　全完了。

甲　打这儿开始就剩下烦了。

乙　现在还唱不唱了？

甲　烦还烦不过来呢！也别说，那天我还真听见他唱上了。

乙　唱什么呢？

甲　“哼哟嗬嗬嗬，哎嘿哟嗬。”

乙　怎么改劳动号子了？

甲　推窗户一看：满头大汗的正跟几个孩子拉碎砖呢。

乙　人口一多，房子也不够住了。

甲　在家里烦，到班儿上也烦。

乙　班儿上烦什么？

甲　一进办公室，你看他这劲头儿。

乙　这就烦上了。

甲　一天到晚一点笑模样儿没有，电话铃响，你看他："怎么回事？谁又来电话？"

乙　你接接看呀。

甲　不接倒好，一接："谁呀？什么事？干吗？甭说？不管，没在！"咣！

乙　嗬，你这儿说什么哪，跟上了弦似的。

甲　"这是上班时间，来什么电话。"

乙　也许是联系工作的呢。

甲　"上着班联系什么工作！下班再说！"

乙　下班找谁说去？

甲　通知开会他也烦："怎么又开会。"

乙　传达长工资问题。

甲　"长什么工资，人家这儿烦着呢！"

乙　长工资也烦？

甲　"一开会就头疼。"

乙　会后有文艺节目。

甲　"我最烦节目。"

乙　不愿意看？

甲　"演的那叫什么呀，去年听那相声什么祖爷爷，那是谁说的？"

乙　那是我说的，叫《祖爷爷的烦恼》。

甲　"我最烦你啦！"

乙　我招你啦！

甲　"你看你说的那叫什么，又是T、D、K，又是三洋。"

乙　这个节目是宣传计划生育的。

甲　"你在电视里说那个干吗？计划生育、计划生

育的，你都多大了，还生得了吗？”

乙　这叫怎么说话呢，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大家都应当关心。

甲　“计划生育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那是生孩子，你怎么跑台上生去了？”

乙　谁跑台上生去了？

甲　“你们不会说点儿别的，大伙儿都关心的。”

乙　依你那意思说什么？

甲　“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说说蜂窝煤炉子倒烟，说说油饼不够分量，说说上次我买鞋怎么两只都一顺边儿。”

乙　光说这个，不谈计划生育问题，将来人口不断增加，就会影响到四化的建设。

甲　“好好，你讲，你不会上没人的地方讲去嘛！”

乙　没人的地方我跟谁说去？

甲　“那也得注意点儿影响啊！”

乙　这有什么呀，宣传计划生育，首先就要大讲控制人口的数量，也就是控制生育问题。

甲　“你说，怎么控制？”

乙　要控制人口，首先就应当实行以避为主的方针。

甲　“你看，你看，又来了，还以避为主，在舞台上这字怎么能说出口？”

乙　这有什么？宣传晚婚晚育，提倡避孕，怎么

说不出口？

甲 “多难听呀！你看人家唱歌：‘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喽喂。’多好听！”

乙 好听呀！

甲 “你能这么唱：‘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喽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孕！’多难听呀！”

乙 嗐！谁让你这么唱歌了？

甲 “你们可以说说现在的乱砍滥伐，那树没了多可惜。”

乙 这跟人口过多有关系，人多了，要住房，要柴烧，所以盲目砍伐，饮鸩止渴，这就得讲计划生育。

甲 “你可以说说小青年好打扮，不求上进早早谈恋爱。”

乙 那就得向青年人宣传晚婚晚育呀！

甲 “你可以说说现在怎么那么多待业青年嘛。”

乙 不搞好计划生育，国家底子越来越薄，工作更不好找啦！

甲 “你讲这人多，这都是过去闹的嘛。”

乙 所以这一代人更有搞好计划生育的必要啦！

甲 “你可以说说计划生育嘛。”

乙 这不是正说着哪嘛。

甲 “你们早干吗去了？你们要是早两年抓计划生育，我至于这么烦吗！”

乙 噢，你嫌宣传晚啦？那也别赌气呀！

甲 我甭说您也能想出来，他四十来岁，五个孩子，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乙 连性格都磨成这样了。

甲 老烦这个年纪，别人应该有的乐趣他没有，别人享受的生活幸福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坏处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呀。

乙 敢情他就比别人多个烦。

甲 平时，您听吧，他烦得那事都邪行。

乙 是呀？

甲 别人告诉他：“老烦，咱们大家一起去买电冰箱，十个人以上就按批发价，你算一个怎么样？”

乙 这是好事呀。

甲 “你怎么这么烦，买那玩意儿干什么？”

乙 有用啊。

甲 “有什么用？一个电冰箱有什么用？”

乙 能搁东西。

甲 “我们不用，我们家有大衣柜。”

乙 嗨，我是说能储存食品，有时候吃剩下的饭搁里头也坏不了。

甲 “我们家剩不下东西，就是剩下点儿也甭搁

电冰箱里，你知道我们孩子手多快，一转眼那吃的就找不着。我不要，我不要！”

乙　你回来，回来！你别老皱着眉头子，明天休息，咱们看个电影怎么样？

甲　“不去，不去，我烦！”

乙　那买张票看看节目去。

甲　“不去，不去，我烦！”

乙　那咱们一块儿吃冷饮去。

甲　“不去，不去，我烦！”

乙　吃完冷饮可痛快。

甲　“我痛快不了。”

乙　怎么呢？

甲　“我有钱吗我就痛快？”

乙　没钱哪！

甲　回到家里，爱人把饭准备好了，叫他吃饭，他也这劲儿：“怎么又吃饭？中午不是吃了吗？不吃，不吃！”

乙　吃饭也烦？

甲　“烦着呢！”

乙　再烦也得吃东西呀！

甲　“好，我吃，我吃，行不行？”

乙　吃什么？

甲　“豁出去了，吃药！”

乙　别价，别跟自己过不去呀！

甲　“你拉什么？我吃去火的药。”

乙　这急火是不小。

甲　“去，把你妈那大药盒子拿来。”

乙　这孩子妈身体也好不了。

甲　“行了，我就吃这两丸大的。嘆，这药可有年头了，怎么都硬了。”

乙　快喝点儿水吧。

甲　老烦喝水把药送下去，找地儿消气儿。没一会儿，就听咕噜咕噜肚子里这么一响，这气儿呀……

乙　消下去了。

甲　顶上来了。

乙　怎么顶上来了？

甲　不但顶上来了，绕着肚子四边儿还串呢，急得老烦拿手在外面压：“回去！哟！上这边儿来了，走——上来了，下去，下……嗝。这是什么药呀？这么闹腾。”

乙　怎么回事呀？

甲　老烦一想：坏了，我刚才也没看看药名，人家讲过药不能乱吃呀！

乙　别是药物中毒。

甲　想到这儿老烦脸刷一下就白了，汗也下来了，八点二十的眉毛一下儿就成十一点五分了。

乙　立起来啦？

甲　"孩子，快叫你妈来！"

乙　叫你爱人干什么？

甲　"我跟你妈说几句话。"

乙　说什么？

甲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乙　要留遗言。

甲　"得了，我把你们也弄大了，我也该回去了，要不怎么叫接班儿呢！"

乙　这么联系上了！

甲　"嗐！我这几年干什么了？我怎么成这样儿了？（唱）哎哎嗨哟……"

乙　怎么还唱上了？

甲　（唱）"孩子多了真叫苦，
苦得我无处诉。
都怪我自己呀，
错走了这么一步。
我要幸福还没幸福，
现在工资才四十五。
哎哟我的那个天哎……
你说我糊涂不糊涂。
（笑）嘿嘿嘿嘿……"

乙　怎么又乐上了？

甲　低头一看地上的药盒子，他放心了。

乙 不是要死吗？

甲 他知道死不了啦。

乙 吃的什么药哇？

甲 保胎丸。

乙 嗐！

歌迷理发

甲　最近乐坛飞出许多为青年创作的歌曲。

乙　所以青年人又爱听，又爱唱。

甲　歌声唱出光明的前途、伟大的理想、火热的生活和奔放的感情。

乙　你来唱一首。

甲　（唱）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乙　这场景多美呀！

甲　（唱）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乙　属于谁呢？

甲　（唱）属于我……

乙　嗽，归他。

甲　（唱）属于你……

乙　也有我的份儿。

甲　（唱）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动作）。

乙　（学甲的动作）他又给收回去了。

甲　歌声还问您哪！

乙　怎么问的？

甲　说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乙　嘿！要是再过二十年，那……那时候指不定有我没有哪！

甲　您出国了？

乙　什么出国呀？我就完了！

甲　别悲观哪，革命人永远是年青。

乙　嗽，还有几十年干头。

甲　几十年得多，冲您这精神头儿，没我们也得有您。

乙　嘿，真让我爱听。

甲　在祖国的大花坛中，别的花儿都枯萎了，您能永远在那儿支愣着。

乙　我是那死不了。

甲　这是给您祝福。

乙　好，听了你们年轻人的歌声，会给人生活的力量。

甲　既能给人力量，还能给人解除忧愁。

乙　是啊！

甲　（唱）朋友，朋友，你不要烦恼，你的心事我知道，假如工作没有找到，切不可为此消沉烦躁。

乙　对，找工作这事不能着急。

甲　歌声告诉朋友，打起精神，不屈不挠，生活的大门正在打开，相信工作总会找到。

乙　不能烦，得有个积极的态度。

甲　对 。

乙　要走个后门儿，还许找个好活儿呢。

甲　嗐！您怎么给出这主意呀？

乙　开个玩笑。

甲　找到工作了，干什么活儿呀？

乙　是啊。

甲　歌声在召唤您。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啊咪咪咪咪，啊咪咪咪咪……

乙　(跟着甲走动)

甲　您跟我转什么？

乙　你不叫我就来了？

甲　到了工作岗位，干什么工种都有歌声来赞颂。

乙　是吗？

甲　(唱)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姑娘驾驶清洁车，晨风吹动着你的衣襟。

乙　这是歌颂清洁工的。

甲　（唱）啊——你是健康和幸福的天使，深情连结着千百万人民。唻唻唻……

乙　（跟着甲走动）

甲　您怎么又跟我转上了？

乙　我这人没记性，你这歌声太迷人了。

甲　这是青春歌声的魅力。

乙　真动听啊。

甲　这些歌声反映了火热的生活，描绘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乙　能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向上。

甲　唱这些歌，就要唱出时代的情感，表现出青春的活力。

乙　这一点，喜欢唱歌的人都懂。

甲　那可不见得。

乙　怎么哪？

甲　就拿我认识的一些伙伴来说吧，也喜欢唱歌，但是不注意思想感情的体现，结果破坏了音乐的美感，什么歌儿一到他们的嘴里，节奏全变了。

乙　变什么样了？

甲　“噗加、噗加噗、噗加加、噗加嘣、咚加咚加咚嚓嚓……”

乙　嚯，这多闹得慌啊！

甲　有心脏病的人，当时就得犯病。

乙　这就不美了。

甲　有的伙伴，还把唱歌单单做为消遣，以瞎编词儿为乐趣，一天嘴里没正经的。

乙　那歌声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甲　我知道有这么个小伙子。

乙　叫什么？

甲　歌迷。

乙　喜欢唱歌。

甲　迷得不得了。

乙　干什么工作？

甲　就在我们家对门儿理发馆上班。

乙　噢，是理发员。

甲　这人有点天分，什么歌一听，只要他喜欢，马上就会唱，而且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什么时候都唱。

乙　那受得了吗？

甲　他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他高兴就得。

乙　这可真麻烦。

甲　下了班回家，一进门儿先唱一曲《亲爱的妈妈》。

乙　什么内容？

甲　流行的调子，瞎编的词儿。

乙　你来来。

甲　推开门进屋，一探脑袋，看他妈妈正在厨房

做饭，他往桌子旁边一坐，（唱《再见吧，妈妈》的曲子）“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上班真叫忙，下班饿得慌，坐在桌子旁，您给我来碗汤，我要喝鸡蛋汤……”

乙 嗽！闭着眼睛喊哪！

甲 他妈妈数落他：“瞧你这点儿出息，喝碗汤至于那么大嗓门儿吗？你没看这火都占着哪，等蒸完馒头再说。”

乙 坐那儿等着吧。

甲 那他也不闲着，托着腮帮子还唱：（唱《红莓花儿开》的曲调）“红莓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笼屉里边儿的蒸馒头使我心里想，我要想吃蒸馒头又怕把嘴烫，只好坐在桌子旁，我等着馒头凉。”

乙 嘿，全唱出来了！

甲 吃完饭，一抹嘴儿上班去，临出门儿还唱哪！

乙 是吗？

甲 冲着他母亲直眉瞪眼的：（唱《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曲）“娘呀，儿走后，你要把门儿好好地来锁上，防止那小偷来到你身旁，要是抢走了您的钱包，这月咱们就什么也吃不上。”

乙 嗐，这都是什么呀！

甲 生活中你随便唱唱，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工作中他也唱。

乙　哎，你别说，他是理发员，工作中唱唱歌，倒显着活份。

甲　是呀，活份他了，可苦了你啦！

乙　怎么哪？

甲　我们那边的顾客都知道他，推门儿进去理发，一见他在那儿闲着，转身就走，什么时候不是他，人家才敢进去剃头。

乙　至于那么害怕吗？

甲　我碰见过。

乙　碰见他给别人剃过？

甲　碰见他给我剃过。

乙　你呀？

甲　那天我刚一进门儿，就见他一人儿在那儿闲着，转身我就想走，忽然，他在后边儿唱上了："嗦嗦嗦嗦……"

乙　嗽，那是叫你哪。

甲　我一看，不好意思走了，我强打着笑脸儿："同志，嘿嘿，麻烦您了，嘿嘿……"

乙　干嘛这么笑哇？

甲　心里打鼓哇！

乙　好嘛。

甲　小伙子脾气挺直："别哭，别哭，剃头一点儿也不疼。"

乙　以为你怕疼哪。

甲　（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乙　他劝上你啦。

甲　一边唱，一边给我围上围巾，问我：“同志，你剃什么头？”

乙　问你哪！

甲　“我剃平头。”

乙　嗽，剃个平头。

甲　“剃平头。左边分？右边分？”

乙　左边……哎！平头还分什么呀？

甲　“对，平头不用分。”说着拿起推子，刚一推，歌声就起来了。

乙　又唱上啦？

甲　（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工作要认真。古有花和尚，名叫鲁智深，今有二锅头，一顿来半斤……”

乙　唱的什么呀！

甲　我心里说，今天我脑袋归他了，大不了弄个光头，让我也当回鲁智深。

乙　看样子还真悬！

甲　我呀，两眼一闭豁出去了。又过一会儿，听不见他唱了。

乙　哪儿去了？

甲　我睁开眼一看，嗽，在那扛刀子哪。

乙　要给你刮脸。

甲　一听他哼哼那调儿，吓得我把眼又闭上了！

乙　哼哼什么哪？

甲　（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当！当！……”

乙　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甲　我心里说，歌迷呀！你换个什么歌不好，偏唱这个歌儿，多让人害怕呀！

乙　听着都慘得慌！

甲　可一刮脸，他还真换了个轻松愉快的歌儿。

乙　什么歌儿？

甲　（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还有……”刺儿——

乙　这“刺儿”是怎么回事？

甲　他把我的眉毛给刮下来了！

乙　你别让他刮呀？

甲　我闭着眼哪，也不知道啊！刮完一个他才问我：“师傅，醒一醒，跟您商量点儿事，您这眉毛是留着还是刮喽？”

乙　眉毛得留着呀！

甲　“那得早提要求，现在已经给刮去一个了。”

乙　嗐！

甲　我一想，这怎么办！留一个眉毛算怎么回事啊？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干脆，把那个也刮了去吧！

乙　全刮了？

甲　没办法呀！他看出我不高兴了，唱着歌还劝我哪！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朋友，朋友，不要烦躁，不要伤心，你少了眉毛，我这兜里有根铅笔，让我来把你的眉毛描一描。"

乙　嗽，他还会描眉。

甲　描完了还冲我吹哪："你看怎么样？"我照着镜子这么一看……

乙　描得还挺好。

甲　我成熊猫了！

乙　嗐！

甲　从鼻梁子这儿给我描到眼窝儿底下。

乙　这叫什么事啊！

甲　气得我脸都绿了。我真急了："你怎么回事，有你这么工作的吗！你看这两大黑眼圈儿，我怎么出门儿啊？让我们街坊看见算怎么回事啊？你叫什么，走，找你们领导去！"

乙　对，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甲　他一点儿不着急，冲我又唱上了！

乙　还唱哪？

甲　（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领导在远方，
　　要找他得坐火车，他刚出差到沈阳。"

乙　去沈阳啦？

甲　他让我上沈阳找去！

乙　真不象话。

甲　一赌气我走了！

乙　不剃了？

甲　我怕再把我耳朵剐了去！

乙　还真没准儿。

甲　刚出门儿，一群小孩儿就把我围上了。

乙　干嘛呀！

甲　冲着我乐。

乙　乐你那眉毛哪。

甲　我用手绢把眉毛擦了，小孩儿还冲着我乐。

乙　还乐什么呀？

甲　我也纳闷啊。赶紧回理发店一照镜子，我心
　　里这火大了！

乙　他没给你剃平头？

甲　平头倒是平头。

乙　那你火儿什么？

甲　我是闭着眼，低着头，他把我脑瓜顶儿当脑
　　门儿，平头打中间给留出来了！

乙　嗐！

林荫小曲

甲　我看您最近的气色特别好。

乙　是吗?

甲　您让大家看看，眼睛有神，面颊红润，精神饱满，没有愁闷，肌肉发达，特别水嫩。

乙　告诉你吧,我从去年开始就一天比一天水嫩。

甲　是呀，那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收拾……怎么弄的?

乙　什么叫怎么收拾……怎么弄的,主要是锻炼。

甲　太好了，锻炼有成效，锻炼气色好，锻炼真不错，锻炼在您的脸上结硕果。

乙　这都是什么词儿呀，胡诌八咧的。

甲　我想问您一句话，您都到什么地方去锻炼?

乙　到公园锻炼。

甲　是不是去有树木、有林荫的地方?

乙　对！在有林荫的地方锻炼，空气清新，心情舒畅。

甲　您能不能给我说一说，为什么人到有林荫的地方心情就舒畅呢?

乙　那当然了，因为……有林荫的地方……一般

的说……为什么有林荫呢？因为它呀……它有花荫凉儿。

甲　就这么解释呀。

乙　我还真没注意研究它呢。

甲　科学家计算过，如果光是从树木的用途来计算，一棵树值几元、几百元、上千元。

乙　这是经济价值。

甲　可是，从树木的生态效益来计算，它的价值可就大极了。树木能制造氧气，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清除噪音，防止风沙，吸收灰尘，美化环境，生机长存。您说它的价值值多少？

乙　价值千金。

甲　夏天，有树的地方温度摄氏32度。

乙　没树的地方？

甲　摄氏39度。

乙　高了。

甲　夏天在有树的地方一站，精神焕发，心旷神怡，迈开四方步那么一走，别提有多精神啦。

乙　要在没树的地方一站哪？

甲　尤其是三伏天，太阳直晒，从脑袋上往下冒油，两眉毛往一块儿皱，两眼睛往一块眯糊，腰也直不起来，迈腿也费劲，一个大活人，多呆一会儿能晒成人干儿了。

乙　看起来树木对人太重要了。

甲　在树林边唱歌，歌声都另一个韵味儿。

乙　什么韵味？

甲　（唱）"每当我走近你的身旁，心中就激起爱的波浪。你那万顷碧波，滋润着丰收的原野，你那多情的身姿，点缀着连绵的山岗。阿——嚏！"

乙　怎么打喷嚏了？

甲　不行，这地方没树，唱不出那韵味儿来。

乙　舞台上哪有长树的。

甲　人的情绪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您拿谈恋爱来说，在林荫道上一走，一边欣赏着风景，一边倾吐衷肠，说出话来，甜极了，美极了。

乙　是吗，怎么个美法？

甲　不信咱们试试看。我就去那姑娘。

乙　我来那小伙子。

甲　眼前就是林荫道。"小李，这儿风景多美呀！"

乙　啊，人可不少。

甲　"哪儿呢？"

乙　楼上楼下都是。

甲　嗐，您提这儿干嘛，我是说林荫道。

乙　嗽，我得进入剧情。

甲　“小李，这风景多美呀！”

乙　“空气多么新鲜。”

甲　“笔直的小路，长长的林荫。”

乙　“为生活增添了美感。”

甲　“你看身边的小树——”

乙　跟手榴弹似的。

甲　手榴弹？

乙　啊！（指麦克风）还是索尼牌的。

甲　象话嘛！我拿它比成树。

乙　歐，它就是树。

甲　“小李，你看这笔直的树干，多象你的脾气！”

乙　“啊，我这人脾气就这样，直么老挺的。”

甲　“这碧绿的树叶，象征着生机，和你身上的某一点有相似之处。”

乙　啊，我们家孩子都这颜色，水绿水绿的。

甲　“你都有孩子啦？”

乙　啊，四个了！

甲　“四个了！”

乙　老大工作了，老二参军。老三、老四上中学，中午都回家吃饭。我就随便给他们做点儿，买点切面炸点酱，再弄两根黄瓜……

甲　您等等吧，您这是跟我谈恋爱吗？

乙　我上您这儿买黄瓜来了。

甲　象话吗？



乙　您别说，走在林荫道上，这个环境对人的语言是有影响。

甲　咱再换上光秃秃的柏油马路，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地上的沥青油发粘，一踩一个脚印儿。

乙　那走着多别扭呀。

甲　咱一边走一边谈："小李，你看这儿多不错呀。"

乙　"啊，跟蒸笼似的。"

甲　"瞧你，脑袋瓜都冒油了！"

乙　"你脸上还流汤了呢！"

甲　"这么一会儿，你可晒得油黑锃亮的。"

乙　"你甭美，你比我强不了多少。"

甲　"刚才从上面过了一架飞机，看见了吗？"

乙　"太阳太晃眼，看不清。"

甲　"到你头顶上，一掉头就走了。"

乙　"干嘛那么快呀？"

甲　"大概你的光头太亮，晃人飞行员的眼睛。"

乙　"其实那也是反光。"

甲　"瞧瞧你，跟人出来压马路，连件正经衣服都不穿，还象个人样吗？"

乙　"穿背心还湿透了呢，穿衣服我受得了吗？"

甲　"谁象你似的，谈恋爱也得有个谈恋爱的样儿呀。"

乙　"你多好呀，连鞋都不穿。"

甲　“刚才我穿着鞋来的。”

乙　“那你怎么光着脚丫子了？”

甲　“咳！让臭柏油给粘掉在马路上了。”

哺乳诗人

甲　（朗诵）“呵，我认识你。”

乙　认识我？

甲　“你是孟姜女。”

乙　孟姜女？

甲　“曾当过彼得大帝。”

乙　孟姜女当过彼得大帝？

甲　“这不是历史的奇遇，

　　唰——发生在一瞬息。

　　让黑暗咆哮吧，

　　让光明叹息；

　　让拖鞋歌唱哟，

　　让袜子哭泣……

　　看着我！唱一声斗、唻、咪，

　　盯着我！打一个喷嚏。

　　拉着我！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

　　立正，稍息，转一圈，走上去！

　　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乙　什么呀？

甲　“枪毙！”

乙　我早知道折腾不出好来！

甲　“啊——”

乙　别啊了，你干什么呢？

甲　我在歌唱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乙　你都把我判死刑了，还歌唱呐？

甲　我是诗人。

乙　诗人？

甲　你懂诗吗？

乙　我知道有旧体诗、新诗、散文诗，还有朦胧诗。

甲　我和它们不一样。

乙　你是什么诗？

甲　我是哺乳诗人。

乙　嗷，酱豆腐诗人。

甲　你提酱豆腐干嘛？

乙　你不是说腐乳诗人吗？

甲　哺乳！就是说我的诗不仅对于人，就连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引起共鸣。

乙　连大熊猫都懂。

甲　这是我们的希望。哺乳诗是文学的顶峰，思维的升华，灵魂的剖析，人生的谜语。它在海盗船上呼唤你！走吧，跟我去——

乙　干什么去？

甲　去找上帝！

乙　你一人去吧，老让我死。

甲　你怎么不明白？

乙　我听你的诗糊涂。

甲　哎呀，这就对了。哺乳诗就是立体交叉，通感意象，似情非情，似象不象，迷迷糊糊，摇摇晃晃，稀哩糊涂，叽哩咣当！

乙　他折下去了。你这哺乳诗能表现什么？

甲　表现自我，为我歌唱，有我就活，没我就亡。我是伊丽莎白，我是理查世王，我是菲亚特，我是达特桑！

乙　嘿，两辆出租。

甲　我也可以是美加净，也可以是珍珠霜。

乙　你都能描写什么？

甲　太多了。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乙　我老听着那么惨得慌。

甲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以奇惊人，以新制胜。昨天，我还为我诗的表现力，哺乳了一首。

乙　你怎么哺乳的？

甲　“童年。青春。宇宙。

第三类接触UFO。

幻想。现实。代沟。

符号。结构。菜籽儿油。”

乙　嘿！单摆浮搁，谁也不挨准！

甲　这叫十三不靠，和了！

乙　好嘛，打十三佬儿的。

甲　这象征着丰富的生活基础。

乙　你这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甲　你说对了。我也在考虑价值问题，我们的哺乳诗究竟……合多少钱一斤？

乙　这么个价值呀。

甲　怎么个价值？

乙　从古至今，各个时代伟大的诗人创造出多少不朽的传世之作，那是我们祖国文学宝库的财富。

甲　暂停！请你不要虚张声势！想谈古论今吗？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甫、杜牧……杜鲁门？

乙　杜鲁门也算？

甲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和我们哺乳诗人相提并论？

乙　怎么不行？

甲　请问：李白跳过迪斯科吗？杜甫会玩高尔夫球吗？李商隐看过24吋的彩电吗？说！

乙　你嚷嚷什么？

甲　再说胡适、郭沫若、殷夫、柔石、闻一多。

乙　这都是近代的诗人。

甲　他们的笔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孩童的尿炕吗？

乙　你怎么什么都写？

甲　你说对了。什么都写！这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价值。

乙　你这价值别人不能理解。

甲　你说对了。这是一种遗憾。哎呀，谁也不理解，知音甚少，和者盖寡。冷语相评，令人齿寒。哼，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天呵，我离去啦，我走开啦！

乙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甲　不要拉我。

乙　我还推你呢！

甲　推我干嘛？

乙　让你回家。我看你有病。

甲　我不回家。

乙　为什么？

甲　我们家人都不理我。

乙　为什么不理你？

甲　我妈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许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乙　怎么连脚都不让洗？

甲　他怕我有灵感。

乙　灵感？

甲　对。我的哺乳诗，洗脚的时候来得最多。只要你一放脚盆，一倒热水，我一脱袜子，一把脚丫子放进热水里，这脑海就沸腾，这心胸就激动，这感情的波涛就往外涌，我简直控制不住地要朗诵："啊，再续点凉水！"

乙　嗐！敢情水太烫了。

甲　这是天才的表现，这是名人的同感。

乙　是呀。

甲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乙　法国的文学家。

甲　他一喝咖啡就来灵感。你知道那位大仲马吗？

乙　他是文学巨匠！

甲　他非得要带颜色的纸才能写作。我还知道一位作家必须在洗澡盆里才能动笔。

乙　是呀。

甲　我还知道一位诗人写诗非得一丝不挂，脱得光光溜溜的才有词儿。

乙　你怎么净研究这个。

甲　我——第三次浪潮的宠儿，新世纪的诗人，必须洗脚才有灵感。

乙　好嘛，净学臭毛病。

甲　那天我正在洗脚，进入创作阶段，我妈也这么说我。我说："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

以想象，如果没有洗脚水的话，那我……怎么湿呀？”

乙　你妈怎么说？

甲　“你够湿的了，鞋垫都透了。”

乙　好嘛，汗脚。

甲　“别以为我不懂诗，打三岁我就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呀？”

乙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静夜思》。

甲　“妈妈，您落后了。妈妈，您太保守了！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俗不可耐，您听我的，咔嚓——”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站起来了。

乙　站起来这么大声？

甲　我把洗脚盆踹翻了。

乙　你倒留点神呐！

甲　“呵，月亮，白色的妖精，

你在夜晚才上班，

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是秋波？是感情？

我糊涂了，阿耳忒弥斯神的精灵！”

乙　这就是他的月亮诗。

甲　我妈说话了：“孩子，你糊涂，我可明白了。

你小子病得不轻。大晚上的你净弄点妖精呀，灵魂呀，鬼呀神的，你吓唬我，仗着我有点胆儿，不然，养你这么个孩子，非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乙　你这孩子让老人多费心呀。

甲　说完话，我妈一闭眼睛，退却了。

乙　那是不愿意理你。

甲　怎么理呀，市俗草妇对崇高的艺术不懂。呵，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倒水——"

乙　干嘛？

甲　接着洗脚。

乙　还作诗呀？

甲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我爸爸从里屋出来了："孩子，怎么跟你妈说话呢？管你妈叫草妇，你妈是草妇我是什么？"

乙　那您就花儿夫吧。

甲　"连起码作人的道理都不懂，你作什么诗？诗言志。你歌颂歌颂生活，写出点人生的哲理。真正的诗，有生活，有意境，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你那诗里有什么？纯粹是幼儿园的水平。乱拼，瞎凑，逮着什么词儿用什么词儿。照你这样，谁都会写，不信你听我来一首闷葫芦诗。"

乙　你爸爸也写诗了。

甲　啊，即席站那儿朗诵上了。

乙　怎么朗诵的？

甲　“啊——女字旁，言字边儿，单立人。
　　穴宝盖啊，衣补，三点水儿，
　　竖心儿，立刀，走之儿。”

乙　没一个整字儿。

甲　我当时惊呼起来：“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乙　没啦！

甲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这没什么了不起，我是编纂字典的，偏旁部首我有的是！老老实实洗你的脚吧！”

乙　水都凉啦！

甲　爸爸的一声“洗脚”使我如同醍醐灌顶，顿开茅塞，激发起我抑制不住的灵感。啊！哺乳诗出来吧！

乙　又一首？

甲　“啊，生活，道德，爱情，
　　啊，炸弹，帷幕，苍蝇。
　　——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儿，
　　——是外祖母脸上的准星儿。
　　点燃吧——舅舅！
　　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
　　咔嚓！——

乙　真炸呀？

甲　我又把洗脚盆踹翻了。

乙　瞧你这份闹腾。

甲　我把舅舅点燃了，把我爸爸也吓跑了。多美的诗句，多美的意境，为爆炸性的艺术高呼吧："倒水——"

乙　还倒哪！

甲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水。可是嘴里数落我："我的诗弟。"

乙　她怎么管你叫师弟？

甲　作诗的弟弟。诗弟！她称我诗弟，可有点儿讽刺的味道。我也没客气，我也叫她："湿姐。"

乙　你姐姐也作诗？

甲　不是，洗脚水让我踹翻了两盆，把她鞋都给泡湿了，湿姐。

乙　嘿，他还一点不吃亏。

甲　我说："湿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所以叫你湿姐，不然的话——"

乙　怎么样？

甲　"我可以小点声儿叫。"

乙　这有什么呀？

甲　我姐姐也没生气，慢慢腾腾地回答我："诗弟，你想作诗我不反对。但是我觉着阁下的当务之急是把字儿认全了。不客气地讲，您现在

是个半文盲，您敢承认吗？”

乙 哟，怎么管你叫半文盲？

甲 我知道她有所指。

乙 指什么？

甲 就是上次那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的题目我不认识。

乙 “蹉跎”两个字不认识。

甲 啊。

乙 你念成什么？

甲 我念：咔喳岁月。

乙 嗐，这都挨得上吗？

甲 多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我说：“姐姐，你的目光太短了，古人曾经有过这样传世的诗句：……包子有肉不在折上。”

乙 这是诗吗？

甲 “我有时念错字，那是有原因的。”

乙 什么原因？

甲 “原因不是因为我……不认识吗？”

乙 嗐，那也不能胡念呀！

甲 “还有别的原因。”

乙 什么原因？

甲 “诗人脑子里考虑的东西多，有时乱。比方上回看见‘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这个我能不认识吗？我念错了是因为……”

乙　你等等，你念成什么？

甲　你不要打听，那是我一时失蹄……

乙　什么？

甲　不是……一时走嘴。

乙　我听听你念成什么了。

甲　中国人民银行。

乙　啊。

甲　我念成：中国人民很行。

乙　很行？

甲　这当时，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嘛。

乙　你就别找辙了。

甲　我姐姐扑哧乐了："阁下，请注意基础。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倒坍。"听听，用诗的语言表达她对诗人的偏见。

乙　我看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甲　我要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回答她。

乙　又要作诗。

甲　我蹭地一下站在洗脚盆里："呵——"

乙　怎么没词儿了？

甲　"……再倒点儿热水。"

乙　干嘛？

甲　温度不够，灵感没有。

乙　这位是有病。

甲　姐姐不给我倒，我自己倒。半壶开水倒下，

嘿哟……

乙 灵感来了。

甲 差点儿没把我烫死。

乙 你倒悠着点儿。

甲 “湿姐，听着：啊，文化！

是弧线，是三角儿，是方块儿。

是温度，是窗帘儿，是门坎儿。

我进门儿了。看不见吧？

没人，我坐沙发。有人，我躲床下。”

乙 小偷儿。

甲 “啊，这就是文化……大……咔喳！”

乙 怎么大咔喳了？

甲 脚盆让我都踹漏了。

乙 漏啦？

甲 倒水！

乙 漏了还倒？

甲 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乙 谁嚷的？

甲 我一听，嗽，这是不让我洗脚的哥哥。

乙 全家人都让你斗急了。

甲 只见我哥哥“劈里叭啦”“稀里哗啦”地走了进来。

乙 怎么这声？

甲 他蹚着水进来的。

乙　你瞧你把这屋闹的。

甲　我哥哥一进门，完全是一种质问的口气："我的哺乳弟弟，我说你多少回？你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你说你的诗能表现什么？"

乙　表现自我。

甲　"行啦，表现得够可以的啦，整个跟精神病差不多。自以为了不起，凑点词儿就是诗，这是对诗的亵渎。你老谈我表现人的价值，你一个人脱离生活，脱离社会，什么也不是。你瞧你把这家里闹的，光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了三盆，大伙儿围你转，你一人抽疯，你谈什么价值？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吗？我……那什么……给他倒水，让他洗脚。"

乙　怎么又让了？

甲　"你这味儿，我受不了。"

乙　你哥哥的话，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甲　考虑什么？他根本不懂我们哺乳诗。

乙　你那不叫诗。

甲　怎么不叫？

乙　诗有主题。

甲　我有中心。

乙　诗有场景。

甲　我有环境。

乙　诗有情感。

甲　我有内容。

乙　诗要来自生活。

甲　我的哺乳诗从生活中来。

乙　在哪儿呢？

甲　在哪儿呢，我当时站在洗脚盆里，倒上水，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哺乳诗给他回答。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啊，哥哥，姐姐，
哦，爸爸，妈妈，
纵然你们地毯式轮番轰炸，
我也要用火车拉鼻儿的声音回答！不——怕！
即使一百次不给我倒水啊，
我和我的哺乳诗——
也要第一百零一次泡在洗脚水里
尽情地冲刷，
热烈地冲刷啊——啊！啊！”

乙　你嚷嚷什么呀？

甲　我一激动，把脚丫子伸开水壶里了。

乙　噢，烫的呀！

（此篇系与晓白合作）

笑谈艺术特点

甲　相声演员有个特点。

乙　什么特点？

甲　上台便喜。

乙　对，一上台就得喜气洋洋的。

甲　因为咱们是笑的艺术。

乙　得让大家乐啊。

甲　所以我们经常得锻炼脸部的筋肉。

乙　这还得练？

甲　那当然了。得让脸上的筋肉和皮肤松弛，甭管嘴咧的多大，肉皮儿都得够用。

乙　要是肉皮儿紧绷绷的呢？

甲　不行啦，脸上的肉抻得慌。太紧了，不能乐，不然嘴一咧，“目——”，眼闭上了。

乙　要睁眼说话呢？

甲　一睁眼，还得闭嘴，要不皮肤拽着，眼睁不开。

乙　好嘛！你说得太玄了。

甲　笑是我们相声艺术的特点。

乙　要是不笑呢？

甲　那就不叫相声了。

乙　你说的内容大家爱听就行。

甲　不行，没特点了。

乙　是吗？

甲　《秦香莲》的故事情节好不好？

乙　秦香莲拦路喊冤，包公怒斩负心的儿郎，好哇！

甲　戏剧去演好。演员在后台酝酿好感情，一上台就是哭腔。“喂依——”，用袖子把脸挡上，观众看着合理，舒服。

乙　相声演员要这样演呢？

甲　观众不干呀！咱们俩上台全用袖子挡着脸，(二人表演)底下该琢磨了：“嘿，他俩准是挨了批评，你瞧，都没脸见人啦！”

乙　谁呀？

甲　把袖子放下，一露脸，把观众吓一跳。(二人怒目对观众表演）话说秦香莲带着俩孩子，

乙　一个冬哥一个阿妹。

甲　路上多辛苦呀，从乡下一直走到城里来。

乙　那时候也没有公共汽车。

甲　可陈士美不认妻子，不认心肝骨肉。

乙　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甲　忘恩负义的陈士美，敢情你现在穿好了，你看我们，……我这后跟儿都磨没了。

乙　嚯！演不了了。

甲　能演出戏剧的效果来吗？

乙　差远了。

甲　因为这个内容不适合相声表演。

乙　对。不能忽视艺术特点。

甲　艺术范畴很大，各种形式相互都有影响，但每一种形式都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

乙　对，不能用一种艺术形式完全取代。

甲　拿画画儿来说吧，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是根据敦煌壁画上的情节与舞姿构思创作出来的。

乙　画儿能搬上舞台了。

甲　可分什么画呀。画儿里还有静物画儿。

乙　看过，画个蔬菜、水果、花瓶什么的。

甲　展览馆展多少天，都有人去欣赏。

乙　静物画儿能搬上舞台吗？

甲　桌子上放一个盘子，上边摆上四五个包子。观众在底下看十五分钟。都吃饱了还能坚持，赶上几个没吃饭就来的，瞪着包子闻着味儿，受得了吗？

乙　好嘛！非把馋虫勾出来不可。

甲　再加上灯光处理，场上一个暗转，再看——

乙　怎么样？

甲　盘子空了。

乙　包子没啦。

甲　有人还上来讲理呢："花八角钱买票，光让看包子？这回，回到家和家里人也能介绍介绍呀。"

乙　介绍什么？

甲　"那包子是西葫芦馅儿的！"

乙　嗽，你给吃了！

甲　所以说艺术的特点是艺术的生命。

乙　没有特点就没了艺术。

甲　艺术由于特点鲜明，引起了人们的喜爱。为了宣传，硬要在人们喜爱的形式上加上违背艺术规律的内容，效果可适得其反。

乙　你能举个例子吗？

甲　过去杂技团有个传统节目：踢碗。

乙　对，用脚把碗踢到头顶上，那节目要求技巧很高。

甲　非得要加上政治色彩，让顶碗对观众有政治教育意义。

乙　哟，那怎么办呀？

甲　琢磨半天，演员想了个办法。

乙　什么办法？

甲　演员扮成要饭的样子，趿拉两只鞋，手里拿着一个碗，拄着一根木杖，先忆苦，告诉大家，这是旧社会要饭的碗。然后灯光一亮，

现在日子好了，丰衣足食，不要饭了！把棍一扔，用脚一踢，把碗踢到头上，表演顶碗。

乙 这么演行吗？

甲 开始不错。暗暗的灯光，演员忆苦，效果很好。灯一亮，转为欢乐，使劲一踢——，他忘了，平常他穿的是紧口的练功鞋。

乙 今天呢？

甲 今儿是趿拉两只没后跟儿的破鞋。

乙 那碗踢上去没有？

甲 碗是踢上去了，鞋跑观众那儿去了。

乙 甩出去了。

甲 捂着碗，现跟观众要鞋："受累，您把那没后跟儿的鞋递给我。"

乙 嚯！这怎么演呀！

甲 您看，不但影响了演出，而且破坏了艺术。

乙 看来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是要不得。

甲 艺术的魅力，蕴藏在艺术本身的特性之中。

乙 对，全是外在的东西，就吸引不了人了。

甲 老舍的《茶馆》看过没有？

乙 那人民艺术剧院给演活了，现在搬上银幕了。

甲 这个剧里，没有说教，没有政治术语。

乙 只是讲一个茶馆"掌柜的"的兴衰史。

甲 可在西德演出时，国外评论：《茶》剧说明了



一个鲜明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乙　真深刻呀！

甲　通篇去讲社会主义救中国，能起到这样的宣传和教育意义吗？

乙　那就成报告了。

甲　不注意研究艺术的特点，最后的结果是使艺术走向死亡！

乙　有这么严重吗？

甲　再给您举个例子。

乙　你说说。

甲　对口词看过没有？

乙　过去经常看，后来没人演，也没人愿意看了。

甲　知道为什么？

乙　不知道。

甲　我来讲讲原因：对口词原是个很不错的艺术形式。六二年，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第一个对口词——枪杆诗。

乙　两个小战士演的。

甲　一人手持一杆钢枪，威风凛凛地跑上场。

乙　生龙活虎。

甲　说起词来也干净利索：枪！

乙　枪！

甲　革命的枪！

乙　枪！

甲　战斗的枪！

乙　枪！

甲　持胸前。

乙　枪！

甲　扛肩上！

乙　枪！

甲　上靶场！

乙　枪！

甲　练兵忙！

乙　枪！

甲　手中的武器，

乙　枪！

甲　胜利的保障！

乙　枪！枪！

甲　呛布龙咚——咚呛！

乙　你怎么打上锣了？

甲　说不上来了。

乙　对口词就是这么快！

甲　这个节目演完，观众热烈鼓掌，舆论一致赞扬。

乙　对，第二天报纸上就见文章了嘛。

甲　因为这形式有特点，表现了战士冲上战场，杀气腾腾的劲头儿。

乙　符合战士的生活实际，真实。

甲　可后来，只要对口词这个形式一演，大家就皱眉头，弄得没人演，没人看了。

乙　因为什么？

甲　大家都说，没特点了。

乙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甲　啊，农民也演。

乙　也拿枪上来？

甲　人家拿枪干嘛，拿镰刀。

乙　镰刀？

甲　啊，"镰刀！镰刀！"上下挥舞。

乙　嚯！这通乱砍！

甲　镰刀在地下割，往上头挥干什么？

乙　看着不舒服。

甲　工人也演对口词。

乙　喊什么？

甲　也是工具。"齿轮！车床！齿轮！车床！"

乙　嚯！多绕嘴呀。

甲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了："齿轮！车床！车轮！齿床！吃吃！吃吃吃吃！"

乙　这是吃什么呀？

甲　都喊自己的工具，医务工作者喊什么？

乙　那就喊听诊器吧！

甲　要不开呀！喊着也不上口："听诊器！听诊器！"

乙　是不好听。

甲　后来有人给出了个主意。

乙　喊什么？

甲　手术刀！

乙　手术刀？

甲　啊，嗵、嗵跑上来："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乙　这都什么呀！

甲　观众明白了："这不是开刀呢！"

乙　这是干吗呢？

甲　屠宰场剐肉呢！

鼻子的故事

甲　（唱）哎嗨，嗨嗨——

乙　嗬，山东柳琴。

甲　（继续唱）说新人，唱新事儿，新人出在新社会儿。社会主义的医院好，帮咱解决了大问题儿，没有鼻子儿安鼻子儿，没有媳妇儿给找媳妇儿呀，（那个）找媳妇儿呀，依呀哎嗨，啊哎嗨嗨，嗨……

乙　你等等吧，你唱的这是什么呀，鼻子、媳妇的？

甲　我唱的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乙　怎么回事呀？

甲　我出生在农村。

乙　噢，长在乡下。

甲　刚生下来的时候，生理上有点缺陷。

乙　怎么啦？

甲　没鼻子。

乙　没鼻子？

甲　我爸爸抱着我直纳闷儿：（山东方言）"这孩子怎么不顺眼呢？管哪儿都挺好：大眼睛，

双眼皮儿，樱桃小口薄嘴唇儿……噢，发现问题了——”。

乙 怎么啦？

甲 “这孩子脸上没鼻子儿。”

乙 嗨，那怎么出气儿呀？

甲 对不起我！脸上正中间这儿给我留了俩窟窿眼儿，一出气“嗞儿——”直着就出去了。

乙 嗨！那多难看哪！

甲 小时候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叫难看，没事呼朧着鼻子跟同村的小伙伴们还逗呢。

乙 你怎么逗的？

甲 “哎，你看，你们脸上长的那是什么呀，中间怎么还鼓出一块儿来？你看我这脸上，我什么都没有。哈哈……”

乙 就这样你还逗呢？！

甲 等长大以后，我知道难看了。

乙 自己明白了。

甲 我爸爸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在我懂事的时候，不让我照镜子，指着那镜子跟我说：（山东方言）“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乙 这是什么呀？

甲 “这是照妖镜。”

乙 照妖镜？

甲 “对，别照这个东西啊，照多了容易上火。”

乙　嗨，那上什么火呀？！

甲　我也纳闷儿：他们大人照怎么不上火呀?!我跟爸爸说："嘿嘿，爸爸您净开玩笑，那什么……让我上一回火吧。"拿过镜子这么一看，知道自己难看了，伤心地掉出了眼泪。

乙　他自己难受了。

甲　我爸爸说我：（山东方言）"你哭什么，没鼻子怕什么的？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耽误生产劳动就得了呗，你有点出息。"

乙　你怎么说呀？

甲　我说："爸爸，出息我有，我没鼻子。"

乙　那怕什么呀？

甲　"我怕以后娶不上媳妇儿。"

乙　嗨！你都扯到哪儿去了。

甲　打这以后，我就不愿意跟大家呆在一块儿了。尤其碰到姑娘，我躲人家远远的。

乙　为什么呀？

甲　我怕吓着人家。

乙　嗨，你太多心了。

甲　等我能干活了，队里分配我当了饲养员。

乙　对，牲口棚那儿人少点。

甲　就这样，我都不敢跟牲口打对脸儿。

乙　怎么啦？

甲　我怕把牲口吓毛了啊。

乙　嗨，哪有你这么想的呀。

甲　后来大概是看习惯了，我一进那牲口棚，就见那小毛驴冲我一扬脖子："喔——啊！喔——啊！"它还冲我乐呢。

乙　嗨，那是乐吗？！

甲　后来我明白了，我想：咱们脸上虽然有点伤残，可是咱们身体上没毛病呀，还得好好干咱们的工作。

乙　这就对了。

甲　打这以后，我没白天带黑夜地把干劲儿全部使在喂牲口上了，没有一年功夫，队里的牲口，让我喂得滚瓜溜圆的。队里选我当了模范饲养员，公社还发给我一个大奖状。

乙　你看这多好啊。

甲　好什么呀？！我当时想：发奖状干什么呀，要发一鼻子多好啊。

乙　嗨，有发鼻子的吗？！

甲　领奖状那天，我露怯了。

乙　怎么啦？

甲　那领导你发奖状就发吧，他还跟我握手。

乙　领奖状，人家都得要握手。

甲　我怕难看，捂着鼻子上台的。一握手——（动作）

乙　你怎么转身握手啊？

甲　我不转身摸不上啊。

乙　嗨！

甲　领导无意问了我一句："哎，这小同志怎么没鼻子呀？"

乙　你怎么说？

甲　我说："那……什么，鼻子我落（念là）家里啦。"

乙　嗨，鼻子能丢在家里头吗？！

甲　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哪。

乙　他难受了。

甲　领导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把我们队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后来通知我说："公社出钱，让你到县医院里去安鼻子。"

乙　这多好哇。

甲　可是我怕难看，我还不愿意去呀，我爸爸劝我，（山东方言）"孩子，你去吧，这也就是新社会呀，党和人民关心咱，给你解决鼻子问题。要搁旧社会，你甭说没鼻子了，没脑袋谁管你呀?!"

乙　有没脑袋的吗？！

甲　"来，你别怕难看，你看：爸爸给你预备好了。"他从兜里给我掏出一个大口罩来。

乙　哎，这一挡着就行了。

甲　行什么？！人家戴口罩多好看哪：人家一戴

口罩，中间有个鼻子在那儿支着哪；我脸平辅塌，口罩一戴，贴脸上是平的，就跟贴上一块白膏药似的。

乙　那可没办法啦。

甲　我爸爸后来还出了个主意：他往这口罩底下给我扣了半拉核桃皮。

乙　那不憋得慌吗？

甲　不憋得慌，核桃皮上给我钻了俩窟窿眼儿。

乙　嗨，哪有这样的。

甲　我呀，给我爸爸那儿推了好些日子，等我想起来真正要安鼻子的时候，好家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了。

乙　你瞧瞧，那还看得了吗？

甲　我去县医院那天，你看那个医生对咱们非常不负责任哪。

乙　嗨，那个时候，他也看不起农民哪。

甲　那个医生点着我的脸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说："大夫，我看鼻子来了。""什么，你看鼻子来了，你有鼻子吗你就看？"我说："对呀，正因为没鼻子我才看哪，你看这样多难看哪。""噢，你想好看是吗？你想好看，你可以贴块伤湿止痛膏嘛。"

乙　这象话吗？！

甲　我说："大夫，您别开玩笑，您看，您能不能

给我整整容哪?”“什么，整容?！你想什么呢?现在整容都砍掉了，你知道不知道，那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告诉你，没有鼻子有没有鼻子的好处。”

乙　这有什么好处啊?

甲　“没有鼻子，中间短了一段距离，这个……政治嗅觉就更灵敏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你这人怎么这态度啊?!”气得我找他们领导去了。

乙　领导那时候也管不了事啊。

甲　你别说，我碰到几个好心的大夫还真不错。在一起凑凑合合给我安了一个“橡鼻子”。

乙　象鼻子?

甲　小的。

乙　小的，小的也得一米来长啊。

甲　橡皮的鼻子。找了一块大橡皮，用刀子修了修，削成鼻子的样儿，找了两根松紧带儿，两头这么一拉，给我套在耳朵上了，正好把这个鼻子给我对付在正中间。

乙　嘿，那就行了吧。

甲　出门坐汽车一颠，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你想啊，那松紧带它是松紧的呀，就见那鼻

子在脸上，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一会儿上边，一会儿下边……

乙　好，这满脸跑鼻子。

甲　弄得车上的小孩儿看着我直纳闷儿："妈妈，妈妈，你看看这个叔叔那鼻子怎么长在下巴颏上了。"

乙　嗨！

甲　回到家，我爸爸看着才生气呢：（山东方言）"这是什么呀?! 这是胡弄咱农民。别戴他那个，你要戴，戴你爸爸这个。"

乙　嗯？

甲　"爸爸给你糊个纸的。"

乙　纸鼻子呀？！

甲　弄点浆子咱们粘上它。

乙　粘上了么？

甲　粘上了。粘上一个纸鼻子，一出气：呼哒、呼哒老响，我还不敢乐。

乙　怎么了？

甲　一乐，扑喽一下就掉了。

乙　纯粹是瞎耽误事儿。

甲　就这么对付了好几年呐。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我正喂牲口呢，突然接到一封来信。

乙　哪儿来的？

甲　县医院来的。

乙　什么内容？

甲　信上说，全国都在大干四化，他们也要加快步伐，为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他们清理了过去多年的病历，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当中推出去的病人给请回来。信上说，要请我回去，给我安鼻子。

乙　嘿，这是好事儿啊。

甲　那当然了，乐得我拍着牲口的小脑门儿，直跟它们说话。

乙　你跟牲口说什么话呀？

甲　“小毛驴，你快看看吧，你不看的话，过两天，没鼻子的我，你就看不着啦！”

乙　嘿！

甲　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就来到了县医院。进了县医院一看，整容室门口人还不少，过去我以为象我这种没鼻子的很难得，后来这么一看，敢情这个队伍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呢。

乙　嗨！整容可不都是有点毛病嘛。

甲　就是。你看，在我身后排队的有个姑娘，她怎么长得眼睛、鼻子、嘴都快到一块儿了。

乙　怎么这样呢？

甲　那是用火烧的。姑娘她们生产队着火了，姑

娘看到以后，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用肩膀顶住了房柁。那个房柁是木头的呀，多沉不说，上边还有火呢，国家财产抢救出去了，结果，塌下房柁上边的火，把姑娘的脸给烧伤了。

乙　这姑娘是位英雄啊。

甲　就是啊。

乙　你怎么知道呢？

甲　我这儿正排队呢。姑娘她问我："哎，同志，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我一想：我就是几年前在公社里领过一回奖状出过村啊。

乙　是不是在那个劳模会上？

甲　我也问她呀："是在那个发奖状的会上吗？"姑娘说："哎，对对对，你上去领过奖状。"

乙　噢，认出来了。

甲　"噢，认出来了？！嘿嘿，你别看年头多，我有特点，比较好认。"

乙　嗨，他还挺实在。

甲　我看到姑娘脸上的伤，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呀？姑娘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说，哎呀，我太感动了。你说这姑娘有多了不起呀，论岁数，跟我差不了多少；论个头儿，她没有多高。可是你说，哎呀，那房柁多沉，她怎么……哎呀，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当时我从心里头，我对姑娘产生了一股劲儿。

乙　哈哈，你爱上她了。

甲　你说什么呢？

乙　你爱上她啦。

甲　你这么大岁数了，说话怎么一点涵养没有，刚一见面，你怎么就爱人家呀？！

乙　你不是说吗，你对她……从心里头产生了一股劲儿。

甲　那也不是爱呀。

乙　那是什么？

甲　那就是……我有鼻子吗，我就爱？！

乙　你不是看鼻子来了吗。

甲　那也不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呀。我说："哎呀，姑娘你真了不起，你到我前边来看吧，你别推了，你比我伤重多了，你……你看我没什么，这个……哎，那个你结婚了吗？"

乙　哎，你问人家这个干什么？

甲　我想，她要结婚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乙　你还是爱上人家了。姑娘怎么说？

甲　"瞧你说的，还结婚呢，我刚二十三岁，连对象都没有。"我一听她没有，我一想，我也没有啊。我赶紧把姑娘让到了前边儿。

乙　嘿，把他乐的。

甲　姑娘转过头告诉我："你看咱们这个丑样子，谁能看上咱们呢？"这句话我不愿意听了，我

说："什么叫丑呀？什么叫美呀？啊？！光从外表能看得出来吗？他们了解你吗，对不对？我怎么一见面儿听了你这事儿我就爱上了……"

乙 嗯？

甲 嘀，我差点说出来。

乙 你留点神呐。

甲 轮到我们两个人看病，大夫把我们俩全留在了医院。

乙 住院了。

甲 第二天早上，护士用小车推着我"吱扭、吱扭"来到一个大房子里头，给我打了针，消了毒，这医生胆儿可真大，拿着刀子、剪子冲着我脸（唱）"进、进、进！"就过来了。

乙 那是动手术。

甲 对，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等醒了以后，脸上缠上了厚厚的纱布。

乙 手术动完了。

甲 我就这么等啊，等啊，等了一个星期，护士把纱布给我解开，拿镜子我这么一看：哎呀，老同志，我有鼻子了！正长在眼睛和嘴中间这块儿。

乙 鼻子可不都长在那儿嘛。

甲 高兴得我撒腿就跑啊。

乙　你干什么去？

甲　我找那姑娘去。

乙　你找人家姑娘干什么呀？

甲　我说说我们俩人的事儿去。

乙　你等好了再去嘛。

甲　我怕她着急呀。

乙　人家着什么急呀？

甲　我们俩人的事儿你管不着。

乙　嘿！好，去吧。

甲　到了姑娘的病房，我询问了她的伤情，我们俩人就聊开了，聊了没一会儿，嘿！姑娘心领神会。我们俩人你有情，我有意，聊来聊去……她也不愿意我走了，我也舍不得走了，从早上一直聊到晚上。你看，我们俩人这事儿，八字还有一撇了。

乙　这可真是好事呀。

甲　高兴得我对姑娘说："姑娘，你就是心儿里美。"

乙　萝卜呀？！

甲　"不是，你就是心灵美。"

乙　对。

甲　"我得向你学习，以后你到我们队上看看，咱们互相会了解的。我说，哎呀，说什么好呢？真没想到在这儿会认识上你。哎，你别着急，

你脸上的伤会好的，你看我鼻子都长上了，说话声也正常了吧？不信，拿下来你看看。(动作)哎哟，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我把鼻子给揪下来了。

乙 嗨，你快安上呀。

甲 安上以后不行，还得弄下来。

乙 怎么啦？

甲 那窟窿眼儿冲上了。

乙 你快找医生看看吧。

甲 赶紧找医生给我检查了一番，告诉我一个消息——

乙 什么消息？

甲 “这个手术没有成功。”新安的鼻子报销了。(哭腔)

乙 唉，手术失败了。

甲 当时我舌头根一酸，就掉了眼泪了。

乙 对，嗯？！怎么是舌头根一酸呢？应该是鼻子一酸。

甲 我有鼻子吗，我就酸？

乙 哎哟，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一次不成，还有第二次嘛。

甲 人家医生也是这么说呀。医生可真有办法，

从附近的解放军医院又请来几个高明的大夫，坐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鼻子小组。他们提出了口号：要为人民造福，为病人解除痛苦。他们没白天带黑夜的研究，人都瘦下去了，我看不过去了，我劝他们。

乙　怎么劝的？

甲　我说："那什么……大夫同志们，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看，这主要怪我自己不好。"

乙　怎么怪你呢？

甲　"我主观上不努力，长了好几年也没把鼻子长出来。"

乙　嗨，那是努力的事吗？

甲　"你看，你们这事儿我也帮不上手，那个……你们那个牲口棚在哪儿呀？"

乙　干嘛呀？

甲　"我帮着你们喂牲口去吧。"

乙　嗨，医院哪儿来的牲口棚啊。

甲　转身出了门，碰见姑娘来看我。

乙　她也关心你呀。

甲　我心里很懊丧啊，我对她说："你还来看我呢，我都没鼻子了，咱们俩吹了吧。"

乙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甲　姑娘生气了："你说什么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你不是讲过吗，什么叫美？心灵美才

是美。你长得再好看，心灵丑我还看不上你呢！我们生活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一张脸上吗？那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奋斗的基础上。你怎么能这样呢？"她一拉我手"你怎么能这样呢？"哎呀，当时也不知怎么，我心里暖乎着呢。

乙　你看人家姑娘说的多好啊。

甲　我正高兴呢，回头一看，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人家大夫在旁边看着呢。

乙　那你就快介绍介绍吧。

甲　我赶紧介绍，我说："大夫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

乙　嗯？

甲　"病友。"

乙　噢，对，一块儿看病的病友。

甲　"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一聊。这不是前几天聊了几回，基本上已经定下了我们两个人——"

乙　啊？

甲　"以后工作的计划。"

乙　噢，好好干工作。

甲　"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认识时间不算太长，可是刚一见面，我就爱上了她——"

乙 嗯？

甲 "那种高尚的品质。"

乙 啃，还真有你的啊。

甲 大夫一听全乐了："哈哈，小伙子、姑娘，你们俩人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不错呀，你们脸上虽然有伤，但是你们的心灵很美呀，我们要用你们高尚的情操激励我们干好自己的工作。这不是，我们几个人都商量好了，决心研制出一个成功的鼻子，为你们两个青年人祝福啊！"

乙 多激动人心哪。

甲 过了没多久，他们研究有了成果，给我动了一个手术。嘿，安上了一个漂漂亮亮的铁鼻子。

乙 铁鼻子？

甲 啊，鼻梁骨是用铁丝窝的。从臀部这儿取下一块皮来，移植到上边，等长好了我拿镜子这么一看，嘿，你别说，咱们后边的皮还挺细发的。

乙 那是人家手术做得好嘛。

甲 那鼻子长得别提多好看了，比我爸爸那个都强。

乙 是啊？！

甲 过了没多久，我鼻子长好了，姑娘脸上的伤

也好了。我爸爸接我们，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山东方言）"来，让爸爸看看，哟，别看是个铁鼻子，还挺'肉头'啊。"

乙　老头也高兴啊。

甲　我说："爸爸，您别摸了，摸掉了怎么办呢？我得感谢医院、感谢党，把咱鼻子给安上，过去说话呼齉齉，今天的声音多响亮。大夫同志，我要走了，为了检查一下效果，你们听我放声来歌唱！"

乙　要唱了。

甲　（唱）哎嗨，嗨嗨——说新人，唱新事儿，新事儿出在新社会儿。医院给我安了铁鼻子，咱鼻子里边有铁丝儿呀，有铁丝儿呀，依呀哎嗨，啊哎嗨，哇、哇、哇……

乙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甲　啊，我试试我这鼻音怎么样。

（此篇系与牛群、崔喜跃合作）

铁 饼 姑 娘

甲 “我想，今天我不介绍我自己。”

乙 介绍谁呢？

甲 “介绍一下她。”

乙 介绍我。

甲 “从表面上看，她岁数比我大。”

乙 大多了。

甲 “实际上，我比她岁数小。”

乙 跟没说一样。

甲 “她从来都不以老师自居。”

乙 都是同志嘛！

甲 “我们都叫她老大姐。”

乙 老大……这是说谁呢？

甲 “对了，我应该先介绍这位。”

乙 这才想起我来。

甲 “他这人脾气比较躁。”

乙 我是个急脾气。

甲 “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乙 肚子里存不住。

甲 “就是心直口快。”

乙 不会耍心眼儿。

甲 “大家多原谅。”

乙 多包涵一下。

甲 “谁让他是我亲哥哥呢。”

乙 噢，介绍他哥哥呢。

甲 “先不说我哥哥。”

乙 你爱说谁说谁吧。

甲 “介绍下我旁边这位。”

乙 这才轮着我。

甲 “他对我业务上帮助很大。”

乙 这可是谦虚。

甲 “鼓励我为四化刻苦训练。”

乙 也是互相鼓励。

甲 “让我学习女排为国争光。”

乙 我们都要学习女排精神。

甲 “当然，他也有缺点。”

乙 人无完人嘛。

甲 “不信大家看看他，仔细看——”

乙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这有什么呀！

甲 “你们说，他哪一点招人爱呢？”

乙 我让你爱我了？

甲 “可我为什么爱他呢？”

乙 那哪儿知道哇。

甲 “是他主动追我。”

乙　没那事，我追得上你吗？

甲　“我一个女同志，在那种……”

乙　你等等吧，你说什么呢？

甲　我这是学我妹妹的一次讲话。

乙　我说听着糊涂呢！你妹妹是谁呀？

甲　这您都不知道？她是一位著名的铁饼运动员。

乙　叫什么？

甲　老疙瘩。

乙　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儿？

甲　起这名儿有一段故事。

乙　怎么回事？

甲　小时候，我伤过我妹妹的自尊心。我们几个小男孩儿总爱上山上玩儿去，她也非要去，不让她去，她就哭：“哇——哇——”

乙　哟，怎么这声儿？

甲　那时她刚三个月。

乙　嗐，那是去不了。

甲　等大点了，我们“红领巾”班给军属大娘挑水扫院子，她跑前跑后地跟我们捣乱。

乙　她是想帮你们一起干。

甲　气得我说：“去！去！你是男的吗？这是小小子儿们干的活儿，你们小丫头干不了！”

乙　你妹妹呢？

甲　我妹妹不听那，两只小手拎起水桶：（唱）

“小姑娘那么呼嗨，也能干那么呼嗨，手也使劲儿，脚也使劲儿，肚子也……也使劲儿那么呼嗨！”

乙 噢！都压这样了。

甲 你还别说就这样，拎着半桶水“咚”一下——

乙 水进缸了！

甲 她进桶了。

乙 栽水桶里去了？

甲 这次没露脸，打这儿还长脾气了。谁说她是小姑娘就跟谁急。

乙 那着什么急呀？

甲 “谁是小姑娘？谁是小姑娘？”

乙 你是小姑娘。

甲 “你才是小姑娘呢！”

乙 我怎么是小姑娘？

甲 “你还留俩小辫儿呢！”

乙 哪儿呢？

甲 “这不是，这……哦，这是耳朵！”

乙 嗐，小姑娘有意思。

甲 上了学这脾气还没改，成天磨我妈：“妈，妈，我哥哥老看不起我们女孩子，您想法把我变成男的吧！”

乙 那哪儿变得了！

甲 “变得了！”

乙　怎么变？

甲　“您就象电影里边儿那么变。”

乙　电影？

甲　“我看您跟那女的长得差不多。”

乙　谁呀？

甲　“就是那手使双剑，一会儿变老头，一会儿变老太太，让孙悟空打死的那个！”

乙　噢，白骨精呀！

甲　您挺象的！

乙　你才象呢。

甲　“这次我们班考试，头五名都是我们女同学。”

乙　这不是不错吗？

甲　“可男同学欺负我们。”

乙　怎么欺负你们？

甲　“他们老管我们叫‘五朵金花儿’。”

乙　那是夸你们呢！

甲　“夸我们不应该叫五朵金花儿。”

乙　那叫什么？

甲　“叫狼牙山五壮士。”

乙　啊，哪儿有那么叫的！

甲　后来，她把这几个小女孩叫在一起：“当男的劲儿大，当男的以后什么工作都能干。他们不让咱们当，咱们自己当。”

乙　自己怎么当？

甲　“谁大谁是哥哥，你大你是大哥，你是二哥，你是三弟，你是四弟，我最小。”

乙　你叫什么？

甲　“我叫榨菜……不是……叫苤蓝……不是……一般那咸菜似的那名字叫什么来着？”

乙　叫老疙瘩。

甲　“对，叫老疙瘩。”

乙　噢，这名儿就是这么起的。

甲　等上了中学，她们几个还偷偷地兄弟相称呢。没事我说她：“叫这名你们女孩也有了出息，老疙瘩，一天到晚球的呼的！”

乙　你也够能气人的。

甲　就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爱上了铁饼运动，练了没一年，愣让国家田径队挑走了。

乙　那说明她有发展呀！

甲　刚调走那几个月，和那几个小姐妹舍不得分开，老写信。

乙　互相鼓励。

甲　开头大哥二哥这么称呼，我妈误会了：“喝，姑娘，你可够意思，刚工作就搞对象，哥哥长哥哥短，一个不行你还勾着四个！”

乙　嗐！老太太误会了。

甲　“这写的什么这是？你瞧，连作梦都梦见和你们在一起，还亲……亲爱的，你都把我气

哆嗦了。”

乙　快解释解释吧。

甲　我一解释，我妈乐了：“真是，想当男的就当了？下辈子再说吧！”

乙　下辈子？

甲　我说：“不行，妈，下辈子她不准是什么呢，也许托生个酱黄瓜呢！”

乙　你就别捣乱了！

甲　来到运动队，我妹妹可出息了！

乙　是呀。

甲　她把争强好胜的劲头和破纪录、作贡献的理想连在了一起。人一天一天地大起来；成绩一天天地好起来。

乙　铁饼运动员训练够苦的。

甲　那当然，你看她们那腿肚子上的铁砂袋——

乙　多沉？

甲　十五公斤！手腕子上的铁砖头——

乙　多沉？

甲　二十公斤！单手托举那杠铃——

乙　多沉？

甲　五十公斤！俩手指头拉那弹簧——

乙　多沉？

甲　八十公斤！一个手指头捅我一下——

乙　多沉？

甲　五分钟没喘上气儿来。

乙　好嘛，让你再看不起女同志！

甲　我妹妹是铁饼不离手，走道转着走。

乙　转着走？

甲　这是扔铁饼的基本功，一个三百六十度转体，铁饼扔出去，又远又准。

乙　下功夫呢！

甲　上街也转，买东西也转，都入迷了，上副食店排队买肉，脑子一走神儿：360°——转——转到买酱油那队上了，又一琢磨，360°——转——转到买菜那队上了，一上午绕了六圈，她自己还纳闷儿呢："我怎么老排不到头呀？"

乙　谁让你老转来着。

甲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连续三年打破全市的记录，被评为全市的青年突击手。

乙　出成绩了。

甲　可这时候，有一件事闯入了我妹妹的生活中。

乙　什么事？

甲　有个小伙子，听了我妹妹在突击手座谈会上的讲话，爱上了我妹妹。

乙　小伙子是谁呀？

甲　是过去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身材比较瘦弱，说话细声细气，跟姑娘似的。

乙 你妹妹二十多岁，交朋友可以了。

甲 可她没思想准备。有一天，回家的路上，小伙子等着了她，要送我妹妹回家。小伙子说："你一人儿回家，道儿挺黑的，半道要有坏人，我打他！"

乙 哟，就这样，还打人家呀！

甲 因为过去也认识，我妹妹也没介意，走着走着，小伙子问："我们交个朋友行吗？"我妹妹一听："交什么朋友？""就是那个那个朋友，你有吗？"

乙 你妹妹怎么说？

甲 我妹妹一听就明白了，问他："干嘛和我交朋友？""因为，他们都说我象姑娘，我得改改这个毛病，想找你学点男子汉的性格。"

乙 好嘛，找姑娘学男子汉性格。

甲 他说完，我妹妹"扑哧"乐了。这一乐，小伙子来劲儿了，哼上评戏了："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

乙 唱呀！

甲 他拿眼瞅我妹妹。我妹妹说："我叫老疙瘩！"

乙 嗜！别提这名儿。

甲 小伙子一听："他的名字叫老疙瘩——你怎么叫这名儿呀？"

乙 你妹妹怎么说？

甲 “咱练了一身肉疙瘩，手里拿着铁疙瘩，跟谁都不结疙瘩，你说我象不象疙瘩！”

乙 嚄！

甲 小伙子都吓懵了：“噢，对。疙瘩，疙瘩！”他走了。

乙 嘿，真有意思！

甲 星期天，我正给我妹妹烙饼吃呢，我妹妹跟我一说这事儿，我来劲儿了：“怎么样？你们女的不行，一结婚，一生孩子，还什么‘事业’呀，‘未来’呀，完啦！”

乙 你又气上人了！

甲 气得我妹妹说：“少废话！再看不起我，我还拿手指头捅你肋条骨！”

乙 多厉害！

甲 “说真的，哥哥，过去我想当男孩子，不过想有点气魄，干出点事业来；青年人都有个大目标，个人的事情，服从为革命作贡献这个大目标也不是坏事。不过我得学习人家孙晋芳、曹慧英，为国家争荣，自己的事一推再推，多棒呀！个人放一边，向纪录冲刺，360°，转体，日欧——”我一看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她把我刚烙的那张饼，隔窗户扔出去了。

乙 把烙饼当铁饼了？

甲　就听“哎哟”一声，正砸在一小伙子头上。

乙　谁呀？

甲　就是我们那同学。

乙　嘿！这巧劲儿。

甲　我赶紧出去给人家道歉：“对不起，我妹妹练扔饼来着。”

乙　小伙子怎么说？

甲　“哟，这是饼呀？我当是锅盖呢。怎么烙这么硬呀，下回您多放点起子吧！”

乙　看样子疼得够呛。

甲　我妹妹也跑出来了，小伙子一见：“说实在的，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可不是那种没理想的青年。我实在是听了你为祖国作贡献的愿望，还有你那男子汉的气魄，受了感动！我绝不是一时冲动，你想呀，你这么棒，我这么单薄，要是思想不一致，在一块儿，甭说打架，你扔块烙饼，还砸这么大个包呢！”

乙　小伙子挺实在。

甲　“再说，我说交朋友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当然通过这样也可能那样，也许你一听那样，就不这样，所以咱们先这样，看看能不能那样！”

乙　这都说的什么呀！

甲　“刚才听你们那话，我真受教育了，你看这是

我给你写的一封信，我现在就把它撕了。”

乙　写好的信别撕呀！

甲　“得撕，现在咱们还不是时候。”

乙　写的什么你念念！

甲　“甭念了，不好意思。”

乙　没事儿，家里没外人，念念吧。

甲　“别笑话我，我小点声念。”

乙　行！

甲　（小声地）“亲爱的铁饼姑娘——”

乙　什么？

甲　“我说她铁饼扔得真强！”

乙　噢。

甲　“我向你吐露爱情。”

乙　什么？

甲　“我说她体格还行。”

乙　噢。

甲　“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

乙　什么？

甲　“我说我们以后要好好比一比。”

乙　噢。

甲　“将来一定会有幸福。”

乙　什么？

甲　“我说成绩面前永不糊涂！”

乙　合着我一句没听清。

甲 “好了，好了，不念了，扯了，扯了，都不好意思了。”

乙 别说，小伙子心还挺诚实的。

甲 把我和妹妹都逗乐了，我妹妹爽快地伸出手，“行，咱们交个朋友吧，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不过为祖国事业奋斗，都得拿出点硬邦邦的劲头来，你看你说话那样：‘这样，那样，’气短的都能把人给憋死！”

乙 你妹妹真够直率的！

甲 打这儿以后，小伙儿也不露面了，经常给我妹妹寄点东西。

乙 寄什么？

甲 有身患癌症的女武术教练，为革命传艺的事迹；有女排为国争光的豪言壮语；有全国人民写给足球运动员的信摘。

乙 真是革命的友谊。

甲 我妹妹把这些全贴在床上，墙上，让英雄的语言激励自己。她练习得更刻苦了。白天练，晚上练，走路练，睡觉练。

乙 睡觉练？

甲 作梦体会要领呀。嘴里喊着：“向女排学习，唰——”“向郎平看齐！唰——”“向世界纪录冲刺，唰——”一夜好几次，没几宿，旁边就没人睡了。

乙　怎么？

甲　都被她打跑了！

乙　好么！

甲　汗水换来了进步，理想激发了力量，没多久，在全运会上，我妹妹一举冲刺打破了全国纪录。

乙　嘿！出成绩了。

甲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为我妹妹开了个小型庆功会。我妈，我，我的同学，我妹妹的教练，还有那个小伙子，全来了。

乙　真够热闹的。

甲　我妈妈也讲话，我妹妹也讲话，教练也讲话，就单那小伙子一言不发，光坐在那儿乐。

乙　他更高兴呀！

甲　我说："妹夫。"

乙　这就叫开了。

甲　反正早晚那么回事。我说："妹夫，你也说两句吧。"

乙　他说什么？

甲　"我甭说了。"

乙　说说吧。

甲　"多不好意思。"

乙　嗨，不要紧的。

甲　"那我就说了。"

乙　你大声儿说。

甲　（趴在乙耳边儿嘀咕）

乙　你这斗蛐蛐哪！

甲　嗨！这是我妹夫跟我妹妹说悄悄话哪！

乙　还挺神秘。

甲　我说："哎呀，小妹，你耳朵被妹夫……咬……掉了！"

乙　你怎么这声了？

甲　我妹妹又捅我后腰一下。

乙　又岔气了！

甲　原来是小伙子要告辞。

乙　那干嘛还小声儿说呀？

甲　他想让我妹妹出去送送他。

乙　那应该。

甲　两人漫步在绿荫成行的河边，柔情蜜意边走边谈……

乙　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甲　我跟着他们来着。

乙　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偷听妹妹谈恋爱！

甲　不是，我是怕我妹妹回来晚了不安全，又怕他们发现了我不好意思，所以我才悄悄跟着的。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只听我那妹夫哆里哆嗦地说……

乙　哎，干嘛还哆里哆嗦的说话呀?

甲　他激动啊！我妹夫哆里哆嗦地说："疙瘩姐——"

乙　疙瘩姐?

甲　我妹夫在我妹面前老跟小弟弟似的，后来跟我妹妹一打听，敢情没人的时候人家俩都这么称呼。

乙　是呀！

甲　"疙瘩姐，你说，咱们都老大不小的了，那个……不那个?"

乙　哪个呀?

甲　"那个。"

乙　嗬，还不好意思哪！

甲　只听我妹妹说："我想……先不那个，咱们都还年轻，先不忙那个，应该先这个，再那个，要光想着那个，就会影响这个，一心想着这个，将来一定那个……"

乙　行……，什么"这个""那个"的，我都听糊涂了。

甲　这还不明白，"这个"是事业，"那个"是结婚，我妹妹要以事业为重，暂不考虑婚事。

乙　好嘛，谁懂呀！

甲　小伙子一听就急了："那咱们先登了记行不?"

乙　还是个急性子。

甲　只见我妹妹把脸一绷，说了四个字。

乙　“我不愿意！”

甲　“明天登记”。

乙　嘿！

甲　一句话，我妹夫就扑过去了！（闭眼）后来的事情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乙　你死过去了？

甲　你才死了哪！

乙　不是你说的吗？

甲　我没好意思看。

乙　你还不好意思哪！

甲　后来我一看，喝！人家俩手拉手，又转圈，又跳舞，又唱又笑的，把我都感染了！我不知不觉一直走到他们身边，他们连眼角都没睒我。

乙　都陶醉啦！

甲　我仿佛看到我妹妹在向世界纪录勇敢地冲刺，我仿佛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广场，我仿佛看到我们整个青年一代正向着四化的大目标迅跑！祖国，为您的儿女骄傲吧！我激动万分，热血沸腾，一个猛子就扎河里去了！

乙　哎，你怎么跳河呀？

甲　哪儿呀，是我妹妹把我撞下去的！

（此篇系与刘青合作）

莫 迷 信

甲 近来社会上风行着一种饮料叫“红茶菌”。

乙 对，很多人家都会培植。

甲 泡好了，喝到嘴里甜丝儿丝儿的。

乙 跟酸梅汤似的。

甲 喝“红茶菌”的好处，很多资料都有介绍。

乙 怎么介绍的？

甲 在苏联高加索地区有个村庄，百分之十以上的老人，都活过了百岁。

乙 据说就是长年饮“红茶菌”的结果。

甲 你看，经常喝“红茶菌”能使人长寿。

乙 还真有好处。

甲 日本有个电视女明星由美惠长了一脸粉刺。

乙 那多难看哪！

甲 咱们平常都管它叫“青春美丽疙瘩豆”。

乙 嗐，美丽豆也影响化装。

甲 也不好看哪！

乙 就是嘛。

甲 后来她每天空着肚喝“红茶菌”，喝了六个月，脸上的粉刺全部消失了。

乙　嘿，能治皮肤病。

甲　我很感兴趣，就注意观察。哎，我们街坊也有人能够证明。

乙　谁呀？

甲　我们同院的一位老大爷。

乙　得的什么病啊？

甲　跑肚。

乙　这种病可不好受了。

甲　上半宿跑了七八次。

乙　跑肚嘛！

甲　一想，也喝“红茶菌”吧。

乙　对，喝点儿吧。

甲　抱起一罐子来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哎，结果，半宿就去了一次……

乙　不跑了？

甲　蹲厕所里出不来了。

乙　这……不是喝“红茶菌”了吗？

甲　眼神儿不好，没看清把一罐子鱼虫儿给喝了。

乙　咳，看清楚了再喝呀？

甲　“红茶菌”只能说是对人身体有益的一种饮料。

乙　这么认识就对了。

甲　现在市食品公司生产的一种饮料，一听这名儿就让您爱喝。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师傅，您来一杯这个喝！

乙　这是什么呀？

甲　这叫“康寿乐”。

乙　唉，健康，长寿，快乐。

甲　对！来一杯吧！

乙　我喝一杯。

甲　您再来一杯这个……

乙　这是什么呀？

甲　这叫“抽瞪完”。

乙　抽瞪丸？

甲　喝了之后，让您抽筋，瞪眼，玩完。

乙　那，我不喝了。

甲　您看，这个名字，就抓住了人们的心理。

乙　一听这名儿就不敢喝了。

甲　“红茶菌”用的名字是“康寿乐”。希望健康、长寿，这是人们正常的心理。

乙　这么好的日子，谁不想多活几年哪！

甲　但是对这方面不能迷信。我们吃过亏呀。

乙　这方面有过教训。

甲　以前流行过什么凉水疗法。

乙　喝凉水只能使人闹肚子。

甲　过去还有什么打鸡血。我们院的大爷也赶上了。

乙　哎，就是闹肚子喝鱼虫那大爷。

甲　对，脖子受风，落枕了。

乙　那不算病，过两天就好。

甲　他着急呀，同院老奶奶过来劝他："大兄弟，打鸡血，买只鸡把血抽出来，打进去就好。"

乙　老大爷同意吗？

甲　老大爷没说什么。我们几个小弟兄倒是同意他打。

乙　为什么呐？

甲　平常老大爷待我们几个人好极了，特别疼我们。他要打鸡血，我们就能吃鸡肉。

乙　好嘛，你们解馋呐！

甲　那时候鸡也不好买，我们跑到郊区才把鸡买着。

乙　那就打去吧。

甲　大爷在前边走，我拎着鸡在后边跟着。

乙　得陪着去。

甲　到了医院门口一看，嗬，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乙　打鸡血也得排队。

甲　找了个队排上，大家往前走，老大爷歪着脖子在后边跟着走。

乙　挨个儿来嘛。

甲　走着走着，一看，出医院大门了。

乙　出来了。

甲　再往前一看，不对，怎么到天安门了？

乙　怎么跑那儿去了？

甲　细一打听，赶情跟错了队啦。

乙　这是什么队呀？

甲　人家是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队。

乙　什么队都跟呐！

甲　老大爷说：“你看这歪脖子多耽误事。”

乙　快回去吧。

甲　回去接茬儿排队。到了下午，好不容易才轮到了，把鸡血抽出来，打进去，完了我搀着大爷往回走。

乙　效果怎么样？

甲　回到家不一会儿，就看老大爷这脖子慢慢、慢慢地，哎，正过来了。

乙　真好了？

甲　脖子是正过来了，可说不出话来了。

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甲　我赶紧叫：“大爷，大爷，您快出声儿！”

乙　快出声儿！

甲　就听大爷“咯、咯……”

乙　怎么这声儿了？

甲　大爷，您觉着怎么样，您说出来？

乙　对，快说出来？

甲　“咯咯咯——”



乙　怎么？要打鸣啊？

甲　我一想：坏了，刚才买的这鸡也没检查，别再是个瘟鸡。

乙　哎呀，要传染上鸡瘟可不好办了。

甲　赶紧又掐脑袋，又拔罐子，好半天大爷才算说出话来。

乙　能说话就好了。

甲　脖子又歪过去了。

乙　来回折腾啊！

甲　这时候，老奶奶又过来劝来了："大兄弟，打一回不行，那得连着打，得打几个疗程才行哪！"

乙　还得接茬儿打。

甲　第二天又去打，第三天也打，等到第四天上，脖子能活动了。

乙　可算好了。

甲　活动是活动，一活动起来就没完。

乙　老活动啊？

甲　一摇晃就是四十多分钟。

乙　那脖子受得了吗？

甲　后来我们哥儿几个一想：不能听老奶奶的了。

乙　别迷信了。

甲　当时外边正流行着一种甩手疗法。我们就劝大爷："您还是做甩手疗法吧！"

乙　对，活动活动也好。

甲　这老大爷干什么都爱上瘾，整天价摇晃着脑袋，甩着手在院里头转。老奶奶一看纳了闷啦！

乙　她纳什么闷呀？

甲　"大兄弟，你不是打的鸡血吗，怎么变鸭子了？"

乙　嗐！

我 的 改 革

甲　一上台我这气大了。

乙　怎么了？

甲　刚才那位演员上台，那么多乐队全在这儿给他伴奏。怎么到我这儿呼呼啦啦全下去了？

乙　人家刚才那是独唱，当然得要乐队了。

甲　我也唱呀，你瞧他们看见什么了，全下去一个也不留。

乙　谁知道你要伴奏呀。

甲　没伴奏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人唱：抖来米，炒辣子鸡。

乙　辣子鸡？

甲　米来抖，红烧肉。

乙　红烧肉？

甲　辣子鸡一毛七，红烧肉一毛九。

乙　倒是都不贵。

甲　米发梭，来一口，发来抖，我没有。

乙　没有唱什么？

甲　来米发拉西梭抖——

乙　你别拉腔了，唱什么呢？

甲　这是创作歌曲。

乙　谁写的？

甲　我。

乙　叫什么名子？

甲　《小炒》。

乙　什么叫《小炒》呀？

甲　你学习不学习？

乙　学习呀！

甲　跟不跟形势？

乙　跟形势……就炒辣子鸡呀？

甲　现在搞改革了，不让吃大锅饭了，你不练练小炒行吗？

乙　我怎么听得稀里糊涂的？

甲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乙　你是演员。

甲　歌唱演员。

乙　唱歌的？

甲　合唱团的。

乙　你唱什么声部的？

甲　声部是什么东西？

乙　怎么连这都不懂？就是高音、中音、低音。

甲　噉，这个。我是：高音上不去。

乙　低音？

甲　低音下不来。

乙　中音——

甲　中音够不着。

乙　高不成，低不就，够不着。那你怎么进的合唱团？

甲　我还干了二十多年了！

乙　是呀？

甲　你别惊奇。刚开始我嗓子不错，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分岔了。

乙　分岔儿？

甲　呵，人家唱歌："啊——"往上走，我一唱："喂——"奔两边儿去。

乙　您瞧他怎么练的。

甲　就为这么点小事领导让我改行。

乙　合唱团的没好嗓子这还是小事？

甲　我说没门儿，我考上文工团就吃上文工团了！

乙　你找不着声部怎么唱呀？

甲　我就找跟我个头差不多的，往他边上一站，他唱什么我唱什么；他要是嫌我吵得慌，我光嘎吧嘴不出声！

乙　老不出声？

甲　偶尔也出两句。

乙　怎么唱呀？

甲　好唱，给你学学：公社……长青……社员……向阳……知道的我是唱合唱呢。

乙　不知道呢？

甲　以为我接触不良。

乙　我看也象断电。就这样你干了二十年？

甲　咱们是二十年如一日，小车不倒只管推。

乙　混日子。

甲　合唱又不是一个人。

乙　纯粹滥竽充数。

甲　我们领导也这么说我。这不，最近要改革了，非要进行业务考核，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下台吗？

乙　你光嘎吧嘴不出声，凭什么不让你下台？

甲　没那么容易。反正现在我看透了。

乙　看透什么了？

甲　现在是退休嫌我小，提干嫌我老，嘿嘿，我混两年拉倒。

乙　还是混。

甲　我找领导提意见去："你们搞改革我支持，你们嫌我嗓子不好我可以不干，我当指挥行不行？"

乙　指挥你干得了吗？

甲　闭着眼就干了！

乙　瞎指挥呀？

甲　我练过。

乙　练过指挥？

甲　练过鹤翔庄。

乙　嗐，那有什么用。

甲　反正都是动胳膊、动腿儿。

乙　得了，你别动腿了，再动就把谱台踢倒了。

甲　我不用那个。

乙　你也不认识。

甲　你别看不起人，合唱团的不认谱？不就是那蛤蟆蝌蚪吗？

乙　嗐，那叫五线谱。

甲　我知道叫五线谱，我怕说五线谱你听不懂。

乙　他还照顾我。

甲　我给你念念：抖来米——

乙　还是那炒辣子鸡。

甲　这是我的创作。

乙　你还会创作？

甲　自谋生路吗。搞改革了，你得琢磨琢磨干什么能来点钱呀。

乙　净想钱。

甲　我看他们作曲家不错，没事往屋里一坐，把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回那么一折腾，画点杠，画点道，抄好了寄到报刊杂志一发表，过两天有人给他们寄钱。

乙　你就看见钱了，人家那是作曲。

甲　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作。

乙　你也作曲。

甲　啊，那天晚上我试了试，嘿，一晚上我写出六个。

乙　六个？

甲　当然不见得全行，蒙上哪个是哪个。

乙　还是蒙事。

甲　写好了拿给编辑一看。

乙　怎么样？

甲　编辑说一个都不行。

乙　我看也不行。

甲　我急了，您说有这样的吗？唱歌说我不行，指挥不让我当，作曲也说我不行，我什么行？

乙　你问谁呢？不说你水平太差了。

甲　差我也不是差一年半年的了。

乙　那还光荣呀？

甲　你们搞改革，不能让我没工作呀。

乙　你可以学习嘛！

甲　学习给多少补助？

乙　你怎么老想钱呀？

甲　那让我怎么学？

乙　从头儿学！

甲　我这么大从头学，上一年级。背个小花书包，批准我入队，发个红领巾，这么粗的脖子，围得上去吗？

乙　谁让你上一年级了。

甲　那你让我学。

乙　加强基础知识学习。

甲　那是学员干的事。

乙　那你干什么？

甲　我搞改革。

乙　改革？

甲　我一人唱合唱。

乙　一人唱得了合唱吗？

甲　二重唱。

乙　那是俩人唱的。

甲　我能出俩音儿。

乙　岔音儿不行。

甲　那我干“艺革办”。

乙　什么叫一个半呀？

甲　“艺革办”你都不知道，艺术改革办公室。

乙　敞，艺革办。

甲　对，艺术团体的咨询机构。

乙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问你？

甲　我告诉他们怎么改革！

乙　你行呀！

甲　改革啦！艺革办！多时髦！嘿！……

乙　这就美上了。

甲　我成立三个机构。第一个搞精简机构，第二

个搞经济改革，第三个搞艺术革命。我找两个秘书，三个创作员，四个衙役……

乙　你当县官。

甲　县官干什么？

乙　那要衙役干嘛？

甲　办事的衙役。

乙　那叫办事员。

甲　对，四个办事员……人还不能太多了，搞计划生育么。

乙　这都挨得上吗？

甲　我负责精简机构，我呢是司级局。

乙　开汽车？

甲　谁开汽车？

乙　你不是司机……

甲　司级局的干部。

乙　那叫司局级。

甲　对，我就是司局级的。哎，司局级一月挣多少钱？

乙　怎么又想上钱了？

朱

甲　科级是八十四，处级九十……

乙　又瞎想上了。

甲　瞎想？领导分给我办公室了。

乙　嗽，还给房了？

甲　三间大房让我负责，我一看挺宽敞的。门上

有一个木牌子，下边写着×××（演出者的名字），下边有五个大字。

乙 主任办公室？

甲 卫生负责人。

乙 嗐！

甲 我一看就急了。我找领导去，我说：我是搞前勤的，你们怎么让我搞后勤去了？

乙 领导怎么说的？

甲 “精简机构不能越简越多。你看让你学习你不学。体谅你，老同志多做点后勤工作，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分工负责了，把后勤工作做好，让同志们更好地进行工作！”

乙 这有道理。

甲 有什么道理，这是明显地不让我改革。

乙 你那叫什么改革？

甲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发扬大庆精神。

乙 大庆精神？

甲 我是先治坡，后趴窝。

乙 趴窝？趴窝你也孵不出来。

甲 我孵出来了。

乙 你真抱窝了？

甲 我还下蛋了呢。

乙 那是怎么回事呢。

甲 经济改革的计划我订出来了。

乙　他这计划都是孵出来的。

甲　我宣传经济改革，取得群众的支持。

乙　你怎么做？

甲　比方说看到您了，我就要宣传：×老师，您好。老没见您了，气色不错，真叫健康，很不错呀。

乙　你要说什么呀？

甲　您知道吧，最近改革了。

乙　各行各业都在改革。

甲　改革了，就是不让吃大锅饭了。大锅饭那危害性多大？您说这一大锅饭，把鸡呀、鱼呀、菜呀，全一古脑儿放在饭里让人吃，您说……

乙　怎么吃呀？

甲　也挺好吃的嘿！

乙　他还吃惯了。

甲　甭管这事了，我给您宣传一下改革。

乙　可以。

甲　改革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乙　怎么回事？

甲　改革了，说来说去，关键就是一个字。

乙　什么字？

甲　就是……（不好说出口）改革来改革去，主要为的是……（还不好说出口）

乙　为什么？

甲　这字儿还不好说。

乙　有什么不好说的？

甲　×老师，您比较了解我，我这个人是搞前勤的！

乙　你就是为了钱。

甲　对了，哎，您说什么呢？我说了半天有钱字吗？

乙　你就是那意思。

甲　你怎么知道的？

乙　你话里话外都带出来了。

甲　带出来……我也没说。我意思是改革了就是大家多搞一点……

乙　什么？

甲　改革是从整个来讲，从收入来说就是让大家兜里的……

乙　什么。

甲　哎哟，没这钱字儿，还真不好说。

乙　你就是为了这个。

甲　为了这个怎么了？钱多了不是坏事。国家也需要多收入嘛。我一改革，咱们就要照顾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

乙　你怎么照顾的？

甲　我的分配原则是倒宝塔型的。

乙　倒宝塔？

甲　对。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大头，然后……

乙　你等等，你这宝塔怎么两头大呀？

甲　枣核型的。

乙　枣核是两头小呀。

甲　你管他什么型的呢！到时候你这兜里就全塞满了，你多高兴呀。

乙　不高兴。

甲　你多满意呀。

乙　不满意。

甲　你多好呀。

乙　我不好……你才不好呢！

甲　我怎么不好？

乙　你为了钱，没人支持你这做法。

甲　这么大岁数有缺心眼儿的。

乙　你不缺心眼儿，你缺钱！

甲　每次谈话都这么崩了。

乙　没法儿不崩。

甲　搞精简机构领导不支持。

乙　你就为当官。

甲　搞经济改革群众不支持。

乙　你光为钱么。

甲　我不为钱，我搞艺术改革行不行？

乙　艺术改革？

甲　干出一番成绩，提高上座率，增加收入。

乙　又快转钱那儿去了。

甲　钱干嘛！专搞艺术，咱们创新。

乙　还搞你那《小炒》？

甲　你说那是内容，我着眼于形式。

乙　形式？

甲　你得分析观众喜欢什么形式？

乙　现在观众喜欢什么？

甲　喜欢听乐曲，音乐节目，喜欢动唤的！

乙　动唤的？

甲　一奏起来："嘣咔，嘣咔！"

乙　嗬！

甲　让那青年人在底下一听想 动 唤。"嘣咔、嘣咔！"（动作）

乙　这通乱！

甲　到时候，我一号召全练起来。

乙　练什么？

甲　小伙子弹弹六弦琴，老年人学学卓别林，个高的敲敲汽油桶，个小的敲敲洗脸盆。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这乱什么，这是钢鼓乐队，全是汽油桶做的。奏出来好听。

乙　什么声。

甲　咚、咚、咚、咚……

乙 哀乐呀？

甲 哪儿死人了？

乙 你奏的那是哀乐。

甲 错了。应该是：咚、咚、咚、咚……

乙 嗬！

甲 然后一敲洗脸盆：台台令台令令台！

乙 这是小锣！

甲 不对。吭才、吭才、吭才。

乙 吭才？

甲 不对……那洗脸盆什么声来着？

乙 没敲过。

甲 当走资派你不是敲一个多月来着吗？

乙 怎么这都想起来了？

甲 甭管什么声了，一奏起来那是何等的场面！

乙 你等等，你们是什么团？

甲 合唱团！

乙 合唱团练乐器干什么？

甲 何止乐器？为了搞钱什么都练。

乙 还练什么？

甲 男同志敲敲鼓，女同志跳跳舞，中年人练练小翻儿，老年人练练脚尖儿。

乙 再把脚崴喽！

甲 多时髦呀，到时候就该总结我的经验了。

乙 你还有经验哪？

甲　这叫：全面改革，合理经营，迎合观众，一专多能，改革新风，人人欢迎，我的主意，大家讲评。

乙　满嘴胡话，一事无成。

甲　你这两句还挺合辙押韵的。

乙　我说你一事无成。

甲　一事无成怎么讲？

乙　不懂呀？

甲　不是不懂，是听不明白。

乙　还是不懂呀。

甲　我听着耳熟，好象我们领导也这么夸过我。

乙　那是夸你吗？那是说你异想天开，走歪道，对改革是歪曲。

甲　谁歪曲了？

乙　你歪曲了。

甲　我不就是为大家多捞一点儿吗？

乙　你甭委屈，你就是为你自己多捞一点儿。

甲　我捞着什么了？改革都一年多了，我捞着什么了？我兜里全是空的。

乙　你满不了，光为钱呀？

甲　这个也说我为钱不对，那个也说我为钱不对。前些日子，让我卖节目单儿，干嘛还跟人家要钱呀？

乙　那是正当的。

甲　这就是正当的？卖了钱都归我。

乙　凭什么呀？

甲　那归谁呀？

乙　归国家。

甲　我的呢？

乙　你有工资呀。

甲　多劳多得的哪？

乙　卖个节目单怎么还多劳多得呀？

甲　那是多复杂的问题，你卖人一张二分，别人给你五分，你说……你……你找人三分不找？

乙　废话，他卖比印节目单都难。

甲　不能让领导唬住。人要有改革精神，卖节目单也得体现。

乙　那怎么体现呀？

甲　我是分清大小头，不许乱抽头，还得保证自己有赚头。

乙　我知道，你卖三分一张。

甲　那叫提价，不符合党的政策。该二分还是二分，一张二分，十张两毛，如数上交自己兜里还得赚点儿。

乙　那怎么赚呀？

甲　我把一张节目单儿撕两半儿卖喽！

乙　嗐！

想 入 非 非

甲　我这个人有个爱好。

乙　什么爱好？

甲　喜欢和别人研究、探讨艺术上的一些问题。

乙　这个爱好不错呀。

甲　您对艺术有研究吗？

乙　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甲　一窍不通？

乙　哎。

甲　那太好了！

乙　对……嗯？

甲　我就愿意和一窍不通的人一块聊。

乙　啊？

甲　人就这样。俗话说：不和明白人打架，专和傻子说话。

乙　这是怎么说话呢？

甲　说句老实话，我这个人艺术上有点天才。

乙　是呀！

甲　我感觉着我的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

乙　你长疮了？

甲　什么长疮，比喻懂不懂？身上有着艺术脓包。

乙　嗐，那是艺术细胞。

甲　对，艺术细胞。我最近学习了一些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细胞。

乙　你学习什么了？

甲　这不是最近看了一遍水许粱山。写得太好了，动人哪。

乙　你别动了。你看的什么书？

甲　水许粱山。

乙　行了。你先扫扫盲，把字认全了吧。

甲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乙　那是水浒粱山。

甲　我知道是水浒，一百单八将。可后来一看名才知道，人家写的是水许。反写的，有三点水。

乙　嗐，那字儿就念浒！

甲　不能吧？

乙　怎么不能，水浒那是水拍岸边的意思。

甲　对对，看完以后真受教育。

乙　受教育？

甲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乙　水浒里有共产主义？

甲　你别那么认真。我通过看书，我想，我也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干出点名堂。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青年人嘛，得有志气，得有理想，得有包袱。

乙　包袱？

甲　远大的包袱。一个人有大包袱，往前一走，嘿！

乙　别嘿了，非压趴下不可。那是抱负。

甲　对，抱负。

乙　你对什么有抱负？

甲　嘿！咱就说电影。咱们国家电影多落后呀，现在出这片子好些情节都差不多，写的那叫什么呀！这不昨天晚上看一个电影，今早上六个人在一起对，怎么也凑不起情节。

乙　怎么呢？

甲　把看过的电影全串一块了。

乙　情节雷同。

甲　人物也相仿。凑来凑去，主人公弄出十二个，六对恋爱的。三个右派爸爸，两日本妈，您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乙　全乱套了。

甲　我对电影界意见大了。什么百花奖、金鸡奖，我一个都不选。

乙　是呀。

甲　我关注的是国际奥斯卡金像奖。

乙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甲　那奖多威风。金像，小人头儿，金子的，往桌上一摆，嘿，您说那有半斤没有？

乙　你琢磨人分量干什么？

甲　这是个价值问题。金光闪闪，嘿！您说……咱能给它抢过来吗？

乙　人家让拿吗？

甲　你别楞拿，你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别让人看见，你就……

乙　我偷人家去？

甲　你这人没志气，老想偷人家。

乙　是我想是你想呀？

甲　我想咱们动笔写电影，拍电影，争取获奖。

乙　这雄心不小嘛！

甲　没跟您说，这就是包袱……不，抱负！

乙　在电影事业上你还有抱负？

甲　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我的处理作已经问世了！

乙　什么作？

甲　处理作。

乙　头一个就写处理的，便宜吗？

甲　什么便宜？

乙　处理的便宜。

甲　人家头一个剧本都叫处理作。

乙　那叫处女作。

甲　您净开玩笑，我是男的。

乙　男的也叫处女作。

甲　不瞒您说，我这第一部电影片子的主人公全选好了。

乙　谁呀？

甲　您。

乙　我？

甲　哎，咱们这是一鸣惊人的电影。目标就是世界金像奖。作品一出来就是放炮呀，我的创作打炮，您的表演放花。

乙　我们俩点烟火呢。

甲　您可以想一想，当您抱着金像奖站在国际大奖台上，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投来狂热崇拜的目光。然后，一拥而上，这个抱脑袋，那个拉胳膊，那个拽腿。

乙　要把我撕了？

甲　把您抛向空中，一扬，唔！十好几米。

乙　你可让他们接住喽。

甲　那时候，您就是最佳主角，最佳……

乙　你等等，你这片名子叫什么？

甲　《寡妇》。

乙　寡妇？

甲　通过主人公一个年青寡妇的遭遇，描写人生道路的祸福。

乙　我演寡妇呀？

甲　您怎么能演寡妇。

乙　你不是说我演寡妇主角吗？

甲　女主人公是寡妇。

乙　谁演？

甲　我准备请夏梦，您演得过夏梦吗？

乙　我也就是瞎蒙。

甲　您演男主人公。

乙　那是谁呀？

甲　寡妇的爱人。

乙　那倒……寡妇怎么还有爱人？

甲　嗐，她爱人去世了。

乙　嗽……我演死鬼呀？

甲　您怎么老说外行话？

乙　我不是演她爱人吗？

甲　未来的爱人——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乙　嗽，弹钢琴的。

甲　怎么样？

乙　把会弹钢琴改成会说相声成吗？

甲　说相声感动得了寡妇吗？

乙　音乐能感动。

甲　音乐的魅力呀。

乙　可我不会弹钢琴。

甲　那不要紧，我给您找替身儿。



乙　替身儿？

甲　这是电影术语。就是找人替您。您先坐那儿，只拍脸，不拍手，然后从脸上把镜头往下摇，照到手这儿换别人的手，人家弹完拍完以后，再照您脸，您假装弹累了，擦擦汗，擦汗会吧？

乙　擦汗、挠痒痒我倒是都行。

甲　主要是在音乐声中，让年青的寡妇看到您后一见钟情。

乙　看起来这寡妇眼神儿差点。

甲　怎么呢？

乙　就我这岁数，还能让她钟情哪？

甲　别看您现在这样，电影主要靠化装，一化装就年轻了。

乙　我这一脸皱纹，怎么也化不平呀？

甲　嗐，您看用手往上面这么一捋不就平了？

乙　噉，一捋就平。

甲　就是嘛。

乙　可一松手又出来了。

甲　人家化装师有办法。

乙　什么办法？

甲　用布条勒，用胶布往后抻，用曲别针儿、图钉……

乙　你这儿贴年画哪？

甲　您甭操心化装，这是小事。

乙　对，关键得看情节。

甲　这部片子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表现您顽强斗志的情节。咱们去掉俗套，全是实景拍摄，到深山老林去拍。惊险镜头：您与老虎搏斗，与大蟒同眠；睡一宿就找不着您了。

乙　我让蛇给吃了。

甲　它倒是想吃，一张嘴，您一闪身，三十米高的大树，噌！您窜上去了。

乙　我上得去吗？

甲　不上去不行。

乙　为什么？

甲　蛇在后边儿追您哪。

乙　弄那么玄干嘛？

甲　这叫险，以险取胜。让世界看看咱们中国的真正水平。外国有那么多树林子？

乙　外国没树林？

甲　他们全盖楼了。

乙　嗽。

甲　这部片子，还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烹调技术，影片将展现中国所有的名菜。

乙　都什么？

甲　甭打听，到时候您就吃，不吃白不吃。现在这些电影都不会发挥咱们自己的特点。

乙　你会？

甲　那当然了。宴席上一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水底鲜，嘀！鸡、鱼、虾……好家伙！欢蹦乱跳，全是活的。

乙　喂猫哪！

甲　鲜的有营养。

乙　那也做熟了再吃。

甲　您就摆出吃的劲头，摆出风度，扬着脖子，闭上眼睛，肚子里的往外翻，嘴里头的咽不下去。

乙 撑死啦！

甲 旁边儿打上字幕。

乙 什么字儿？

甲 马不吃夜草不肥。

乙 嗯？

甲 人不吃白菜不胖。

乙 嘿，还有广告。

甲 影片结尾推向高潮。

乙 什么结尾？

甲 科学幻想。您拉着一辆马车。

乙 有套吗？

甲 要套干嘛？

乙 我要驾辕，得有拉套的呀。

甲 这是升降机，一按开关，叮！咄！您上天啦！

乙 嘿！我成二踢脚了。

甲 呵，影片一成，告诉您，那时候，我就不是我啦！

乙 那你是谁呀？

甲 是谁呀，哼，你都猜不着。

乙 是呀？

甲 一个电影的成功奠定了今后的道路，我写什么各个刊物都抢着发，稿费源源不断，名气蹭蹭上涨。到那时候，还不能多写。

乙 为什么？

甲　物以稀为贵，话以少为佳。穿着上也得注意，有点大家的风度。记者的闪光灯前一定得注意神态。到那时候照相，眼睛一定得睁开，不能象睡不醒似的。您看，到时候眼光这样行吗？

乙　行，有点神经病似的意思。

甲　人家这儿说真的，您老开玩笑。

乙　不是开玩笑。我问问你，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

甲　我现在……做临时工吧！

乙　还没找到工作呢。

甲　领导说了，先让我当小工，干得好的话给我转正。

乙　那你这片子什么时候拍呀？

甲　别着急，顶多二十年……

乙　你歇会儿吧！再过二十年我八十岁了。

甲　那怕什么？俗话说：人生八十古了稀。

乙　哎，什么叫古了稀呀？

甲　这是古诗。

乙　那是七十。

甲　时代发展了，现在是八十古了稀。

乙　嗐，古来稀！

甲　甭管怎么说，作品一成功，人们对我的看法全都得改。

乙　怎么改？

甲　首先，我们工地临时工那班长的态度就得改。

乙　他怎么了？

甲　他对我态度可不好了，跟我说话从来是一个内容，老是一句话。

乙　说什么？

甲　“小×，干活去！”

乙　嗐，你干嘛老让人家叫。

甲　我那儿不是有事吗？

乙　你干嘛呢？

甲　我坐砖头上打盹儿呢。

乙　上班儿的时候睡觉？

甲　人家夜里忙着哪。

乙　写呀，编呀！

甲　哎呀，我都写出来了。

乙　歇，你都写出来了。

甲　没告诉您问世了，还给好些人念过呢！

乙　大伙反应怎么样？

甲　嘿，念完以后，大伙全瞪着眼看着我，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乙　那你还写什么劲儿呀？

甲　听不明白呀，我根本就不是给他们写的！

乙　你给谁写的！

甲　我给世界写的！

乙　你这目标够大的。

甲　那当然了，甭管别人说什么，我信心不动摇，奋战好几个月，初稿拿出来了。电影文学剧本。三百字的稿纸，整写了三页半！

乙　你这剧本才一千多字？

甲　写那么多干嘛，短小精悍。

乙　也太少了。

甲　我也是想多写。

乙　那就写吧。

甲　哪有那么多词儿呀？

乙　对啦！他连字还没认全呢。

甲　写完以后还有个难事呢？

乙　什么难事？

甲　您说这作者写谁。

乙　签你的名字。

甲　光写我人家不认识呀，我前边儿得加上个大作家的名字，后边儿再写我，咱谦虚点儿。

乙　嗽，那你加谁呀？

甲　我加呀……我加曹雪芹不合适吧？

乙　这你得问自已。

甲　我去，人家一个姑娘家，我一个小伙子。

乙　曹雪芹是姑娘家？

甲　不是吗？

乙　根本就不是。

甲　她嫁人啦？

乙　什么呀，人家是男的。

甲　男的我也不找。

乙　你也得找得着哇。

甲　你说这大作家真是，我加上你们名字有什么不好？你们也不动笔，我一人忙活。你们坐享其成。算啦！不写他们，名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要他们了。我呀，天塌下来一人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疤，好汉做事好汉当！

乙　玩命呢！

甲　唰，唰，签上我的笔名。

乙　什么？

甲　加里森！

乙　好嘛，敢死队！

甲　算您一个怎么样？

乙　不用，就写你一人儿吧。

甲　写完以后，剧本往大信封里一装，告诉您这可要出国啦！

乙　寄到国外去啦？

甲　寄电影厂。

乙　那怎么叫出国啦？

甲　这影响马上就出国，一拍成电影，我得准备准备。

乙　干嘛？

甲　上外国领奖去。

乙　嗽。

甲　一边想着出国，一边写好地址，信发出去半年多了，一点回音都没有。

乙　哟，这是怎么回事？

甲　我意见大了，上电影厂找他们讲理去了。

乙　讲什么理？

甲　我问他们究竟重视不重视！

乙　人家怎么说？

甲　话着脸问我是谁，我没给他们好脸儿。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问我的名字，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乙　你是谁？

甲　"我是寡妇"。

乙　嗯？

甲　"不是……我是《寡妇》的作者。"

乙　你倒说清楚喽。

甲　也别说，这稿子他们还真看了。

乙　他们什么意见？

甲　他们说这个稿子没有生活依据，凭空杜撰，作者缺乏写作基本常识，文化水平较低。您说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乙　那人家提的对不对？

甲　甭管对不对，对他们的看法，我提出了意见。

乙　什么意见？

甲　首先，他们不重视，我写得好不好两说着，他们干嘛拖这么长时间？你们说不能拍，也不怕，咱们不全拍不行吗？

乙　不全拍？

甲　啊，找点子人儿，弄个小机器，咱先拍个开头不行吗？好不好，你让大家先尝尝。

乙　吃上啦？

甲　你一点不拍也不要紧，你把本子给我寄回来，半年多不理我这碴。我多急呀。我一天上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

乙　也没你那么气迷心的。

甲　我说完以后，人没理我，把装剧本的大信封给我了，问我怎么寄。

乙　就按地址寄吧！

甲　我一看傻眼了，拿起信封就走了。

乙　怎么不讲理了？

甲　讲什么理？我地址写错了几个字儿。

乙　你住哪儿？

甲　北京西城新街口。

乙　你写的哪？

甲　北美西欧新加坡。

乙　净想出国哪！

甲　这不别人问我还出国不出国。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我说出是出，可不是出国了。

乙　那是——

甲　出口转内销了。

乙　嗐！

夸 家 乡

甲 这回，我想用歌声歌颂我们美丽的村庄。

乙 那太好了。

甲 （唱）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乙 好！

甲 （唱）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乙 词儿好！

甲 （唱）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乙 调儿也好！

甲 （唱）一片冬麦，

乙 麦子长得好。

甲 （唱）一片高粱，

乙 高粱长得也好。

甲 （唱）十里哟——

乙 十里好。

甲 （唱）河塘——

乙 河塘也好。

甲 您干嘛呢？

乙 你不是要歌颂你们村吗？

甲 啊。

乙　那我就夸你们村好。

甲　那您也不能那么简单。(学乙)"词儿好"、"调也好"、"十里好"、"河塘也好"。

乙　这不怪我。

甲　那怪谁？

乙　怪你！

甲　我怎么了？

乙　谁让你老唱歌的？歌是抽象的。你说那具体的，我就有词了。

甲　具体的？

乙　我们讲究的是语言艺术。只要是一说起话来，词儿就来了。

甲　是这话？那咱们就说说我们村儿，怎么样？

乙　太好了。

甲　又来了。

乙　呵不，你是哪个村的？

甲　我是西湖路村的。

乙　那离我们村不远。

甲　您也是西湖路村儿？

乙　我是架冬瓜村儿。

甲　我是马土豆村。

乙　我是紫茄子村。

甲　象话嘛！

乙　谁不象话？什么叫西葫芦村？

甲　西湖路！

乙　西湖路？

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粮食丰产，生活幸福，我们还要装扮美丽的家园。水泡子修建成人工湖，湖边处处垂杨柳，村中一条大路，走在上面就象漫步在西湖十里长堤，我们起名叫西湖路！

乙　我以为你们村净种西葫芦呢！

甲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这村由穷变了富，走上了幸福路。

乙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甲　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乙　多好呀！

甲　穷山沟变成米粮川。

乙　谁见了谁不说好呀！

甲　过去那老母鸡叫起来"咯咯大"……

乙　怎么这么叫？

甲　这冲人报苦呢："饿着哪！"

乙　连人的粮食都不够。

甲　现在您再听："咯儿，咯儿，咯儿！"

乙　这嚷嚷什么呢？

甲　"有精神儿！"

乙　连它这声都变得好听了。

甲　粮食连年丰收。

乙　真好哇！

甲　生活一天一天富裕。

乙　太好了！

甲　道越走越宽。

乙　好极了！

甲　您都没词儿了。

乙　多好哇！

甲　还好哪！

乙　怎么了？

甲　让大家听听，刚才自己吹，我们讲究的是语言艺术，一说起来词儿就来。刚才说了半天，您听您，多好呀，太好了，好极了，真好哇，一个好字儿来回翻。

乙　是好还能不说好。

甲　您是从事语言艺术的！我们祖国语言那么丰富，单凭一个好字儿来形容我们西湖路村，您不感觉到枯燥吗？不感觉到贫乏吗？您不感觉到单调吗？您不感觉到无味吗？！

乙　你撇嘴，把嘴撇后脑勺去！

甲　撇后脑勺干嘛？

乙　形容我们农村的大好形势，谁也离不开个好字儿！

甲　但是我就不单单用个好字儿。那么多形容词儿，那么多描绘的语言，能把我们村描绘得

比光用一个好字儿美得多！

乙　你甭吹！我问你几句，出不了五分钟，你就得说出来！

甲　十五分钟也说不出来。

乙　不信咱俩试试！

甲　好！

乙　小姜，听说你们西湖路村不错？

甲　跟你们架冬瓜村一样。

乙　谁是架冬瓜村？

甲　你不刚才说的。

乙　你甭提那个。要说你们村的日子可是太——

甲　不值得一提。

乙　你也别谦虚，三乡五里都夸你们村——

甲　象那么回事儿。

乙　你们村在你们那一带是个——

甲　穷山沟。

乙　那是过去。可现在的面貌简直是——

甲　跟报纸上一样。

乙　报纸上介绍你们村的文章写的可——

甲　让大伙爱看。

乙　一看那文章可——

甲　心里都明白了。

乙　一明白都觉着——

甲　心里清楚极了！

乙　我也清楚极了。没你这样的，报纸文章那么多我知道看的是哪篇呀？我问什么你得说什么。

甲　还有逼着人说的？来吧！

乙　要说你们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甲　富裕。

乙　富裕的原因是党对农村的政策——

甲　英明。

乙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夸党——

甲　伟大。

乙　你们村分田了吗？

甲　都包产到户了。

乙　庄稼现在长得——

甲　壮！

乙　一壮，到了秋这收成——

甲　强！

乙　一强这年景就——

甲　棒！

乙　那你们这一年干得太——

甲　够意思了。

乙　你也够意思的！

甲　告诉您，您问的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村村都有的。我们西湖路村有我们 自 己 的 特点。

乙　什么特点？

甲　我们村夫妻捐款搞水利发电；大队出钱搞智力投资；家家户户有电视；社社队队有舞台。甭说别的，就我们村的这些小伙子们，人们叫我们什么？

乙　管你们叫什么？

甲　“光棍儿葫芦”。

乙　什么叫光棍儿葫芦？

甲　光棍太多，一排起来，跟糖葫芦似的一串一串的。

乙　穷，娶不了媳妇。

甲　现在日子一富，我们这些年青的全成了家了。

乙　听说你搞的对象不错。

甲　当然，全村都有名。

乙　听说她那模样长得可——

甲　可……那个……俊了！呵，耽误这么一会儿，差点儿吐噜出来。

乙　你们队里的房子得有特点。

甲　对，有的是有小院的，有的是二层楼的，我们哥俩盖了四间大北房。

乙　嗽，要是盖起瓦房可比你们那几间小草房——

甲　——宽绰了。

乙　一宽绰就显得——

甲　——亮堂了。

乙　一亮堂你说这心里多——

甲　——高兴。

乙　一高兴就觉着太——

甲　——得劲儿。

乙　一得劲就觉着太——

甲　——舒服。

乙　舒服就是心里面太——

甲　——自在。

乙　自在就是——

甲　你没完了？几间房美得我在屋里折腾？

乙　行，你们住上了好房，生活又富裕，你们日子过得一定——

甲　——幸福。

乙　这人的日子一幸福，就想吃点儿——

甲　——顺口的。

乙　这顺口的就是说吃点——

甲　——讲究的。

乙　讲究的其实就是吃点——

甲　——带色的。

乙　什么叫带色的？

甲　这您到敬老院去看看。现在我们老年人过生日，也讲究吃大块儿的生日蛋糕。上面奶油

五颜六色，那不是带色的？

乙　要说这蛋糕可比一般的面食——

甲　——软和儿。

乙　那一般面食可不如那蛋糕——

甲　——滑溜儿。

乙　呵，真有你的，你是想尽办法躲开——

甲　那个字儿。

乙　哪个字儿？

甲　就是一个女字儿边，加一个子字儿。

乙　这字儿念什么？

甲　念……我不认识。

乙　成文盲了！

甲　您呀，别费劲了。无论您怎么逗，我也说不出这个字儿来。告诉您，我站在这三天三夜介绍我们村的大——

乙　嗯？

甲　大部分形势。

乙　大部分？

甲　对，我也决不会说出这个字儿。干脆这么说吧，我跟这个字儿——离婚了。

乙　我就不信你说不出这个字儿来！

甲　祖国的语言这么丰富，我当然可以用别的词儿来形容。不信您听，我们村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搞精神文明的建设。户户听广

播，家家订报纸，儿童爱学习，成人在扫盲。娱乐室棋种俱全，图书馆新书满架。人人懂得五讲四美，讲究文明礼貌。比如，过去两人早上一见面总说——

乙　说什么？

甲　说……

乙　说什么？

甲　“吃了吗？”

乙　嘿！

甲　那会儿穷啊，老吃半饱，所以一见面：“吃了吗？”

乙　现在说什么？

甲　现在说……

乙　说什么？

甲　“古得毛宁！”

乙　连外国话都蹦出来了。

甲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为大搞四化，许多青年都在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便引进外国种植、饲养方面的技术，搞科学生产。

乙　好，哎，这古得毛宁是什么意思？

甲　“古得毛宁”就是说：早上呵……没摔跟头吧？

乙　摔跟头干嘛？

甲　那是什么意思？

乙　是早上好！

甲　就是这意思！

乙　（猛悟）我给说出来了！

甲　过去我们村儿叫什么？

乙　叫什么？

甲　叫“吵闹村儿”。

乙　因为什么？

甲　因为穷呗。

乙　对，穷吵恶斗吗！

甲　现在，我们村是有名的文明村。您算算，我们全村三百户，评出二百九十户五——

乙　嗯？

甲　五不赖家庭。

乙　什么叫不赖呀？

甲　大家都明白。

乙　又推大家那儿去了。

甲　过去穷，家家户户老穷吵，现在富了，夫妻也……恩爱了，哥俩也……不大离儿了，……父子也……顺眼了，婆媳也和……和睦了，姑嫂也和…和…和顺了，妯娌也乐…乐…乐啦！

乙　他把这和字省了。

甲　……

乙　说呀！

甲　我先喘口气儿。

乙　快输了。

甲　你听，村儿里还搞智力投资，盖了小礼堂，购置电影机，礼堂盖得还真……象那么回事儿，电影机还真……说得过去！

乙　你就是跟我过不去！

甲　我们电影一放可——

乙　嗯？

甲　——爱动唤了。

乙　多新鲜，不动的那是幻灯！

甲　我们还成立了“铜管乐队”。

乙　一个村儿成立“铜管乐队”？

甲　有钱了，大家说买乐器，丰富文化生活。

乙　对。

甲　支书一听这个主意说：“中！”

乙　嘿，这支书还是河南人。

甲　“咱们有钱，买乐器就买点儿——”

乙　嗯？

甲　“……处理的！”

乙　处理的？

甲　业余乐队，不能太铺张。乐队成立，大管长号一奏：“33 35 | 3· 2 | 16 12 | 3 — |”，多 ——

乙　嗯？

甲　动人哪！

乙　是动人。你们奏的是什么曲？

甲　《社会主义好》！

乙　说出来了！

（此篇系与廉春明合作）

祸起甲鱼

甲　我来问您点生活的小常识。

乙　可以。

甲　您说人让蚊子叮了以后怎么办?

乙　赶紧抹点碘酒，止痒，止疼，还能消肿。

甲　人要让猫挠了呢?

乙　赶紧抹点红药水，上点消炎粉，防止发炎。

甲　人要让马踹了呢?

乙　那得看看有没有内伤，吃点跌打损伤丸。

甲　人要让王八给咬了呢?

乙　唔!人怎么让那玩艺咬了?

甲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比方您养了一盆甲鱼。

乙　你甭打比方，我不玩那个。

甲　你不玩儿是不玩儿，万一它咬您鼻子了。

乙　没听说过，我把它搁脸前边儿干什么?

甲　有时候吃菜赶上了。

乙　吃我也不吃活蹦乱跳的。

甲　那玩艺儿咬人不撒嘴，您嘴又够不着他……

乙　你等等吧,我咬它干嘛?你说的这都不象话。

甲　这事我碰见过。

乙　王八把人咬了。

甲　咬得还不轻哪！

乙　咬谁了？

甲　就是我们那街坊老郭，郭二道。

乙　郭二道？

甲　啊，长两大耳朵，大家管他叫郭耳朵。

乙　嗷，那个南方人。

甲　对。这人在吃上比较讲究。

乙　喜欢营养。

甲　他跟我说过："（方言）我们南方人在吃上比你们北方人讲究。比方你们吃那个炸酱面……"

乙　炸酱面北方人都爱吃。

甲　"那个东西怎么能吃呢？嗷，酱嘛，用油炸一炸，好咸好咸的。面条嘛，也没有汤。把面条和酱一搅，黑黑的，干干的，往嘴里一送，阿呀，难过死了！"

乙　嗐，那是你吃不惯。

甲　"我们南方人要吃汤面。最好是鸡汤，里面还有葱油，上面放鸡丝，中间有香菇，放上一点麻油（yė）。

乙　再搁上两蝈蝈。

甲　搁蝈蝈干嘛？

乙　吃面有放蚂蚁的吗？

甲 “麻油。”

乙 嗷，就是香油。

甲 “再有，我们还喜欢吃甲鱼，有的地方叫团鱼，有的地方叫鳖，就是你们北方人讲的那个王八。”

乙 嗐！其实北方人也喜欢吃甲鱼。

甲 “嗷，那个东西好，大补。喝团鱼汤，吃裙边，可以补元气，提精神，克哮喘，长力气，生津养肾，延年益寿，使人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没了治了。”

乙 嚯，我都听玄了。

甲 就这么喜欢，老想吃团鱼。

乙 农贸市场经常有卖的。

甲 那天去了。嚯，农贸市场人特别多。

乙 那地方热闹。

甲 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鸡的、卖蛋的、卖核桃仁的、卖花生粘的、卖大衣柜的、卖靠边儿站的……

乙 什么都有。

甲 中间有一堆人，围着一位卖甲鱼的。

乙 碰上了，赶紧买吧。

甲 他这人买东西也烦人：“老同志，你这个甲鱼不错呀，我要挑一挑，我找一个团脐的。”

乙 螃蟹呀？

甲　“不是，我要看‘公母’，一般的情况来讲——哎哟！”

乙　怎么了？

甲　他也没什么经验，拿起来上下看，人多后面一挤，正好把这甲鱼对在耳朵边上。

乙　快拿开呀！

甲　不容工夫了。甲鱼冲郭二道那俩大耳朵来了一口，加上他注意营养，您说他那耳朵唇儿能小得了吗？当时，疼得老郭“哎哟，哟，哟……”

乙　怎么唱上了。

甲　“我这是唱嘛？我……哎哟——”

乙　疼得够呛。

甲　按说你疼你找人家卖甲鱼的看看，泼点儿水就下来了。

乙　就是。

甲　这老郭他跑：“哎哟，哎哟——”，人那卖甲鱼的也不能追他呀。

乙　怎么？

甲　把这一个追回来，他那一盆全跑了。

乙　好嘛，还真不好办。

甲　好些人围着老郭，谁也帮不上手。

乙　那玩艺儿咬人不撒嘴。

甲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给出了主意：“大叔，您看

对过儿就是咱们省医院，您上那儿吧！"

乙 上医院啦！

甲 不去不行，甲鱼咬着耳朵呢！两只手还不能松开。

乙 怎么呢？

甲 拽着甲鱼那腿儿，不然咬着耳朵满脸再一爬，什么感觉？

乙 这滋味是不好受。

甲 急诊室的门口摆一个小桌子，桌子前坐着一个护士。老郭痛得说话都走音了："护士甲鱼，甲鱼护士——"

乙 这哪儿听得懂呀？

甲 护士连头都没抬："挂号了吗？"

乙 嘅，对。得先挂号呀。

甲 护士同志，我等会儿补一个号，你先看看甲鱼行不行？

乙 护士怎么说？

甲 还是那句话："先挂号去，不挂号谁也不能看。"

乙 赶紧挂号去吧！

甲 老郭还跟那人对付："同志，你先看我一眼怎么样？你总不能千篇一律吧……你……"这时候旁边站起一位："（天津口音）老同志，挂号吧您啦！您让她看一眼，那可不容易，

我从七点看到她十点，到现在还不知这位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哪！仨钟头，那眼皮从没抬过！”

乙 嚯，这位可够有功夫的。

甲 老郭一想，我别费劲了，赶紧上挂号处。到那儿一看，排了足足有四十多人，也不敢往前去，耳朵上挂着那甲鱼，老老实实排在了最后。

乙 可真够难为这位老郭的。

甲 旁边排队的直纳闷儿："我说，这位怎么这模样？""八成是敷了药。""什么药，这么大家伙，嚯，怎么还伸腿儿呢！同志，您这是什么偏方？"

乙 有拿甲鱼当偏方的吗？

甲 老郭也有气："行啦，行啦！你们就别讨论了，还伸腿儿了。光伸腿能咬我吗？它这是伸脖子，哎，咬上的！"

乙 行了，就别比划了。

甲 众人看清了怎么回事，还真不错，赶紧让老郭上前边儿来了。挂号的窗口特别低，老郭又是个高个儿，手托着甲鱼，脖子往下使劲儿，这大耳朵，又伸出半寸多来。

乙 好嘛！"喂，您挂哪科？"

甲 我挂急诊。

乙　什么病。

甲　甲鱼咬我耳朵。

乙　这叫什么病，你先把他拿下来。

甲　他不撒嘴，我拿得下来吗？

乙　这号没法挂。

甲　这时候，打窗口里递出一个温度计来："先试表。"

乙　嗐！这试什么表呀？

甲　"不是高烧和急性病不能挂急诊！"

乙　对，这是人家医院的规矩。

甲　"那劳驾，这位同志帮我把表接过来。"

乙　可以。

甲　放你胳肢窝里吧。

乙　我试什么呀？

甲　不行，我没有手啦。

乙　对了，他那儿拽着哪。我看你也甭挂急诊了，挂个内科吧！

甲　听人劝，吃饱饭。老郭挂了个内科，嘴里叼着牌儿就走了。

乙　哎哟，多不卫生呀。

甲　也顾不上啦。在内科那儿足足等了一个钟头，轮着老郭啦。碰见这护士可不错。

乙　不耷拉眼皮啦？

甲　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你这个老同志怎么带

着动物就来了?”

乙　这是甲鱼。

甲　“你往后一点儿，我害怕。”

乙　我也害怕，赶紧给看看吧!

甲　“它趴你耳朵那干嘛呢?”

乙　它咬我呢!

甲　“你耳朵怎么长这么大呀?”

乙　怎么什么都问呀?

甲　“不行，你再往后一点儿。你是怎么回事?”

乙　甲鱼咬耳朵了，我让大夫把它弄下来。

甲　“你说清楚，它为什么咬你?”

乙　我哪儿知道呀?

甲　“你是不是招它啦?”

乙　你这儿断案哪，我要看耳朵!

甲　“嗨，你看耳朵?那不是内科的事，那是耳鼻喉科的事，去，到那边去!”

乙　噷，这是五官科的事。

甲　气得老郭直跺脚:“你就告诉我上哪边看不就完了，还问我招它没有，还问它为什么咬我，为什么?它不懂事!它没有感情!”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鞋给跺撕了!

乙　开绽啦!?

甲　老郭露着脚趾头，来到五官科。五官科的大

夫还真不错，看着老郭这耳朵就研究开了：“这个东西让他张嘴是不大容易。”

乙　那也得赶紧想点法。

甲　“我们呢是五官科，主要是看里面，象什么耳底子、鼻窦炎、咽喉炎等等。您这个在外面，它是外科的事。最好是上外科。外科的情况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老郭一听：“你甭介绍了好不好？我上外科好不好，你就告诉我在哪儿好不好？”

乙　怎么又踩上这脚了？

甲　这只鞋前面还没有开！

乙　嗐，上外科吧。

甲　外科是个大诊室，坐着五位大夫。门口这个瞧见老郭往左一努嘴。

乙　嗽，让那人看。

甲　老郭托着甲鱼一错步，到第二个这儿，这位又一努，老郭又托着错一步，到第三个这儿了。第三个还努，老郭到第四个这儿了，第四个又一努。

乙　该上第五个那儿了。

甲　又回第三个那儿了。

乙　怎么又回来了？

甲　这位往右努的。

乙　嘿，两边儿努。

甲　弄得人家还不高兴："你转悠什么？"老郭也委屈："你们不唠嘴，我就转悠了？"

乙　怎么回事呀？

甲　一打听，赶情看病得从最里面那儿看起，里面那儿看不了就往外来，一个挨一个，到门口这还看不了，就出去了。

乙　这都什么规矩？

甲　老郭挤到紧里边儿，赶上这位还近视："呀，你怎么养起这种动物来？"

乙　快帮弄下来吧！

甲　"我们这可是外科，你看见没有，除了刀子就是剪子，要我们看，就得想法拉下来。"

乙　拉什么？

甲　"要先拉耳朵……"

乙　嗯？

甲　当然不能那么干。

乙　你吓我一跳。

甲　把它这脑袋拉下来倒行。

乙　那就干吧！

甲　就怕刀子一上，它咬得更紧。

乙　受不了。

甲　老郭急了："我这里疼得那么厉害，您快一点拿主意好不好？"

乙　就是，老这么托着也不是回事。

甲　这位还急了："你这个病人什么态度？谁看病都着急，这是急的事吗？比你这个病严重的多了！要不你先打一针。"

乙　打针？

甲　"打麻药，咱们先止疼，我给你开个条。"

乙　甭管怎么说这位还是先给处理了。

甲　老郭嘴里叼着条来到了注射室，一位小护士拿着条猜了半天。

乙　大夫的字一般是不好认。

甲　好容易看清了药，拿起针头装上药水。过来一看老郭这耳朵，她自己犹豫了："也没写清楚，病人同志，医生告诉你没有，这麻药给谁打呀？"

乙　什么叫给谁打？

甲　"不是……是给你……还是给它……不是你们俩，不是……我不清楚是不能乱打呀！"

乙　还真不好办。

甲　把老郭气的："我不打啦，就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不看了，我在脑袋上栓一个盆子，在耳朵上养着它！"

乙　你别发火呀。

甲　生气呀。老郭扭头往外走，不小心撞在一位大夫的身上，老郭正要发火呢，抬头一看，嘿，认识！

乙　谁呀？

甲　住在我们二楼的一个老街坊。

乙　邻居！

甲　老郭一看象见了救星似的，求这位大夫帮忙，这位还真热情："郭二道，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有病上这儿来找我呀，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这人就这毛病！从不联络人。你说人吃五谷杂粮，能没个三灾六病？谁都有求着谁的时候。象你似的，心眼死，死心眼儿，从来不出家门坎儿，碰点事麻了爪儿，没人帮你干瞪眼儿。现在您得眼睛尖、路子宽，有点关系就得沾，到时候处处有方便，摔个马趴都能上天！"

乙　这位数来宝出身！

甲　"来吧！上我这儿来吧！"

乙　这回可好了。

甲　您瞧吧，熟人看得是非常仔细："老郭，这东西虽然大凉，可您呀，现在心火可不小。我呀，先给您开两付药，您先去去火，弄点儿止痛的药，咱们把疼止住。这两方子，是营养药，您合着吃，您吃不了，留着，家里边谁吃对身体都有好处。我这儿全熟，取药您也甭排队，那儿又划价，又取药，又交钱，您也排不起。您稍微等我一会儿，我直接上药

房给您拿去。"您看咱们这街坊怎么样？

乙　喝，可真够热情的。

甲　真是有熟人好办事。没一会儿，这位回来了，药拿来一大堆，把老郭乐的："真没想到碰上您，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转了，刚才我都要不看了，没想您这么快解决了。来来来，我来装。"老郭兜里装着药瓶，手里拿着药片儿，胳肢窝夹着药包，心满意足的离开医院，走到街道一琢磨，老郭心里这气儿大了！

乙　怎么呢？

甲　那甲鱼还在耳朵这儿挂着哪！

乙　没看哪！

说 话 的 艺 术

甲　中国人说话是很讲究“礼”的。

乙　我们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么。

甲　您拿过去的话来说，有一些就非常有道理。

乙　你举个例子。

甲　过去有这样一句话，“逢人减寿，见物增价”。

乙　怎么讲？

甲　“逢人减寿”就是说，讲人家的岁数要往年轻了说；“见物增价”是讲人家买的东西要往贵了估价钱。

乙　是吗？

甲　比方一见您的面：“老×同志，您今年——”

乙　六十啦！

甲　“不象，看您这样也就五十来岁。”

乙　五十岁？没有啦，整六十。

甲　“那您太少性了，长得多年轻呀。您看脸上还有青春豆呢。”

乙　在哪儿呢？

甲　“这不是……噢，这是两瘊子。”

乙　嗐！

甲　您看，讲您年轻是不是爱听？

乙　尤其是上岁数人听了高兴。

甲　所以对老年人，别讲人家岁数大；往小了说，老人听了才高兴。

乙　一高兴多活几年。

甲　要是往大了说就不好听了。

乙　是吗？

甲　比方我问您："您老高寿？"

乙　不行，还小呢，刚六十。

甲　"哟哟，这老头儿，别闹了，什么六十，净开玩笑，您最少七十五。您看这眼角儿没有，快耷拉到鼻子下边了。您可注意点儿，别折腾，小心点，凑合还能对付个一年半载的。尤其吃东西，要是不注意，一个丸子卡嗓子眼儿，那就上不来气儿，一块烤馒头片儿，就胃穿孔，两碗江米粥就能要了您老命呀！"

乙　我撑死了？

甲　有这么说话的嘛。

乙　那"见物增价"怎么回事？

甲　比方问您这汗衫："老同志，多少钱买的？"

乙　你看呢？

甲　"十四块。"

乙　用不了，才十一块二。

甲　"嘿，您真会买东西。"

乙　怎么呢？

甲　“便宜。我这汗衫，十二块五。”

乙　你那还比我大两号呢！

甲　“质量还不如您的呢。您什么地方儿买的？”

乙　就在西单买的。

甲　“行，抽空儿我也来一件儿！”您看，这话说出来——

乙　我听着心里舒服。

甲　有人会说这不是透着假吗？明明十二块，却往十四块上估。其实这是个礼貌问题，人家爱听嘛。

乙　人之常情。

甲　就是您的东西买贵了，我说这话您也爱听。

乙　要是不这么说呢？

甲　那您来时候穿着衬衫，我说完您能光膀子回去！

乙　那咱们来来！

甲　“老李，您这衬衫多少钱买的？”

乙　十一块二。

甲　“才十一块二？脱下来我试试。”

乙　好嘛！（欲脱）

甲　（对观众）这就要光膀子。

乙　（明白了）嘿嘿，我这儿系扣儿呢。别试，你穿着小。

甲　“花十一块二，您买它干嘛？”

乙　我穿。

甲　“大街上有的是四、五块的，比您这好多了。”

乙　什么样？

甲　“比您这质量就强——尼龙的。”

乙　尼龙的三、四块？

甲　“啊，人那做得好，没袖子，领子在脖子下头，底下一个小兜儿，后边系带儿。”

乙　溜嘴儿呀！

甲　“干嘛围嘴儿呀！新式的。”

乙　我穿老式的习惯。

甲　“那您也别花这么多钱呀。有十一块钱我就能弄四个。”

乙　四个汗衫？

甲　“四只袜子！”

乙　我要穿汗衫，买袜子干嘛！

甲　“我说您这汗衫也就值个袜子钱，真不会买东西。回家老伴儿不克您呀！”

乙　老伴儿还没看见呢！

甲　“那您趁早脱喽，光着膀子回去也比穿这傻汗衫强，好嘛，整个一个‘怯当儿当儿’！”

乙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甲　“说您买的太贵，不会买东西。”

乙　那我回去脱不行？

甲　“现在脱吧！”

乙　干嘛非现在脱呀？

甲　“您好光膀子走呀。”

乙　你别操这份儿心了，我光不了膀子！

甲　“怎么呢？”

乙　里边还穿着大背心呢。

甲　嗐！

谚 语 谈

甲　你对我们国家的谚语熟悉吗？

乙　知道一些。

甲　那我要说个上句。

乙　我能给你对个下句。

甲　那你听着：路遥知马力。

乙　日久见人心。

甲　不怕红脸的关公。

乙　就怕抿嘴的菩萨。

甲　良药苦口利于病。

乙　忠言逆耳利于行。

甲　卖瓜的不说瓜苦。

乙　卖酒的不说酒薄。

甲　先下手遭殃。

乙　后下手……更遭殃。

甲　你这对吗？

乙　你先错的。

甲　应该是：先下手为强。

乙　后下手遭殃。

甲　再来。

乙　可以。

甲　吃人家嘴软。

乙　拿人家手短。

甲　好吃不如饺子。

乙　舒服不如倒着。

甲　软面饺子硬面汤。

乙　……紧下笊篱慢下勺。

甲　您这也算？

乙　这也是俗话儿嘛。

甲　对，紧下笊篱，甭管多大的锅，把吃的全捞我的盆儿里。

乙　慢点下勺，甭管多稀，干的全搂我这碗儿里。

甲　咱们这儿抢食哪？

乙　要不然全归你一人儿了。

甲　嗐，您看刚才讲的全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俗话儿。

乙　我们祖国的谚语嘛。

甲　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

乙　生活上用的着。

甲　日常生活当中，谚语能渲染人们谈话的色彩。

乙　你举个例子。

甲　比方咱俩一见面："老×同志，您好啊！"

乙　“好啊！”

甲　“老没见啦！”

乙　“可不是……”什么呀，就昨天一天没见。

甲　“那也不短啦，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乙　嘿，这么一句谚语，透着两个人友谊特别深厚。

甲　“交朋友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浇树浇根，交人交心。”

乙　对，人心要实火要虚呟。

甲　“您就实在。”

乙　不敢当。

甲　“过了河您就拆桥……”

乙　嗯？

甲　“…不是，您是……雨后送伞……念完经打和尚……”

乙　你等等吧！就这样我还实在哪？

甲　“您实在……不怎么样啊！”

乙　嘿，他把我给否了。

甲　说到哪儿了？

乙　你把词想好了再说吧。

甲　“您昨天干嘛去了？”

乙　在家背词呢！

甲　“那么熟还背？”

乙　不勤练能行吗？

甲　“对，对。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

乙　这是咱们的功夫。

甲　“功夫不负有心人，您看今天您这词儿说的就清楚，两嘴皮儿就跟小铲子似的，叭、叭、叭……”

乙　别形容了。不行啦！年纪大啦！

甲　“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乙　艺术上得勤钻研，向高峰攀登！

甲　“太好了，您这就是人小志气大……”

乙　嗯？

甲　“不是，您这种精神可以说是：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

乙　（打断）你这儿说什么呢？

甲　我想夸您，找不出合适的词儿。

乙　一夸我，他就想不起好词儿。

甲　您上句是怎么说的？

乙　我说：艺术上得勤钻研，向高峰攀登。

甲　“对，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您走得好哇。您哪，您一条胡同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您甭管我，也甭回头。这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嘛！”

乙　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怎么了？

乙　肉包子打狗是谚语吗？

甲　……对了，这是俏皮话儿。

乙　你自己都乱了。

甲　我想多说几句谚语。

乙　谚语就是一句两句，多说就不起作用了。

甲　这是谚语的特点：言简意明，寓意深刻。

乙　一句谚语包含着一个道理。

甲　通过谚语讲出的道理形象生动。

乙　不错。

甲　过去有这样一首歌，大家都熟悉。

乙　什么名子？

甲　《幸福不会从天降》。

乙　这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的插曲。

甲　它是这样唱的：

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
幸福不会从天降，
社会主义等不来。

乙　非常动听。

甲　您看，这首歌前两句就是谚语：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乙　后两句是道理：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甲　前面的谚语为后面的道理作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告诉青年人建设社会主义就象吃樱桃那样有滋有味，可去建的时候得象种树那样去费力气、花功夫。

乙　不错。哎，那四句全换成谚语不更生动了吗？

甲　那得看用得怎么样。您看，这歌儿能这样唱吗：

樱桃好吃树难种，
被窝里怎能练气功？
不到火候别揭锅，
天上不会掉馅饼。

乙　这都什么呀？

甲　您听着有色彩吗？

乙　成白开水。

甲　当然，歌曲中也不是没有全部用谚语的。

乙　你举个例子。

甲　电影《刘三姐》看过没有？

乙　看过。

甲　里面有一首歌，四句全是谚语。

乙　你唱唱。

甲　（唱）

山歌不唱忧愁多，
大路不走草成窝，

钢刀不磨生黄锈，

人不挺胸背要驼。

乙　这是刘三姐劝她哥哥时唱的。

甲　告诉她哥哥作人要有志气，不能忍气吞声地活着。

乙　对，我记着《刘三姐》里面许多歌词，用的全是谚语。

甲　所以这些歌曲的生活气息浓厚。这些歌不但用谚语，而且用得巧，用得妙。象中国过去有这样一句俗话：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

乙　这是讲从属道理的。

甲　电影《刘三姐》中，用这句谚语表达了刘三姐对阿牛爱情的复杂心情。

乙　她是怎么唱的？

甲　（唱）山中只见藤缠树，

世上哪有树缠藤，

青藤若是不缠树，

枉过一春又一春。

竹子当收你不收，

绣球当捡你不捡，

空留两手捡忧愁。

乙　（闭目沉思）……

甲　你睡着啦？

乙　我咂摸滋味儿呢!

甲　您看心情表达得多细腻呀!

乙　因为很形象，所以喻事明理给人印象很深刻。

甲　再拿日常生活中说吧，许多道理谚语能简单明了地阐明。

乙　要是教育青年人——

甲　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知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乙　要讲团结——

甲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

乙　要是讲交朋友——

甲　烈火炼真金，患难逢知己。

乙　要是大伙在一块儿走——

甲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乙　要是咱俩一块儿喝酒——

甲　酒逢知己千杯少。

乙　要是讲咱俩合作——

甲　一日为师，终生为友。

乙　我要是上你们家——

甲　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乙　嘿，我还真没事。

甲　不可能。

乙　为什么呢?

甲　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乙　嗬！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

甲　您是不是有事？

乙　我向你打听打听，要想长学问该怎么办？

甲　要通今古事，须读五车书。

乙　五车书？

甲　最起码是平板三轮一类的。

乙　太多了。

甲　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呀。

乙　我怕读不完。

甲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您坚持住喽。

乙　我怎么读呢？

甲　吃饭要细嚼慢咽，读书要深钻细研。读书须用心，一字值千金。

乙　读书有什么好处呢？

甲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哪。

乙　我就能写文章了？

甲　当然还要勤练，勤实践。不朽的文章，来源于勤奋。

乙　可我现在连字儿都写不好呢。

甲　常说口里顺，常写手不笨。

乙　常写就行？

甲　功成由俭，业精于勤嘛。

乙　怎么才能写好呢？

甲　那您就……脸不变色心不跳……

乙　玩命呀？

甲　哎，多少得有点牺牲精神。

乙　嗽，想干好什么都不容易。

甲　您看这谚语丰富不丰富？

乙　这是我们知识宝库的财富。

甲　人们对谚语有美好的评价。

乙　怎么说？

甲　最清澈的水是泉水，最精炼的话是谚语。

乙　谚语是我们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

甲　谚语还多用于忠告。

乙　就是劝人，讲讲道理，用大道理也能说通说透，但是没有用谚语那么直截了当。

乙　你打个比方。

甲　比方您犯了错误。

乙　干嘛这么比方？

甲　您不是不明白吗？

乙　对，要明白就犯不了错误了。

甲　犯得还挺严重的。

乙　绝对轻不了。

甲　我来劝您来了，直眉瞪眼的。

乙　怎么了这是……。

甲　“老×同志，你不用跟我装这种莫名其妙的样子，我也无须向你讲我们了解情况的更多

细节，我们只需要你用心地想一想。老×同志，你这样下去的前途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老×同志（越说越快）当前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敌人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而我们的生活却是蒸蒸日上。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老×同志，你作为革命的一分子，怎么样才能在这个队伍里真正的配得上革命这个光辉而又荣耀的称呼，是值得深思的。我的老×同志，你不要用一种很固定的眼光分析我们周围的事物，我的老×同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一直是保持着……”

乙　你等等吧！你先把嘴里面条儿咽了吧。

甲　您听明白了吗？

乙　你特儿喽、特儿喽地干什么呢？

甲　再说几句我非憋死不可。

乙　你憋不死我也急死了。

甲　这些大道理都对。

乙　大道理应该讲。

甲　但要怎么讲，什么地方儿讲。

乙　别让人看着假门假事的。

甲　同样是这样的事儿，用谚语来讲效果就不一样了。

乙　你再来来。

甲　“老×同志，咱们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

的了。”

乙　年头儿不少了。

甲　“可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乙　我怎么了？

甲　“冲您这岁数，有这样一句话您该知道。”

乙　哪句呀？

甲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乙　你这是指的哪回事？

甲　“嗐，老×同志，没有不透风的篱笆。”

乙　怎么了？

甲　“怎么了，您自己心里最清楚。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儿嘛！老×同志，说句实在的，您知道大伙现在怎么议论您？”

乙　怎么议论？

甲　“大家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外鬼好避，家贼难防呀。”

乙　我是贼呀？

甲　“您不……我……咱不怕您偷，就怕您惦记着。”

乙　我还是偷人家东西了。

甲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这叫明人不做暗事，响鼓不用重锤。没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敢作敢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用跟我解释，到公安局写个条

儿就行。"

乙　写什么呀？

甲　"就写这几十年，你是怎么行窃的！"

乙　没有！可没这事。

甲　这些话用得怎么样？

乙　话是不错，就是让人听了害怕。

甲　这是正常现象。

乙　为什么？

甲　俗话说：作贼心虚嘛！

乙　你怎么又来了！

甲　您看，这谚语用在这地方怎么样？

乙　嗯，分量不轻呀！

甲　这股力量可以让浪子回头，让庸人立志。

乙　嗽…什么叫庸人呢？

甲　我问问您，自我感觉庸不庸？

乙　那得分什么时候。

甲　干嘛还分时候？

乙　人多我就拥。

甲　为什么呢？

乙　不拥挤不上去呀。

甲　上汽车哪？

乙　怎么个拥？

甲　无为者，庸也。

乙　嗽，没人围着的时候再拥。

甲　什么呀。这么问您吧，您有什么志向没有？

乙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什么志不志的。

甲　老×同志，不能这么说。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

乙　我没什么本事。

甲　女子无才便是……

乙　嗯？

甲　这句话有封建色彩。

乙　用我身上也不合适。

甲　老×同志，您看当前形势多好，大家都为四个现代化这个大目标而努力奋斗，胸中没有这个大目标，没有志气，那就是庸人。不错，前进路上确实是有困难的。可千难万难，有志不难。有志能移山，无志山压头哇！

乙　看来关键是个志气。

甲　志能移山，水滴石穿。宏伟的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需要多少有志之士去为它挥汗水洒热血。全国人民都有志气，那咱们的国家错不了呀！有志没志可不一样，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您看有志气的人，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新。

乙　总在变？

甲　可以说一天一个样！

乙　看来我也得变。

甲　您变，撒开了变！

乙　嗯？

甲　不用怕：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乙　我变姑娘啦。

甲　您有了雄心，变了面貌；有了志气，变成动力。由懒汉变成英雄，由庸人变成了志士。您有了志气，就会有作为，有了作为就会有成绩，有成绩就是有贡献，有了贡献后，大家会用一句最通俗的谚语来夸您。

乙　怎么说？

甲　这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乙　我呀？！

祖爷爷的烦恼

甲　问您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对计划生育有什么认识？

乙　这谁都知道，还用认识什么。

甲　那您说：计划生育是怎么回事？

乙　计划生育嘛……很简单，就是……生孩子限制数儿。

甲　您这解释倒是比较通俗。

乙　我有体会呀。

甲　怎么哪？

乙　我就是数儿没限制好，最后弄超额了。

甲　可就是简单地限制数儿的问题，在宣传上都有不少的阻力。

乙　什么阻力？

甲　那次团支部开会，我向青年宣传计划生育。一听这课题，有个小伙子就冲我嚷上了。

乙　怎么说的？

甲　"嗨，开会说点儿什么不好，说计划生育！我对象还没找着哪！谈恋爱搞对象能先说这个？

找人姑娘一拉手：'咱俩只要一胎。'整个一傻老爷们儿！"

乙 嗽，这位还没结婚哪。

甲 结了婚也有不乐意的。

乙 他们怎么说的？

甲 王大姐说了："小姜，过来，当那么多人，又生育，又要孩子的，多难听啊！你知道什么，年纪轻轻地怎么生啊？你生一个我看看，甭生孩子，你生出一棵洋白菜来都算你有本事！"

乙 嗨，生那干么呀！

甲 弄得几个年轻的姑娘围在身边跟我逗："哟，说这个，又生孩子，又要一胎，没羞，没羞，没羞！"

乙 嚯！你这工作够难做的。

甲 在家里也有不同意见。

乙 是吗？

甲 院里王奶奶一听我宣传计划生育，就指着鼻子数落我："回来，傻小子！瞎说什么呀？生儿育女那是家里事儿，当那么多人说，你寒碜不寒碜？要计划生育能有你吗？你就是你妈超额出来的产品。"

乙 嗐！

甲 "告诉你，超额有好处。"

乙　有什么好处？

甲　“能提成儿！”

乙　提成儿？

甲　“一个孩子每月给家十块，你妈得六十，不超额能拿六十吗？多出这五十块就是提成儿的奖金。”

乙　嘿，她这么联系上了。

甲　还有人老在你耳朵边儿上软磨的。

乙　怎么个磨法儿？

甲　“嗐！别净瞎吵吵，计划生育说是说，做是做。将来一对夫妻养活四个老人，那钱够吗？都生一个孩子，农村劳力少了怎么办？全是独生子，赶明儿谁当兵？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多个铃铛多个响，多个蜡烛多分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好儿不用多……”

乙　嗯？

甲　“十个顶一个。”

乙　一个顶十个。

甲　“由于革命需要，我给改了！”

乙　是够能磨的。

甲　您说这我怎么办？

乙　怎么办？你让他生吧！

甲　您说什么？

乙　让他生吧！

甲　怎么生？

乙　爱多咱生多咱生呗。

甲　争着生，抢着生，毫无顾虑地生，满怀豪情地生？一对夫妻生两胎，一百年后咱们国家十四亿。生三胎，四十二亿。四胎，一百亿！

乙　一百亿？

甲　您一句话，出来全世界人口的两倍！

乙　那么多呀？

甲　您几个儿子？

乙　四个。

甲　到那时候，按四胎算，您家里二百多口。

乙　真是大家庭了！

甲　大！户口本跟大字典似的，七斤多重。孙子十六个，重孙子六十四个，加上重孙子媳妇，二百三十多页！

乙　那我就是祖爷爷了。

甲　对。子孙满堂，名字您都记不住。

乙　记不住就编号呗。

甲　那行，儿子叫索尼。

乙　索尼？

甲　四个索尼儿子，一、二、三、四！

乙　孙子哪？

甲　孙子叫松夏，松夏一到松夏十六！

乙 重孙子哪？

甲 重孙子叫ＴＤＫ。

乙 我就得叫三洋啦！

甲 啊，老三洋。

乙 我们家录音方便了。

甲 您是祖爷爷，二百多孩子也都孝顺，一发工资，每人给您一块，您得三十多块……

乙 不对呀！二百多人，怎么三十多块呀？

甲 一百多人没工作。

乙 嗽，人多，就业产生困难了！

甲 孩子们全都愿意往您那儿跑。

乙 我住哪儿啊？

甲 住高楼，二百层上。

乙 太高啦！

甲 那时候住房比现在困难多了，有地方儿住就不错！

乙 得，我将就着住吧。

甲 刚住两天，ＴＤＫ一来了。

乙 我的大重孙子。

甲 要到您那儿度蜜月。

乙 结婚干么非上我这儿来？

甲 没房，度完蜜月就得分居。两孩子"祖爷爷、祖爷爷"那么叫着，您能忍心不让他们住？

乙 那我就上邻居那儿找个地方吧。

甲 说得容易。家家三代同堂，您这儿有六十四个ＴＤＫ，人家那儿还有八十二个雅马哈哪！

乙 那这一个月我上哪儿去呀？

甲 遛马路！

乙 老遛马路？

甲 不是老遛。睏了的时候，在马路牙子那儿睡一觉。

乙 嘁，我住大街上了！

甲 不行的话睡公共汽车上。买个月票还愁没睡觉的地方？

乙 晚上公共汽车上让睡吗？

甲 您不会白天睡，晚上遛马路嘛？

乙 对，我手里再拿个梆子。

甲 干嘛呀？

乙 捎带着我就打更了。

甲 遛马路的人多了，用不着打更的。

乙 那我上澡堂子住去，连睡觉带洗澡。

甲 想得倒美！澡堂子住满人了，连池子里都是。人那么多，食用水都供应不过来，哪还有洗澡的水呀！

乙 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转悠，身上多脏啊！

甲 定好规矩。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星期天休息。

乙 这一个月够我受的！

甲　主意打定，临走时嘱咐重孙子和重孙子媳妇几句话。

乙　还嘱咐什么呀？

甲　“行啦，你们就在这儿住吧。咱这屋里东西嘛，你们就使。这是电冰箱，不过里边什么也没有，你们也甭买去，买也买不着，就是买了东西也别往里边放。”

乙　为什么？

甲　“吃的放里边就坏！咱这儿老停电。前天搁里一斤豆腐，今天都三斤了。”

乙　怎么多了？

甲　“长了二斤毛。这不，我买了个坛子，准备就手儿腌臭豆腐了！”

乙　这么一说，那时候还停电哪？

甲　“一百多亿人，需要太大，能源危机！不过不要紧，我这儿都是双份儿的。这是电灯开关……”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蜡。这是电炉子……”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劈柴。这是电风扇……”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芭蕉扇儿。这是洗衣机……”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搓板儿。这是彩色电视……”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小人儿书。这是水管子……”

乙　要是没电哪？

甲　“我这儿有山里红……”

乙　山里红？

甲　“少吃！”

乙　吃多了倒牙。

甲　“我多吃点儿倒不在乎。”

乙　我牙好。

甲　“早掉没了。行了，我走了。今儿停电也坐不了电梯，这二百来层我下着太麻烦，唉！”说完您打开窗户，“嘣儿、嗖——”一个跟头，您折下去了。

乙　我跳楼啦！

甲　这样儿快。

乙　没听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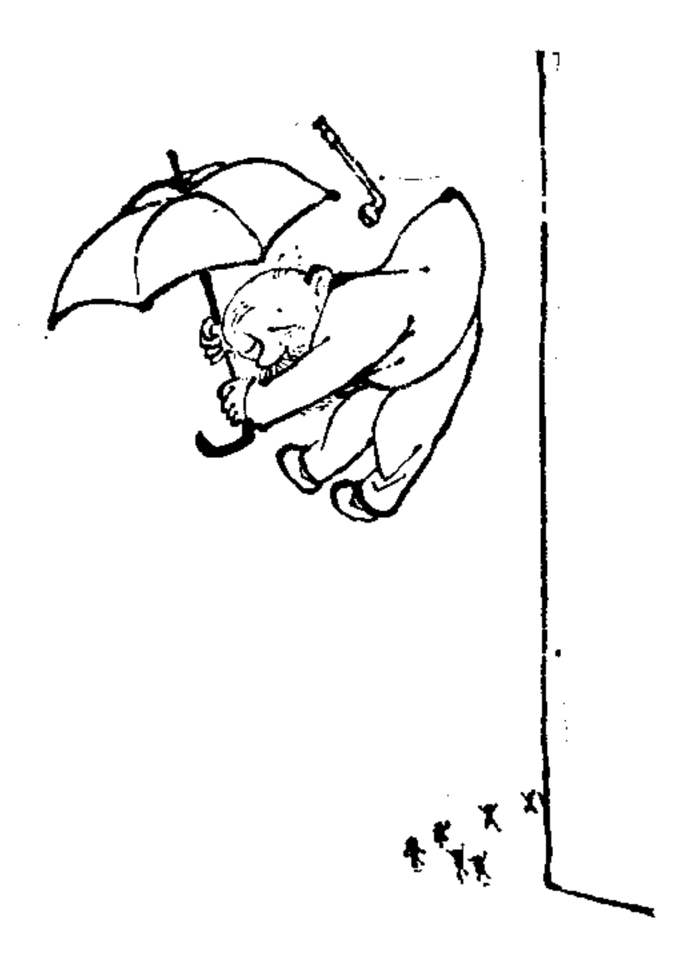
甲　那时候老停电，一百层以上自备降落伞。您也跳熟了，空中还做动作哪，小燕展翅！

乙　我象老鹞扎窝！

甲　蹦到地上，您就开始遛达。

乙　就跟散步似的。

甲　碰见吵嘴的您劝一劝，碰见打架的您拉一拉，碰见撞车的您管一管，碰见丢东西的您查一



查。

乙　我还挺爱管闲事的。

甲　买上二尺红布，做个红箍往胳膊上一套，也写两字……

乙　值勤。

甲　纠察。

乙　改纠察队了！

甲　这边儿帮着推推车，那边儿帮着拉拉套。见着老人搀一搀，见着小孩抱一抱。

乙　那么多孙子我楞没抱够。

甲　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您爱学习，买本儿小人书，找个台阶坐那儿，一边看一边听见咕儿，咕儿……

乙　什么声儿？

甲　肚子叫唤。

乙　那是饿了。

甲　怎么办？

乙　到食堂买饭去吧。

甲　食堂买饭的人排队排出三十多里地去，排到了还指不定买的着买不着。

乙　那我就饿着！

甲　您不是有小人书吗？看一篇，“刷——”，再看一篇，“刷——”，撕下来放在嘴里。

乙　塞嘴里了？

甲　等看完了，也饱了。

乙　书呢？

甲　吃了。

乙　我吃书哇！

甲　也是饿急了。

乙　饿急了也别吃书哇！

甲　那是代食品。那时候粮食不够吃的。

乙　怎么哪？

甲　您想啊，人口增长，耕地面积不会无限制的扩大，再增产也赶不上，再说粮食跟人可不一样。

乙　哪儿不一样？

甲　粮食有灾年减产。

乙　人哪？

甲　人是旱涝保收。

乙　嗐！

甲　为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得回收一切含有养分的东西做食品。

乙　都回收什么？

甲　多了。象什么鸡毛、鱼鳞、茶叶根儿、丝瓜瓤子、棒子须儿、葡萄枝儿、桔子皮儿、白菜疙瘩、糠萝卜心儿、头发碴儿、废铁丝儿、酒糟、锯末、猴皮筋儿……

乙　这都能吃吗？

甲　得提炼、加工，用高压压成纸这么薄，印上字儿就是书。等吃饭的时候，全家围一桌儿，中间摆一摞书，每人拿一本，撕着吃，“刷——喀吱”，知道是吃饭呢。

乙　不知道哪？

甲　以为闹耗子哪！

乙　好嘛。

甲　就这样，您在外边遛达了一个月。

乙　得，总算熬过去了。

甲　您回到家，刚准备睡一觉儿，ＴＤＫ又来了。

乙　怎么又来了？

甲　上您这儿度蜜月来了。

乙　不是刚度完吗？

甲　那是ＴＤＫ一，这是ＴＤＫ二。

乙　怎么都上我这儿来呀？

甲　没房！人家度完蜜月就得分居，两孩子“祖爷爷、祖爷爷”的叫着，您能忍心不让吗？为让孩子高兴，您在外边受罪都不能叫他们知道。

乙　我这是活该受罪！

甲　您把屋里的事再交待一遍，一推窗户，“嘣儿，嗖——”一个跟头又折下去了。

乙　猴儿都没我利索。

甲　天儿越来越冷，您在外边连冻带饿，颧骨往上突，眼睛往里陷，腮帮子往里嘬，门牙往外呲，都这样儿了。

乙　你瞧我这模样儿！

甲　好不容易蹭到一个月，回了家连开门儿的劲儿都没了。

乙　到家里再缓吧。

甲　缓不了，ＴＤＫ三叉结婚了！

乙　我有多少ＴＤＫ？

甲　六十四个，全管您叫祖爷爷。

乙　别叫了，干脆换过来，我叫他们祖爷爷，先让我一人儿度回蜜月吧。

甲　人家分居您忍心吗？

乙　我在外边受罪他们忍心吗？

甲　您不是瞒着他们吗？

乙　我不瞒着了，再见着他们我就喊："谁也别来啊！要再来度蜜月，我跳楼不用降落伞了！"

甲　您别急呀，这都是人多带来的困难。能源、就业、食品、用水，尤其是住房，哪儿都挤满了人，就差进河里去了，您总不能让人上河里住去吧？

乙　怎么不能？

甲　老在水里泡着？

乙　干嘛老泡着？轮班练游泳。规定好了，一家儿几个水中名额，这边儿不下水，那边儿不许上岸！我就不信没地方住。

甲　嘿！好主意。您这一句话，松夏十六家子、ＴＤＫ一百多口，住房解决了。

乙　得了吧。

甲　您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到您生日那天，二百

多人全给您道谢去。

乙 别去，我那屋盛不下。

甲 孩子们有办法。您坐在床上，大伙在楼下边儿排好队，一个接一个进屋，给您祝寿。不许喧哗，不许打闹，鞠完躬就走。您也有个祖爷爷的派头儿，人家一脱帽，一鞠躬，您连眼睛都不睁。

乙 好，向遗体告别哪！

甲 TDK一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您的重重孙子问世了！"

乙 还生哪！

甲 号儿也编好了。

乙 叫什么？

甲 "Selko，Selko，精工牌。"

乙 改手表了！

甲 您看着子孙满堂也高兴啊。招呼着最小的一个重孙子："滴滴涕！"

乙 滴滴涕？

甲 不是。"TDK六十四，让祖爷爷看看。长得多好，不仅水灵，还又白又胖。"

乙 可真好！

甲 您这么一说，重孙子一咧嘴……

乙 笑了。

甲 "哇哇哇！"

乙　哭了？

甲　“祖爷爷您太缺德了！”

乙　怎么骂上啦？

甲　“还夸我长得水灵哪，我能不水灵吗？”

乙　怎么呢？

甲　“一天在水里泡六个多钟头，我这是又白又胖吗？您按按，一按一个坑儿。”

乙　怎么回事？

甲　“都泡浮肿了！”

乙　嗐！

（此篇系与牛群、崔喜跃合作）

我是小树种

（儿童相声）

甲　（哭）嗯……

乙　哎，你哭什么呀？

甲　我要让大家评评理！

乙　评什么理呀？

甲　我要让领导批评我们那边邮局的叔叔阿姨。

乙　你别着急，慢慢说好不好？

甲　我们中队响应号召，去采树种和草籽。

乙　那碍邮局什么事呀！

甲　你听我慢慢说呀！

乙　好！

甲　那天早上刚起来，我就念叨上了：沙打旺子，红豆草，扁穗冰草，小糠草，胡枝子，牛尾草，花棒，柠条，小酸枣。油松，侧柏，华山松，核桃，云杉，五角枫，白皮松，松梓子，臭椿臭，山杏青，酸刺扎人真叫疼……

乙　你等等吧，你念叨的这是什么？

甲　这都是大西北需要的草籽和树种呀。

乙　噢，你这儿背名字哪！

甲　一边背词儿，一边刷牙，没留神把漱口水都咽肚子里了。

乙　你着什么急呀？

甲　不急不行！采草籽和树种就得抓季节，过这村没这店儿了，等到冬天，你想采就采不着了！

乙　再急也别喝漱口水呀。

甲　我们中队集合好，大家兴致勃勃，背着汽车就上了大书包了。

乙　啊！

甲　不对，背着书包就上了大汽车了。

乙　好嘛，你吓我一跳！

甲　在车上，我看到那么多的同学，他们又笑又唱，激动得我直在车里给大家朗诵。

乙　你怎么朗诵的？

甲　"祖国啊，我的母亲！我们少先队员，来为大地母亲补充营养。这营养就是绿草，这营养就是林木。让祖国母亲健壮，让祖国母亲富足，这样，我可爱的母亲——就能给我们祖国的儿女，更多更多的乳汁。小时候，我吃过妈妈的奶——啊，可甜可甜了！"

乙　嗐，你这都是什么词呀！

甲　一高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乙　真够激动人心的。

甲　一转眼儿，我们就来到郊外的大山沟里。嗬，好些少先队员都来了！绿绿的森林，鲜红的队旗，一张张笑脸，一个个大书包。我一看"刺溜"一下，象小兔子似的，就钻到草丛里去了。

乙　你钻什么呀？

甲　树种在地下，小草长得矮，不钻不行呀！

乙　这倒也是。

甲　也顾不得太阳晒，也顾不得汗水多，也顾不得柠条上的刺儿，没一会儿，我的大书包就装得满溜溜的了！

乙　你这收获真不小呀。

甲　下午，我们全体少先队员胜利返航。有的脑袋上顶着一大包树种，有的背着一口袋草籽儿，司机叔叔背着我就回来了……

乙　你怎么让人家背着？

甲　我跑得最远，采得太多，弄不动了，司机叔叔连我带草籽儿一块背回来了。

乙　好嘛，你可真够有出息的。

甲　没有几天，种子分好了，也晒干了。

乙　那就赶紧到邮局去邮吧？

甲　这不问题就出来了。

乙　邮局不给邮？

甲　那倒不是，这不是简单的几十万树种草籽儿，

这是我们少先队员一片爱国的心呀！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我和树种一起站在磅秤上，他们不给称。

乙　嗐，你站在磅秤上干嘛？

甲　你不明白，树种自己上大西北，用不用人种？

乙　用呀！

甲　连我一块儿邮去不就有人种了嘛！

乙　没听说过，邮局还能邮人呀！

甲　急得我直跟邮局的叔叔阿姨讲道理。

乙　你怎么讲的？

甲　我说："叔叔，你们知道这些东西邮到哪儿？"

乙　"邮到甘肃去！"

甲　"甘肃是什么地方？"

乙　大西北呀。

甲　"大西北是祖国的哪边儿？"

乙　大西北……就是大西北呀！

甲　"大西北那边儿那么荒凉，需要树种草籽更需要人，你们连我带草籽一块装麻袋里邮去，我就支援大西北去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叔叔阿姨直劝我："你去大西北的愿望很好，可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建设祖国的知识和本领，将来去大西北，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乙　你听，人家讲得多好！

甲　可是，我的心情迫切呀！对付了半天，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乙　你怎么出的？

甲　我说："你们不是不让邮人吗？你们别说我是人。"

乙　啊？

甲　"你们就说，我也是颗小树种。"

乙　你是树种？

甲　"啊，不信你问问我们的小伙伴，他们都知道我的外号。"

乙　你的外号叫什么？

甲　"嘿，嘿，小毛桃！"

乙　嗐！

尊 重 人

甲　昨天，我在商店里看到一件事。

乙　什么事？

甲　售货员跟个卖东西的小伙子吵起来了。

乙　噢，和顾客干仗了。

甲　售货员嘴真能说，几句话把顾客噎得张口结舌的。

乙　这售货员可真够呛，怎么能噎顾客呢？

甲　售货员说这小伙子不讲理，不尊重人。

乙　嗷，那得噎他。都是干革命工作，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哪！

甲　可领导仍然批评售货员，让他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

乙　对，就是顾客不好，也不能用话噎人家呀。

甲　旁边的人反映这小伙子太可气，横挑鼻子竖挑眼。

乙　那就得噎他，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甲　小伙子又反映售货员说话损，他急了。

乙　这售货员也是，你噎人家人家还不急？

甲　那你说究竟是噎人的对，还是挨噎的对呢？

乙　当然是噎人的对呀……

甲　嗯？

乙　不，噎人怎么能对呢？谁愿意挨噎呀？可为什么挨噎呢？因为吃饭时候一着急，嗝喽……

甲　你等等。你究竟算哪头儿的？

乙　我也弄不清我是哪头儿的了。

甲　要我说，事从两来，莫怪一人。

乙　对，一个巴掌拍不响。

甲　为什么大伙都反映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呢？

乙　就是因为个别的人服务态度确实不好。

甲　可售货员也有售货员的难处呀。

乙　那当然了……你等等吧，你算是哪头儿的呀？

甲　我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讲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乙　可是多数人向我们反映服务质量，都是说售货员不好。

甲　反映本身的态度就有对的，有不对的。

乙　你说一说。

甲　去年在广州，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学广东人讲普通话）小姜同志，你得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的售货员。有一次，我去买东西，柜台后面没有人，就看见柜台上放着两只皮鞋。"

乙　售货员呢？

甲　"找不到哇。我说看看鞋吧，刚一动，哇！

——吓我一跳。”

乙　怎么回事？

甲　“原来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

乙　把脚放柜台上了？

甲　这就是售货员的不对了。尊重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你把脚放柜台上算怎么回事？脚上也没长眼哪！

乙　要长也是鸡眼。

甲　比方走在街上，两人一见面握握手：“您好！”

乙　好哇，这多客气。

甲　要是一见面就抬脚：“您好！”

乙　嚯，踢人哪？

甲　象上面这个意见反映得就正确。

乙　属于售货员不尊重顾客。

甲　年初我到了趟天津，碰上一位同学，也跟我反映售货员的情况。

乙　他是怎么说的？

甲　“（学天津话）我说，你和李文华的相声可够哏的。你们得讽刺讽刺天津这售货员。好嘛，一个个跟姑奶奶似的。大街上你看看，穿的头是头，脚是脚，小皮鞋嘎嘎的。一打听，哎——，敢情卖豆制品的！”

乙　嗐！

甲　您看，这样说就没道理了。人家穿皮鞋碍着

豆制品什么事了？

乙 按他这意思，大概卖豆制品必须穿趿拉板儿。

甲 无非是看不起服务行业。

乙 不尊重服务员。

甲 这种人反映别人服务态度不好，你就得分析分析。

乙 对，十有八九是他招来的。

甲 所以说，相互尊重是人的起码道德。

乙 这个道理，售货员和我们每一个顾客都应该清楚。

甲 我作为顾客，我尊重售货员，就能赢来售货员对我的尊重。

乙 相互的嘛。

甲 比方您是售货员，我来买东西。

乙 买什么？

甲 我买半斤江米条儿。

乙 我给你包好了。

甲 我想拿着结实点儿，多要您一张纸。

乙 那就要吧。

甲 不能张口就要。

乙 怎么办呢？

甲 得把我的困难讲给您听："老师傅，我家比较远，途中得办点事，您能不能再给我张纸，我自己包包，要不然半道撒了，我就抓瞎了。"

乙 “那行。您给我吧，我给您找张大纸包上，再捆结实点儿，怎么样？”

甲 “谢谢您了。”

乙 “这没什么。”

甲 您看，我是和售货员用商量的口气：“您能不能再给我张纸，我自己包包。”还把后果告诉您：“要是半道撒了，我就抓瞎了。”从始至终，对您是尊重的。

乙 话是开心的钥匙，我也是礼尚往来。我再麻烦点儿，也得为您服务好了。

甲 要是冲您一崩脸儿：“老头儿，再来张纸！”

乙 “该你的？”

甲 “什么叫该我的？你再给包包！”

乙 “给你包包？扯白布了吗？”

甲 “裹尸首呀？我说这江米条。”

乙 “那不是包好了吗？”

甲 “包得不结实。”

乙 “不结实？门口那信筒子结实，你搬得动吗？”

甲 “那你给我张纸！”

乙 “不给！”

甲 “凭什么？”

乙 “一共半斤江米条，你想要走十张纸呀，没那便宜事！”

甲 “你这是什么态度？”

乙　“我这态度算好的，碰上我们那楞主儿，把你轰出去，你都不敢还嘴！”

甲　“你把他叫来！”

乙　“别叫，冲你这身子骨我害怕。”

甲　“怕什么？”

乙　“回头他用气儿一吹，把您贴墙上了。来时候是人，回去成像片儿了！”

甲　“你怎么这么说话？”

乙　“对你就这样儿。”

甲　我一生气：叭嚓！把手里的江米条儿冲你扔去了。

乙　我一急眼：叶哧！把柜里成包的奶油蛋糕冲你砍去了。

甲　我一看哪——

乙　你急了。

甲　我乐了。

乙　你乐什么？

甲　半斤江米条儿换一斤奶油蛋糕。

乙　噢，拿跑了！？

一个相声演员的思考和探索

姜 昆

谁不想生活得快乐？谁不愿意欢笑？每次演出时，望着观众惬意的笑脸，我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笑，简直太容易了。在冰上出溜一个大跟头，有人捂着嘴笑；在严肃的场合，有谁不留神说了句不恰当的词，人们也不禁嘻嘻而笑；……有的笑完就算了；有的笑完却要引以为戒；有的又在笑声中勾起连翩的浮想……畅怀的酣笑，悄然的微笑，胜利的自豪，相逢的喜悦，大千世界，有生活的地方，准有笑。

鲁迅笔下的阿Q，滑稽之极，一句"妈妈的"，就已令人捧腹，笑过后，有人不免要摸摸自己的头，似乎上面也长有一根不长的辫子。银幕上的"流浪绅士"查理，让大机器搞得什么动作都机械化了，拿起工具一下一下地拧人家身上的纽扣。笑余，人们却带着几分辛酸。牛得草演的芝麻官，甭说脸上的豆腐块儿，就是那歪歪扭扭的帽翅，也会引得人们发笑。但是人们在笑声中，却觉着他十

分可爱和漂亮。在艺术世界里，人们创造了种种笑声，它们代代相传，久而不觉乏味。我想：笑声，应该象生活中的镜子，象警世的座右铭，能够通过它探索人生和艺术的内涵，这倒不是说，因为我是从事相声这门艺术事业的，而是因为笑的内容太丰富了，可以说，其中有启迪，有深思，有醒悟，有针砭，有戒鉴，有褒扬，有作人的准则，有生活的哲理。所以，我作为一个从事笑的艺术的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我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笑声。

有伙伴告诉我："相声让人乐了就行，讲大道理教育人，没人听。"

我想起这样一个晚上，在中山公园里，我耳朵里还轰响着刚刚在音乐堂演相声时观众的哄堂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和我一起步出公园。她淡淡地对我说："我从不让我的孩子听相声，为这事，我们经常吵嘴。我有我的理由：孩子们识别是非的能力不强，一听相声嘴里就学点不三不四的东西。"她十分平静，她的话却使我惊讶，使我的思绪从乱哄哄的剧场回到了我们步行的甬道上，到了浓密的树丛中，到了一个安静的便于沉思的环境。我借着暗淡的路灯，注视着老妈妈脸上不是偶然出现的忧虑的神色。她是搞文学的，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懂得这个

时刻我正沉浸在观众热烈的赞扬声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才能使我冷静下来，然而……这些话她不是故意说的，是她的一种由衷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她还告诉我，有读者向编辑部投书：相声该回天桥去演！我听了又是一震。天桥，那是旧社会艺人们街头卖艺的集中地，在那年月，艺人们为了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不得不投合一些有闲阶级、纨袴子弟之所好，表演了一些充斥谩骂、色情及庸俗趣味的节目。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是怎样的努力啊！经过改革实践，剔去糟粕，旧相声才脱俗出新，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相声，有了今天能登上大雅之堂、能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喜欢的相声。怎么着？再回天桥去？老一辈呕心沥血开出的路，我们不往前走，却要一个回马枪杀回天桥？……那天，我用颤动的声音对那位老妈妈说："我会好好想想的。"

时隔两年，又是一个晚上，在北京电台庆祝对外广播三十周年的茶话会上，我和李文华演出了相声《时间与青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找到李文华："老李，什么时候播这段相声？我让我两个儿子去听。现在的孩子，不能让他们有了白头发再去想时间哟！"她看见我，又拉起了我的手，她没再说什么，可刚才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对她指了指我手中提包里的一大叠信："许多

观众来信，全要求我们多演这样的作品。"真的，如果不是在那种场合，不是在那大家都匆匆准备离去的环境中，我会把信一篇篇地念给这位老妈妈听的："姜昆同志，我们是含着泪笑的。《时间与青春》中的'一晃儿'，没有比我们对它理解得更深的人了。我们就是'一晃儿'从学校门出来成了今天的中年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许多多人还在'晃、晃、晃'啊，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是你想不到的。请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再写个《时间与青春》的姐妹篇吧！"信尾的署名是：北京无线电厂一批中年知识分子。还有位青年伙伴的信是这样写的："姜、李二位同志：我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编造的，可是我竟觉得处处都象我，我就是个懒人，是个不珍惜时间的人。这段相声，明天我还去听！"一张张的信笺，有青年人的醒悟，有老年人的告诫。青年人说："每人每天睡觉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老年人说："多讲讲这些，才能不让孩子们'老大徒伤悲'哟！"

两位老妈妈的话，两类群众的来信，使我想起古代军事家孙子的一句话：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

一段相声，用笑作佐料，进入观众的耳中，对它或褒或贬，人们的心中自有一个标准，就是讲

过“相声让人乐了就行”的那位伙伴，也不见得只是个笑虫子。你用廉价无聊的笑料把他们逗乐了，他们还会给你句评价——“牙碜。”所以，答案非常清楚：人们需要清新、高雅、健康的笑声。人们希望一件艺术作品有感人的魅力，有启发人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相声，和其它文艺作品一样，应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

啊，教育人民，多大的目标！十几分钟的相声谈何容易？但是，实实在在讲，能起那么一点儿作用，相声演员才能心安理得。当然，要起这一点儿作用，就要有的放矢，也就要弄清作用的对象。全国上千万的家庭，几亿听众都是我们的对象，在这当中，我们要分出主次。于是，我在想：我们的主要观众是谁？老人、孩子、青年……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组织了一个小队伍去香港演出。本来，在这个弹丸之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只会讲广东话，不讲普通话，已经让我们感到棘手了，到这里后，又有一条消息让我忧虑。我忙去找马季：“马老师，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这次看演出的观众，只听侯宝林的。有的观众讲，前面的他们不看，就听最后压台的大轴戏。”我的节目是开场，即第一个演出，我不能不担心。马季老师说：“北方曲艺第一次到香港，首先吸引来的肯定

是二、三十年前的老观众，人家只知道侯宝林，哪里知道还有个马季、姜昆。你放心演，用你的节目打开你的观众层就是了。”演出如愿以偿，忧虑于是烟消云散。这说明，相声演员的演出，确实有主要对象、主要欣赏者。适应或是适合这一切，开辟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就可以说形成了风格，也可以说有了特点。就象连环画适合儿童、风俗画受成年人喜爱一样。

我和文华几年合作，有人说我们已经初具风格。如果说用风格这两个字，对我们的演出评价高了一点的话，那么，说特点我们自认为还是具备的。我们的特点的形成是与我们演出的主要观众分不开的。

忘记了哪份材料上曾说，现在社会上人的组成，青年人占百分之二十五。不管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反正我们的演出，观众中的主要成分是青年人，而且百分比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当然，动不动就是去体育馆看演出，爷爷、奶奶是去不了了。甭说老眼昏花，看着偌大的体育比赛的场地上，只孤单单的两个人，也分不出男女；而散场后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向出口，奔向车站，挤进快要胀破肚皮的公共汽车这点工夫，老人们也早已不寒而栗了。算了，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吧！爸爸、妈妈呢？为孩子造福可作最大

牺牲，多大的瘾头，父母决不会夺子女之所爱，难得有次娱乐、欣赏的机会，票子总被孩子拿去。当然，更主要的还是青年热情，富有青春的活力，青年人睡懒觉可能叫十遍也不醒，可玩在兴头上却是催十遍也不睡的呀。用不完的劲头，耗不尽的精力。从东郊赶到首都体育馆，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买两张春节相声晚会的入场券，要夜里两点钟去排队，排！再加以伙伴们聚会、约女朋友外出，演出的票子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于是乎，体育馆、大剧场，抬眼一望，几乎全是青年人。他们左右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起哄、架秧子的也可能是他们。

剧场内的观众情况是这样，广播电视旁的观众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每天接到的很多信即可证明。我只去过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中的一半地方，可是数以千计的信件却寄自全国各地，几乎都是青年人写的。他们只是在电视里和我们见过面，但在信中称呼起来却十分亲热：伙伴、朋友、大哥哥、老师。这是用电波连起的感情，是用艺术的内涵之力结成的友谊，或许是同代人自然汇集的本能使我们接近？总之，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无

论从剧场，还是从电视广播中看，我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他们——我年轻的伙伴。

很明显，我从事的艺术是为他们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相声，要在陶冶情操、传播知识、培养情趣方面作用于他们。这样，就要做好一个了解伙伴、分析伙伴的工作，从而因势利导，使作用发挥得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伙伴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中？

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广大青年是积极的、热情的、向上的、要进步的、是会有一番作为的。答案虽是现成的，但不是自己思索出来的。在我的观众中，用这样一个答案是不是可以概括得了呢？我不排除这一答案的正确性，但并不满足。

英国的政治学家帕金森先生，曾写过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揭露和嘲弄了英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弊病。我没有这样出众的头脑和文笔，不过，我想反其意，把每天见到我、或听到我相声后一个劲笑的伙伴们，做个严肃的分析，从中找出我自己的答案。而这是为了让他们笑得更好。

我初步想了一下，在我的观众中，从十六岁到三十四岁的全可以算青年人。如果这个年龄跨

度可以的话，那么我又把二十八岁到三十四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一部分，二十三岁到二十七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二部分，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三部分。分成这三个部分来分别琢磨琢磨，我的答案就可以更清楚些。

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第一部分，我对他们是最熟悉不过了。就学于动乱激战之前，磨砺于乱世苦渡之中——我是这样形容伙伴们的。在童年，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在学校，打下过良好的学习基础；在社会上，曾受过正统的教育和熏陶。带着炽热的感情和一腔热血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场灾难，虽没遭受老干部经受的那种厄运，但心灵上的创伤却也不轻，大部分伙伴，身上的棱角磨平了，头脑中的信仰淡漠了，转眼之间成了家，有了孩子，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找到了归宿。虽不甚满足，但也无奢求，回忆过去，总觉得是一场梦，面对未来，不再空谈理想抱负。对不争气的浪子，他们鄙视，不加理睬，说他们“完了”。对个别的佼佼者，他们称之为“幸运儿”。自己则安分守己，不招灾，不惹事；他们有时想为扭转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尽点力，又笑叹自己力量单薄。该工作时工作，该学习时学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入党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入也不觉着难堪，自己觉得对

得起国家、人民，对得起父母妻小，心安理得。大多数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形成这样的状况，有诸多的社会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自己。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踏入校门的这部分。这部分人在我们的整个青年观众中是占大头的。他们进校门时已经没有课本了，曾搞过几天的“复课闹革命，”转眼就被“反潮流”的浪峰冲没。在没有玻璃的教室里对付了五年，随着一个“改革”的指令就全算小学毕业了。不用考试就进了初中，混满两三年就拿到了毕业文凭。高中生不会写信，初中生不会乘法，买十几斤米的钱，得用单价加十几回才算得清，毕业后一待业就是好几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大学没我们的事儿，出国没我们的份儿，我们也不生气儿，抽烟来解闷儿。”今天学会跳“迪斯科”，明天学会哼哼流行歌曲，看节目时吹吹口哨，听歌时不听词光听调，一有外国味就鼓掌。一天，我听见两个青年伙伴一段精彩的对话：高个的手里拿着张纸对矮个的说：“你看今年的高考题多简单呀！”矮个的自告奋勇地提议：“你问问我吧。”高个的念：“祥林嫂是中国哪个作家哪篇著作里的人物？”矮个的稍加思索后回答：“这还不知道，曹偶（禺）的《茶馆》。”高个的赞同地点点头：“对了。”又一天，在东

四衡头，听见一个小青年对他的伙伴说："今天晚上有新的电视片《喀差岁月》(《蹉跎岁月》)。"河北的一位青年给我写信，地址写成"北京体育团"。还有甚者写成"北京起义团"，好象我是投诚过来的。他们大概从未弄清"曲艺"到底是哪两个字。

最后这部分青年人赶上了好时候，能够正正经经地上学了，老师、家长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他们也在发愤努力着。可毕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种种不良风气仍能熏染他们。教育者们感觉到吃力，棘手，社会上对他们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我自己就曾在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 现在的中学生真有学问。
>
> 有一天，下雨了。不是大雨，是象线一样的小雨。我要去打酱油，副食品店离我家没多远。为了不淋湿衣服，我打了把雨伞。因为是雨天，我只穿着短裤，趿拉着塑料凉鞋。"噼哩噼哩"，脚在雨中这么一蹚，腿肚子上溅了不少泥点，样子一定是比较狼狈的。
>
> 我正走着，一回头，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高个子的学生。他没伞，大概怕雨淋湿书包，他低着头，用胸挡住书包——书包里有给他知识的书。我看他跟我走的是同方向，便友善地叫他："来，小同学，和我一块走。"

他跑了过来。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得说句“谢谢您，叔叔”，我心安理得地等着他这句话，可他什么也没说，钻到伞底下，理直气壮地和我迈着整齐的步子并肩走开了。嘿，这可是有知识的表现，古人不是说过“此时无声胜有声”吗，倒是我尴尬地冲他龇了龇牙。他一扬头，呵，认识！电视里常见面的相声演员。你猜他说什么：“嘿！是你呀，没想到下雨天儿你也是这么惨呀！”我一时蒙住了，自以为平常也读过些书，可此时张了半天嘴，竟回答不出他提的问题。真是的，我说什么？说“一般情况下我不是这样惨！”或是说“下雨天全是这种惨相！”哪句都不能算作恰如其分，没词了，我只好冲他作了个鬼脸。

当然，我送了他很长一段路，可收获是丰硕的。现在的孩子们可不能小看，他们才不管你是谁，你给办了事情该不该感谢？人家说的话你答不出，服不服？

文章有点戏谑的成分，但的确是我当时真实情感的流露。我把这个学生当成这部分青年的一个典型。

我想，不要再对我的伙伴们做什么总结式的结论了。唤起稍大一点的伙伴的热情，向中间的

伙伴伸出友谊的手，带动起小一点的朋友，用我们的艺术，充实伙伴们思想上的空虚，填补知识上的贫乏，去掉无聊的趣味，这一切多么需要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赶紧去做呀！我们不能指望用一把大刷子，在一天早上，就把我们的世界刷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画图。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目的，用每一部作品、每一句话、每一举手投足，去感染我们的伙伴，让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天地，催他们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我们每个人，包括演员和观众，都去做一个小花瓣、小树叶，以点缀我们时代的花园。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在考虑：如何做才能真正起作用。

一次朋友聚会，作家刘宾雁对我提出了要求："你们的相声，要做到童叟无欺。"是的，孩子有时把假的当成真的，老年人有时把真的也认定是假，孩子们天真，老年人世故。唯有青年人，用句北京话说——那才叫精呢，你可蒙不了他！说服教育他们，真得费点功夫。你说相声是讽刺型的，象针一样刺刺那些身上有毛病的，嘿，对不起，他不屑一顾，我行我素。你说相声是歌颂型的，讴歌先进，树立榜样，他一笑之后说你瞎编，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相声无外乎歌颂、讽刺两大型，碰上这样的人真的无能为力了吗？别匆忙地下结论，鲁迅先生讲过，"急不择言"的

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功夫，而在有功夫的时候，没有想。

既然分析就要抓住特点，我认为，我的伙伴们的不平常的地方在于他们身上的亮点与污点混淆在一起，常常分辨不清。写到这儿，我的思绪一下跃进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被强烈的灯光紧紧罩住的绿茵球场……

那是观看亚大赛区中国队对科威特队的一场足球比赛。看台上，我前面坐着一个青年伙伴，他长长的头发，黑黑的脖子，身上穿着精心设计的有点现代味儿的紧身衣裤。不过，他的动作没给这身衣服增光，他叼着烟卷看见了我，大声地叫了起来："这不是姜哥们儿嘛，怎么着，您也看球来了？先来段相声怎么样？我给您呱唧呱唧！"我转过头去，他变着戏法儿找我的脸，引得许多观众都围过来看我，直到警察把人们劝开为止。我几次不无厌恶地对他说："你老老实实看你的球吧！"我万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我和他手拉手地蹦了起来。那是我们的球员连拔两城之后，全场呈现一片欢呼腾跃的景象。这位伙伴用手指头把烟头在空中弹了好大一个弧圈，扯着脖子高呼："中国万岁！足球万岁！胜利万岁！李富胜万岁！"一转身，他拉起我的手："姜哥们，冲这个，今天晚上就得写段相声，中国人不是孬种。打夜班，

今儿写明儿说，晚上的烟我供了！”尽管我不赞成他那近乎狂热的举动，但是我理解了他的情感，在热爱祖国这一点上，我们的心共振了。一霎时，我觉得他比起那些崇洋媚外、不顾民族尊严的败类，比起那些见了外国人就低三下四、见了自己同胞就趾高气扬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可事后我也在想：今天我看到他这样，可明天在剧场里起哄、在街上斗殴的也可能是他。这是我们不少青年的特点呀！

看来，我这些伙伴们不是没有纯真的情感，只是在神圣的心灵上，沾染了不少污点。擦拭这污点，不能用砂纸，不能用干抹布，要用大绒，要用细绵。

那么，我们的相声艺术，能不能有一种劝诫型的呢？单纯的讽刺你不理，纯粹的歌颂你不听，劝诫是一种推心置腹的交谈，用和声细语让你心中受到感动，直到拍着腿叫道“有点道理”为止，应该说，不妨作这么种尝试。

我和文华此后的创作与演出，就是在这方面作的一些尝试：《谈美》这个段子，是试图对青年伙伴进行一点浅显的美学教育；《严重警告》是为今天的植树而写的，想唤起人们心中的责任感，自觉地去爱树、种树；《改歌》是写一位伙伴听了张海迪发自内心的歌声后引起的震动；《时间与青春》

的意图是让伙伴们莫虚度光阴。这些段子中，有歌颂，也有讽刺，讲的是些在人们身边而不引人注意的道理。比如，张海迪半身瘫痪，生活却那么乐观，我们身体那么棒的伙伴们该不该和她比一比？再如，大家都知道“时光如流水”的道理，算没算过一个人的睡觉在一生中要占去多少时间这笔账呢？在对比中有歌颂有讽刺，讽刺是一种同志式的善意的规劝。《时间与青春》中的小王，《谈美》中的“我”，《改歌》中的小改，《严重警告》中的场长，这些人物留给观众的印象不单是无知与落后，还有一种向上的趋势。人们不会厌恶他们，正因为不厌恶，所以还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诚然，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但我们已察觉到，写这类相声，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既然是谈心式的劝诫，首先就有个态度问题。板着面孔的教训，人家不会接受，话里话外，“有的个别的小青年儿”这类词也非常扎耳朵；“蛤蟆镜、喇叭腿儿、小流氓”这类词，更打不进年轻伙伴的心。唯有先尊重他们的人格，把他们和我们划在一起，以朋友、伙伴相称，以兄弟、姐妹相待，感情一接近，话才能投机。这不是市侩的处世，而是应具有的热情。尊重伙伴，切莫训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实事求是，切莫牵强附会。相声言语犀利，锋芒外露，有些人一看到社会上不顺眼的现象，就想用相声去刺一刺。青年人买了维纳斯，老年人找到我们："你们好好写段相声，我们中国人家里摆光身子的小人儿，成何体统！"社会上流行喇叭裤，看不惯的人就出主意："你们一骂喇叭裤，穿的人准少。纯粹臭阿飞！"我们只能在理解他们情感的基础上告诉他们，不能那样做。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单位下了行政命令，青年工人的裤腿不许小于六寸五。于是青年工人在厂门口刷了一张"广告"，内容如下：本厂青年徒工为响应领导抵制瘦裤腿的裤子之号召，特成立业余民族服装店，承作中国传统之丐裆裤。此丐裆裤，男女咸宜，前后不分，穿着方便，黑白鲜明。穿时不用裤带，只须将小腹收后，屏住气息，左右一丐，往里一掖，放开肚子即可……。毋庸置疑，这张"广告"是不适当的行政命令招来的。可见，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相声《谈美》中，杜撰了父亲和儿子因维纳斯像惹起的一场争论，以父亲之口，讲出了我们认为较为正确的看法："这东西是个好东西，摆什么地方合适？你是当演员的，摆你们家，这个塑像和你那套家俱也入衬。我有我的乐儿，我就希望我这桌子上摆个宜兴的泥茶壶，墙上贴两副对

子，挂幅国画。别人看着舒服，我瞧着也不咯楞。”通情达理的话语，能赢得人们的赞同；牵强附会的解释，不会取得应有的艺术较果。

第三是开掘知识，切莫空洞。伙伴们经常讲：“我们不爱听领导讲话，嗯、啊、这个、那个，说了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语言空洞是引不起听者兴趣的。即便是讲了知识，若不往深处开掘，也同样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谓开掘就是跳出一般。

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同志，去朝鲜考察林业回国后，当天下午叫我去他那里。他问我：“小姜，你说树木、森林的用途是什么？”我不加思索地回答：“盖房，做家俱。”他笑了，接着问：“光砍下来才有用？”我慌忙说：“不，树叶有光合作用，为人类提供氧气；树根能蓄水，是个小水库；还有……”我搜肠刮肚，也没再找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许多知识就是这样，当你认真地想时，才发现自认为了解的其实只是很肤浅的一点点。这天下午，副部长找来宣传干部们和我一起座谈，他们讲的那些材料使我瞪圆了眼睛，记了满满的一本。我几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重新认识了树木、森林，认识到森林不仅有着物理价值，而更多的生理上的价值和心理上的价值简直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两个月后，我和文华创作出《严重警告》，董

副部长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这相声，比我做十个报告还管用。过去小青年们一听人讲林业就头痛，可听你们讲林业的事，他们从笑声中得到了教育。"

我们在首都体育馆演完了相声《谈美》，和作家刘厚明同志同车回家。他对我们说："我刚才听我身后的服务员谈话，'对，不和谐就美不起来。'当然，自然界中也有现代派的不和谐的美，但从普及意义上讲，你们一刻钟的相声，让人明白了这样浅显的美学知识——和谐产生了美，你们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是的，我们也不多要求，一个段子给伙伴们一点收益，积少就可以成多。有人讲要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添砖加瓦，李文华同志说："咱们给基础上的土踩几脚，让它结实点儿就行。"知识、道德、情操，是做人的基础，我们自己受到了教育，再把感受告诉给伙伴，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前进，一起享受生活的快乐和胜利的喜悦，这是件多值得痛痛快快笑上一场的事啊！

今年年初去长春，飞机在沈阳耽误了几小时，再起飞时，天空黑洞洞的象块大幕布。从机窗向下望去，灯光闪烁，有人告诉我，那是四平市。只见那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象是在炫耀着什么，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那偌大的城市中，最有实际内容的东西此刻都不为人所见，而炫耀着的点点灯火，充其量不过是个灯泡而已。一个道理从我心底油然升起：如果说，我俩在台上表演一段相声，就是那点点灯火，那么，在无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全部的青春和热血，去做些更有实际内容的工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姜昆李文华新相声选
作者=李一安
页数=276
SS号=10124420
出版日期=